
新民報
半月刊
第三卷第十七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三角
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


塩野牌
HOMETIN SHIONO
HOMETIN
「阿買巴」赤痢特效藥
一般痢疾
「阿買巴」赤痢之難治也 向爲臨床醫家之夠所苦 雖施種々之治療而不奏效 多止於一時的治療 至于根治的特效藥 尙未見過
塩野牌「好梅親」片 乃用極複雜的化學方法 苦心研究製成之最新理想的內服用防腐止瀉劑 對於「阿買巴」赤痢其效果較「愛梅親」爲優 其他對於因各種病原菌而發之各種腸疾患均奏卓效
【適應症】急性・慢性「阿買巴」赤痢 傳染性寄生性腸疾患 慢性下痢 腸加答兒 腸內異常醱酵
【包裝】二〇片 一〇〇片
塩野牌
好梅親片
製造發賣總發售處 株式會社 塩野義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補品最難選擇
何種補品勝及維他賜保命之營養？
何種補品曾過全國而盛行？
何種補品能補五官和百體？
信誼藥廠監製


強身返老
此補藥尚有一種丸樣針
HORMOSPERMIN PILLS
賀爾賜保命
強壯動物睾丸製劑
専治先天不足．少年斷傷．早老虛弱 神經及性神經衰弱．功能強身返老．價廉効偉．為國產賀爾蒙製劑之冠
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最忠實的薄利眼鏡專家
惠龍鐘表行光學部
完全現代設備適合光學原則
是各界一致認為購置眼鏡的標準店特備德國蔡司廠最新型驗目電器代客免費檢查目光
品質高超 驗光準確
式樣美麗 定價廉宜
各方面都勝同業一籌而使顧客始終滿意
王府井大街

治安强化運動標語

遺棄——丈夫唐納
放棄——情夫章泯
擠倒毛澤東於石榴裙下
這是藍蘋的桃色史
× × ×
第一妻不詳
第二妻楊凱輝
第三妻賀子貞
第四妻藍蘋
這是毛澤東的結婚史
× × ×
藍蘋對他丈夫說
「別管抗戰不抗戰，
好好的維持自己的地盤罷！」
毛澤東回答說；
「抗戰就是我的護身符，
若不抗戰連地位也保不住哪。」
× × ×
共產黨軍副頭目
朱德也換過四回妻，
所謂紅軍女司令，
康克清是他第四妻！
× × ×
所謂相公陳紹禹，
二十八宿第一名，
理論冲天不能行！
× × ×
周恩來的別號叫做
「不倒翁」是怎麼講呢？
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
相繼失脚均倒了，
周極狡獪竟不倒，
所以叫做「不倒翁」。
× × ×
性情暴烈如老虎，
放火殺戮又姦淫，
無所不爲的是賀龍！

新民報半月刊第三卷第十七期目錄
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　　×　　×

急性如火的劊子手，
赤色恐怖的閻羅王：
兇暴無比徐向前！

×　　×　　×

毛澤東！真會說！
力盡戰敗退出瑞金，
南遁西跑如喪家犬
竟說是「光榮的西遷」。

×　　×　　×

朱毛放出肉票（蔣介石）
要求蔣共合作澈底抗戰！
這就是西安事變的眞相！

×　　×　　×

中共公然的宣明！
蔣共合作與對日抗戰，
不過一時過渡的手段，
最後目的是要他霸權！

×　　×　　×

中共黨員不分上下，
都抱極端的不安與猜疑，
結果不得不實行殺戮！

×　　×　　×

他們（共產黨）的所能，
就是恐怖政策，
與殺戮主義，
大家的認識越清楚！
共黨的神通越失效。

×　　×　　×

挑撥離間誘惑强迫，
這是共黨最拿手的策略！

×　　×　　×

中共大多數的黨員！
都不是眞正的同志，
因爲他們全是被迫而入黨的，

×　　×　　×

延安好像是螞蟻的巢穴
各機關學校醫院，
其他的團體全是穴居

×　　×　　×

毛澤東的住所
是延安紅十字醫院內的一窟
恐慌不安之狀眞可憐！



日軍進駐南部法印

七月二十六日，日法間，成立共同防衛之新條約，日軍依據該協定，二十九日堂堂斷行增駐南部法印西貢及東埔寨地方，在民主陣營反共榮圈派之策動根源地，儼然飄揚太陽旗。

值茲英美蔣派之策動，益形激化之時，日軍精銳之進駐可爲南方同族之守護神而指示其所嚮，若共榮圈之敵，以武力對待，則必斷然粉碎之，故預定之增駐，業已竣事。

圖爲（一）衝夏雲而經東埔寨平原，向〇〇進擊之日增駐軍精銳

（二）堂堂進入法印〇〇之日軍

（三）南法印之要港西貢



②



①

被轟炸下

德蘇戰開始後，德空軍之轟炸英本土，不但不衰減且益激烈，如破壞軍事設施炸燬海港，猛炸都市，襲擊船團等等，益逞其威力。

預料德蘇開戰後，德軍轟炸必衰之英市民，擬望消失德空軍依然把握多維爾之制空權，具有不論何時敢行上陸作戰之態勢而由空際制壓英本土。

曾支配七海而欲君臨世界之英帝國，其崩壞已迫眉睫，然將亡者，猶作最後之掙扎，拼命防衛，於其慘怛的廢址之上，苟延殘喘，

爲猷太金權民族之貪慾而犧牲之許多英國民生靈，不知其戰爭之目的與防衛之意義而葬送，英國民，脫離金權政治家之桎梏，覺醒而

③





之英京

爲純粹英民族之日，果在何時？可憐英國市民，今猶曝露其傷身於無目的之戰爭。

圖爲：（一）因德空軍猛炸而陷於慘狀之倫敦中心街，左旁爲聖保羅寺院。

（二）因最近之德軍轟炸而起火之倫敦維多利亞女王街。

（三）爲防備德軍之上陸作戰，倫敦市內，實行與假裝敵軍之攻防演習。（以上二頁）

（一）名譽上校愛莉莎白皇后，最近視察防衛軍。

（二）倫敦市各地，如圖所示，有女性出動於街上募集獻納武器之捐欵。

（三）倫敦女子防護團員，爲補男子之不足，從事修理汽車。（以上三頁）



①

盧森堡之青少年團，於與德意志合邦後，而與希特勒青少年團合併，新決定其出發點，圖爲集合於希特勒青少年團盧森堡大會創立之盧森堡男女青少年等。諦視此青少年顏上，充滿光芒與希望，光耀於向明日之飛躍上。（左）

意氣軒昂之軸心國青少年

②

歐洲大陸上與德意志共同奮起新感情之義大利青少年，由英傑莫索里尼所率領，直向國家之目的邁進，青少年人意氣旺盛時，其國運隆興，義大利之意氣，由義大利青少年象徵之，義大利前進，是由一天才兒莫索里尼率領之，圖爲勇躍以待赴戰線時日之義大利羅馬士官學校學生之勇敢武裝姿勢。（右）



雲鬟三尺綰芙蓉　翠聳巫山雨後峯

斜倚玉牀春色去　鴉翎蟬翼半蓬鬆

——吳一舸繪明王偁詩意——



德國方面

活躍於德蘇戰線上之重要人物

本刊編輯部

國防軍總監

凱迭爾元帥

一八八二年，生於哈諾法，今年六十歲，砲兵科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隊副官及砲兵隊長而活躍，在西部戰線受傷，又任預備軍團參謀，海軍援助軍參謀，大戰後一九一九年，任參謀本部附，二五年爲國防部勤務而供職軍之中樞部，三一年昇任大佐其間德國，爲被凡爾賽條約所約制，僅有十萬兵力之時代，德國曾僱以將來爲參謀者充十萬之數，以爲對此之苦肉計，據云。凱迭爾，曾參劃此事。

三四年，昇任少將，並歷任波達姆第三聯隊長，布列門第六聯隊長三五年三月，德國發出再軍備宣言，凱迭爾於是年十月，任國防部警備局長，擔當徵兵令施行後擴張軍備之任關于三六年，斷行在營年限二年制一事，亦與有力焉，三五年，昇任中將，三七年，昇任大將，三八年，昇任上級大將。

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獲得軍之統帥權，將陸海空之國防軍，悉歸希特勒掌握，遂新設國防軍總監部，凱迭爾被任總監，總監三軍，爲希特勒帷幄中之幕僚長，一九三九年攻略波蘭，翌年攻擊西部戰線等之時，彼亦立於陣頭去年六月之德法停戰條約，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數次會見，及希特勒與佩丹會見等，彼亦常參劃一切，爲希特勒之幕僚長而活躍，去夏，任元帥，彼頭腦清晰，謹嚴寡言，可稱體會德軍部傳統之第一人。

陸軍總司令

蒲洛希奇元帥

一八八一年，生於柏林，今年六十一歲，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彼任第十六軍團司令部附而活躍，大戰後，供職各處之司令部，一九二二年，供職國防部，二七年，任第六師團參謀長，三〇年再供職國防部陸軍部，三一年，昇任少將，三二年任砲兵監，三三年二月任第一師團長兼第一軍管區長，是年十月，昇任中將，其後官運亨通，三八年二月希特勒掌握統帥權之時，彼任陸軍總司令，前年波蘭戰及去年攻略西部戰線，常立於前線，擔任指揮。

去夏任元帥，彼爲一忠厚長者，在前線對兵士，親授勳章，在戰線，獻花圈於戰死者之墓，努力鼓舞前線之士氣。

航空部長兼空軍總司令

戈林元帥

一八九三年，生於貝倫之洛聖赫姻，今年四十九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始，以見習士官，爲小隊長而戰於西部戰線，足受彈傷大戰末期，加入利希特霍芬戰鬥飛行部隊而奮戰，隊長利希特霍芬戰死後，彼任此飛行隊長而活躍。

大戰後，彼爲退役飛行大尉，在慕尼克大學研究歷史與經濟學，於此勤學中，彼爲希特勒之雄辯所感動，參加希特勒黨，一九二二年　任突擊隊長。

於那其斯黨，在野之苦時代，彼爲希特勒之忠實股肱而奮鬥，二八年總選舉之結果任那其斯派議員，三三年一月，那其斯，取得政權，彼任無任所部長，是年四月，新設航空部，任航空部長，兼普魯士總理，德國國會議長。一躍而昇任步兵大將，三六年，昇任副元帥，三八年昇任元帥，並任空軍總司令，四〇年七月任國家元帥爲德國軍事及政治上之重要人物。

彼曾於短期內，建立大空軍，同時經任濟四年計劃委員長，國防會議議長，科學研究委員會長等，不僅關于德國之政治經濟及軍事，擔任重要職務，且於與義大利之外交等亦有不可或缺之存在，三九年開戰後，希特勒演說中有「余若死，則戈林元帥，代余而指導德意志」等語。蓋得希特勒之信任而得勢力也，彼為徹底實行派之人，且為那其斯黨人中，出類拔粹者而為一般人所景仰。

海軍長官兼海軍總司令

列達元帥

一八七六年，生於漢堡郊外之溫茲培克，今年六十六歲，一八九四年，入海軍，其後畢業於海軍大學，一九〇六年起，在海軍報道部，編輯海軍年鑑，及論述海軍政策之論文集單行本凡三數，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達任巡洋艦之艦長而活躍，大戰後，任軍令部之中央局長，一九二二年昇任少將，二八年任海軍部長官，三五年三月，那其斯宣言再軍備，是年五月，彼任海軍總司令，努力再建海軍，以迄今日，大戰後之德國海軍政策，可謂出自彼之策劃，彼有學者風，海軍關係之著作甚夥，且有哲學博士之頭銜，一九三八年任元帥，此次戰爭，受希特勒之意旨，實行果敢的挪威作戰，並赴前線之海軍基地，鼓舞士氣。

外交部長

李賓特羅甫

一八九三年，生於萊因之威塞。在美次次，受中等教育後遊學倫敦，巴黎及洛桑十八歲時，隨其父，赴加拿大，週遊美國及加拿名地，從事各種事務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勃發，彼匿於荷蘭船之煤庫內而返國，轉戰西部及東部戰線，一九一八年，任騎兵中尉，出使土耳其，其時歐戰停戰，即返國，任陸軍之講和會議全權委員附副官。



大戰後，甲香檳之零售商而成巨富，對於在野之希特勒主張，表示共鳴，彼開始財的援助那其斯，乃於一九三〇年，為那其斯黨員，三三年那其斯取得政權之際彼在暗中活躍，希特勒取得政權後任外交顧問。

三四年，任特命軍縮大使，活躍於日內瓦。三五年關于英德海軍協定，與英國交涉三六年德國廢棄羅加爾諾條約，進駐萊因關特之時，專由彼策劃者，三六年十一月之日德協定，彼亦擔任重要任務，三八年二月任外交部長，其後亦次第展開強硬外交與現外交。想出變化無窮之外交技術，盡為人所共知，彼頭腦清晰，手段高強。

芬克經濟部長

一八九〇年，生於東普魯士，今年五十二歲，曾充新聞記者，三一年任那其斯黨經濟委員會會長，三三年那其斯取得政權，彼任政府之新聞長官，繼即兼任宣傳部次長，並為希特勒之經濟顧問，參畫處理德國經濟，三八年任經濟部長，兼國立銀行總裁，於戈林之指揮下，緊縮德國經濟，開戰後，即發表果敢的經濟新政策，且即實行，籌措戰爭經濟，盡人皆知彼有學者風且極誠懇。



德之對蘇宣戰布告，震撼克列摩林宮，其主人公史太林，狂叫「啊呀！希脫列」，（俄語謂狡猾為「希脫路伊」，其比較級為希脫列），彼德國先下手為強之不覺責任，在乎黨書記長及人民委員會議長史太林，彼為協定之發起人，就列寧與彼得大帝之地位在國內禮讚俄羅斯之古英雄與將軍，鼓舞愛國心，對國外則標榜賢明的中立政策，睥睨喘息於戰爭之諸國，悠然夢想彼得大帝之偉業，忽因希特勒之宣告而打破其迷夢，彼今集黨軍首腦，竭力應付已迫眉睫之赤色祖國之空前危機，德之短期戰術與蘇聯之長期戰術，如何進行？正為世紀之戰，玆由德蘇開戰之新立場，介紹史太林陣營之黨軍重要人物於左：

黨書記長

史太林



由於日蘇中立條約締結之際，松岡史太林會談之場面，日本對於史太林之向為肅清工作之首謀，冷酷無比之獨裁官之印象，稍覺冷淡而認彼為似乎高加索之一素樸的俗人。

彼之本性，果如何？彼原名巨 加希維里，生於喬爾嘉之一寨村，今年六十二歲，在基夫利斯，投入革命運動以來，屢次下獄與脫走，後被列寧所賞識，認為高徒，對於確立黨之民族政策，有所貢獻，與列寧，從事十月革命而告成功，於國內戰爭之時，與托洛次基對立，為政治顧問而活躍，查里次溫攻防戰，彼為渥洛希羅夫之後盾，使列寧受困，列寧歿後，彼對托洛次基之鬥爭，始於此時，排除激烈的黨內訌，採用一國社會主義建設政策，一九二八年起，着手五年計劃，由於三次強行五年計劃，將農業國，造成近代的工業國，再建赤軍，一掃國內反史太林份子，於是彼確立史太林政權，歐洲戰勃發，利用德蘇提攜，合併鄰接國波羅的海三國，欲將蘇聯，造成彼得大帝時代之大斯拉夫國家而遭遇此次之危局。

史太林之蘇聯，亡乎？存乎？蘇聯國內，亦有許多不平份子，少數民族之中，豈無秘密策謀離反者，但蘇聯之GPU（蘇聯的公安局）制度與史丹林愛國主義之宣傳，普及於國民，彼政權之強靭性，今日有達於最高度之觀且史太林陣營，集國內戰之體驗者，縱令赤軍敗退，對於展開游擊戰之長期戰，為適格者，史太林之強項，或藉此而發揮歟。

列寧格拉黨支部長

巨達諾夫

認為史太林之後繼者而最被重視者，為巨達諾夫，若史太林為赤軍總師而親自出馬或將謂「我死後，有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死後有巨達諾夫」，若非此非常時，則巨達諾夫，為正當的後繼者，然如現在之迫切時代則當推莫洛托夫為第一位。

巨達諾夫，為列寧格拉之黨支部長，最高會議外交委員長赤軍最高會議幹部，且為史太林陣營之最高峯，列寧格拉之黨支部長之地位，在此國內，如次於史太林之地位，就蘇聯而言，列寧格拉，為歷史上及國防上之要衝，此處已遭德空軍之猛炸一方面傳已占據里加之德軍威脅，亦已迫切，巨達諾夫或將活躍歟！

傳彼亦為蘇芬戰之建議者，力說防備列寧格拉，逼芬蘭割讓卡累利亞地帶之外交折衝之背後，有巨達諾夫，或為事實，彼亦因此建議而同遭德空軍轟炸之命運矣。

國務總理兼外長

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爲非常時蘇聯所不可或缺之人物，彼久任國務總理兼外長爲與史太林共同造成今日蘇聯之功勞者，在勞農階級出身之黨幹部中，惟彼爲受最高教育之知識階級，且於實務上爲忠實的模範的行政官，故爲史太林所器重，爲史丹林後繼者之一人，現在德蘇開戰第一日之六月二十二日，代史太林，廣播講演，激勵國氏，此卽表示其在蘇聯之地位也。

國防最高會議議長

渥洛希羅夫

德蘇開戰後，赤軍德司令渥洛希羅夫元帥出馬之消息頻傳，雖此消息，尚未確認，然無論如何，彼爲赤軍之元老，赤軍之養育者，且博得赤軍部內之信望與國民之景仰，欲求總司令於今日之赤軍，惟有彼一人，彼曾於軍利次溫之赤白攻防戰，與史太林，同立戰功，又於南俄各戰線，屢建武勳，進而獲得今日之地位。

去年將國防人民委員之地位，讓諸後進之第摩欣哥，就任國防最高會議議長，予人以如由第一線引退之印象，其實渥洛希羅夫在赤軍之地位，並未變更，但彼於近代戰是否適宜於實行大規模作戰，實屬疑問，彼之軍事知識及其才能，稍爲舊式而具有遊擊戰當時之野武士的性格。此爲彼將國防人民委員之職，讓於年輕者之理由，若今日赤軍之總帥，再任渥洛希羅夫，則可謂赤軍之作戰，已漸由進攻作戰，改爲防禦作戰矣。

國防人民委員

第摩欣哥

現任國防人民委員第摩欣哥與最近就任參謀總長之亘哥夫大將，爲甚於德蘇開戰之赤軍作戰當面之責任者，爲擔任擁護蘇聯之重大責務之重要人物。

第摩欣哥，就任國防人民委員，以鍛鍊赤軍於實戰爲目標，屢有各種改革與訓令，對於一般赤軍，極力使張鼓峯，諾蒙汗，芬蘭戰之實驗澈底，訓示「現代戰之成功，由於軍隊之戰鬥性能，其高度軍隊精神，戰鬥技術及近代技術兵器之存在而達成，而决勝利者，終必爲精神力」，並謂戰術方面，應學克拉烏塞維哥，併用戰術理論與實戰之經驗云云，似對於今日之對德戰有所準備。

亘哥夫新參謀總長，爲指導諾蒙汗戰之赤軍機甲部隊作戰之將軍，且爲艾加迭利挪二世時代猛將斯渥洛夫戰術之推賞者，且爲赤軍進攻作戰之主要人物，然對照已開始之德蘇戰況，此等赤軍首腦部之作戰，若遭優秀德空軍與德機甲部隊，則束手無策，尤其序幕戰卽告敗北之失態，予赤軍以致命傷。

總之，赤軍中，上有渥洛希羅夫，布斎努伊，克利克，夏波希尼哥夫，第摩欣哥等五元帥，下有實戰體驗者亘哥夫，梅列次哥夫，秋列奈夫，亞巴那聖哥等，但無「統帥全赤軍而有近代戰大規模之總司令資格」之將軍，實爲重大缺點，此亦可謂史太林肅淸工作之祟。

—完—



氣候與健康

氣候與健康，有莫大之關係，今將海洋氣候與高山氣候述之如下

一，海洋氣候

海洋氣候可細別爲海濱島嶼及海上之三種特徵雖皆共通，而程度則各有差異，海洋氣候之特徵在於溫度變化甚少之一點，此種空氣中又富於養素而鮮有塵埃細菌，加以波濤飛散之故，始終含有澳素等鹽類，其氣溫之變化所以甚少者，因海水吸收溫度甚鉅而放散溫度亦不速也，海氣中濕度較大而無急劇之變化，氣壓亦較高，空氣亦常流通，且海面反日光之作用亦强，對於人體能與奮末梢神經，强健體力，促進深呼吸，增加食慾及榮養，然在體質薄弱者有時反爲不眠，喀血及食慾不振之原因。但眞正之海洋氣候，僅海面之一部分及隣接海面之沿岸地帶有之。例如海中孤島之高地或距岸稍遠之地帶，其空氣濕度大爲減少，遂自成一種特異之氣候矣。

海濱氣候最適於療養者爲冬季，至於夏季則不適於病弱之體質。冬季溫暖之海濱島嶼氣候，其空氣濕度高者，通常對於易感刺戟而少抵抗力之諸症，最爲適宜。如喀痰僅少之慢性支氣管粘膜炎，肺氣腫，喘息，喉結核，第二期以前之肺結核等類皆是。

冬季溫暖而乾燥之海濱島嶼氣候，極適於慢性肺痨，多痰之慢性支氣管炎及助膜炎之經過後等。

南方夏季之海濱氣候，因海濱之反射及海濱之熱沙之故，不宜於病者之療養。虛弱之患者，盛暑之時務以移住於距海稍遠之山麓高地爲宜。

海水浴對於病弱者有害而無益，苟欲試行，必先就商於醫師。

高山氣候 所謂高山，乃指海拔一千米突以上之高地而言，其氣候之特徵在於氣壓之低小，卽四季晝夜氣壓均少變化，氣溫亦低，氣候稀薄乾燥，不含塵埃細菌，濕度小而日光强。對於人體因氣壓低小之故，覺脈頻數而須深呼吸故胸廓可以擴張，並能引致動脈性之鬱血及白血球之增加。因之皮膚及肺臟之血液循環大爲促進，食慾及榮養亦轉爲佳良，苟有適當之設備（如食餌交通及完全之暖屋等），則冬季固最宜於療養，卽四時亦均無不可也。但療養之患者，非體力較强而富於抵抗力者不可，此種患者療養於此種高山氣候中，常收最良之效果焉。

高山氣候之治療的應用，在歐洲極爲進步，而瑞士尤爲有名，爲達弗斯桑摩里斯等均爲海拔五千尺以上之高山療養地，其設備之完全，殊足令人驚歎不置。

（本刊編輯部）

如果莫斯科陷落蘇聯該如何

德蘇開戰，已有一個月了，兩軍的主力，正在莫斯科，列寧格拉基輔等三主要都市，展開攻防的死鬥，蘇軍對於德軍機甲部隊的猛攻也是很頑强的，攻者守者，動員大軍一千萬，展開立體戰，極戰史未曾有的慘烈。

拚命的防衛首都

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已被包圍，北方要衝列寧格拉，也因爲德軍北上部隊的猛攻擊，這幾天有激烈的戰鬥，幾被包圍，而且對於蘇聯的首府莫斯科，德軍的主要部隊，已經殺到距莫斯科三百六十公里的地點斯摩棱斯克，蘇聯的心臟部和頭胸部，遭逢了非常的危機。

德軍的目標，欲一舉而攻略蘇聯首都莫斯科，使蘇聯陷於半身不遂，然後實行歐俄的其他部分的軍事的及政治的處理，這是很明瞭的，昔者拿破崙攻略莫斯科，需時二個月，那末希特勒總統，敢行攻略，需要多少時間呢？莫斯科是蘇聯的頭腦，蘇聯是極有組織的實行，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的國家，所以莫斯科的意義，非常重大，蘇聯雖藉焦土戰術和遊擊戰術，豪語長期戰然而喪失莫斯科的時候，所與國民之打擊，不難想像而知，所以蘇聯在此方面，欲拚命防禦，謂爲一賭蘇聯的全運命來實行首都防衛戰，亦非過言

再現國內戰時化

戰況對於蘇聯，日益不利，德軍歷史的進入莫斯科，似乎爲期不遠了。

如果莫斯科陷落，蘇聯該怎樣德蘇戰，將呈示怎麼樣的情形呢？

我們觀測，莫斯科陷落，蘇聯政府雖遷到烏拉爾的斯維爾多洛夫斯克，繼續抗戰，然而德蘇戰，或將以此爲契機而情勢一變，這是固爲德蘇兩軍的主力戰，蘇軍將受決定的打擊，所以其後，以統一的單一的戰線而抗戰，是不可能的，而德軍或亦强化烏克蘭戰線的包圍線掃蕩中央戰線的殘敵，以完全占據北部戰線爲目標，準備再向烏拉爾及高加索方面進攻，因爲莫斯科陷落，則有如怒濤不可遏止之勢，故卽使首都陷落，而戰場上，也必有許未了的工作。而且，以首都陷落爲契機，全歐俄，將必化爲戰場。到處展開戰鬥，就蘇聯而言，必再出現革命後的國內戰。

史太丹既已預料這種新的國內戰而早有準備，如關於七月十七日，以蘇聯最高會議命令而頒布之赤軍軍事委員制的恢復，及再組織政治宣傳機關的法令，這都可以證明之。此項法令，乃是在赤軍預料全面的國內戰，勢所必至，赤軍的活動，不單是戰鬥行爲，而且今後有强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所以把去秋廢止的赤軍軍事委員制，恢復起來，予以更加擴大的任務，法令乃謂「與本國與外國干涉軍交戰之國內戰時代，同樣的有增大强化政治工作員任務的必要，」所以把優秀的共產黨員，由生產方而挪到戰線，與擾亂德軍後方的遊擊戰相併行，使實行把握民衆的工作，蘇聯重要地帶被德軍占領時，或當然有利展開預想的革命戰當時的狀態而出以消耗戰。

食糧恐慌的襲來

史丹林政權，展開此種絕望的遊擊戰，拿什麼來做目的而行呢？蘇聯雖喪失心臟部莫斯科，而果能維持近代國家的組織與國家麼？

「採取激底的中央集權主義的蘇聯，舉凡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都是集中於莫斯科，由於莫斯科的權威提高，所以統治二百數十種的異民族，十七個共和國，且從經濟上觀察在北由列寧格拉，連絡莫斯科，基輔，哈利哥夫的地帶，有生產重工業，軍需工業的百分之八十，煤，煤油，農產物的生產。也可以充分供給全蘇聯的需要，且有蘇聯的文化者，尤其如軍需工業差不多都是集中於莫斯科州及列寧格拉州，製造飛機，戰車，大砲等的優秀工場，都在這方面。

此種中央集權主義之政治的强點，曾於一度壓制其中央心臟部之時，反而成爲弱點。

史太林政權，陷於窮境，已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烏克蘭中央黑土地帶之全土，化爲戰場這裏的農產物輸出，如果不能期待，則食糧問題，如何解決？烏克蘭年產穀物三百六十萬噸，其中，每年運往莫斯科百五十萬噸，列寧格拉百十萬噸，烏拉爾地方二十萬噸，中央亞細亞十萬噸，而且中央黑土地帶，年產百八十萬噸穀物之中，運往列寧格拉百萬噸，烏拉爾地方十萬噸，此穀倉地帶，不但可以保證歐俄住民的糧食，且可保證烏拉爾及中央亞細亞住民的糧食。

所以直到現在，蘇聯當局，或已貯藏若干粮食，但農產物，殆皆由政府强制的收買，不許民間貯藏，如果烏克蘭方面穀出不能運出，則糧荒立見，且將擴大，史太林如何研究這件事呢？

烏拉爾政權前途

一般人觀測，莫斯科政權，終必退到西比利亞，成爲西比利亞政權，傳德國準備將烏拉爾以西，收歸掌握，實施新秩序，用德國技術，來開發歐俄的豐富的資源。

德國欲占據歐俄全土，尚需相當時日與犧牲。史太林線政權，不用簡單的後退戰術，引誘德軍至內地寫隨時作戰，却欲玩强的防戰歐俄，所以縱令後退至西比利亞，亦將暫時止於烏拉爾以西繼續抗戰。

烏拉爾，是以烏拉爾—克落巴斯重工業地帶爲中心的蘇聯新興產業地方，鐵與煤油的埋藏量，很是豐富，全山埋藏鐵之馬格特哥爾斯克的製鐵業，及有第二巴克的名稱的艾姆巴油田等，尚未充分開發，然其生產額，遠非小國所能及，此方面的煤油生產，有三百噸以上。

烏拉爾，每年由中央黑土地帶供給穀物二十萬噸，由伏爾加地方供給三十萬噸，合計約六十萬噸，如果此方面的供給斷絕，則必發生糧荒，然背後地的西部西比利亞，年產穀物百三十萬噸以上，見此方面，穀物有相當的貯藏，故相當期間內，糧食可以自足。

史太林政權，或暫在這裏，實行對德抗戰，以待時機。

然而問題，在乎史太林政權，果能維持與否？但至少史太丹之政權，或不至於急速的倒壞，在中國方面，雖有各軍閥的抗爭，及共產軍之存在，然重慶僞政權，猶繼續抗戰，而蘇聯方面，既無此種軍閥，又無類如反對史太林政權的團體，反史太林派，因肅清工作，殆被消滅，青少年，激底的薰染了共產主義教育，絕對信賴史太林政權，縱令史太林政權，遭逢了少數異民族分離獨立的苦境，然共產主義——史太林政權，或終能繼續生存罷！

然而，無論如何，共產主義蘇聯，或將發生重大變化，這是由於歷史的苛酷的現實而闡明理論。

（本刊編輯部）



美國援英之內幕

摩爾幹再營戰爭（死）賣買

【本刊柏林特訊】最近美國各都市，有「援助英國」之五彩畫圖之傳單甚多，此非美政府發出之傳單，而爲號稱「由於援英而防衛美國之委員會」貼出者。該委員會會長，爲美國新聞記者，名葳廉，亞林，華脫，彼爲「艾姆保利亞日報」，地方新聞之主筆，該報不甚知名，且艾姆保利亞，亦爲在中部兩方之極小村鎮，華脫發行此小地方新聞，已有十年以上，與其謂彼爲該報之主筆，毋寧謂爲一奇人而爲一部人士所知，彼曾著某書而傳得聲名，遂使彼爲該報之主筆而過其一生，然似抱有野心，冀欲以某種工作，驚動世界彼負有此種野心，故與托馬斯，拉門脫結緣，並由其介紹，與摩爾幹相識，且得華爾街有力者之極大運動資金而設立，即由於上述之對英援助而防衛美國之委員會，公表於報上之發起人中，有拉門脫及摩爾幹之名，故引起一般人之注意。該委員會，竟被附與「葳廉，亞林，華脫委員會」之別名。

因欲獲得宣傳效果，故委員會之事務所設立於華爾街二十三號不爲人所注意之小建築物內。彼之對英援助法，通過議會時，華脫委員會會員，暗中監視，蓋不待言。

美國參戰論者及至主張積極援英者，其百分之九十，在英國或英領內，有莫大投資或由戰爭而享有特別利得之軍需工業家，此同甚明瞭。摩爾幹財閥，與第一次歐洲大戰有關，而擔任重要任務，蓋爲一般人所共知。此據那伊委員會之調查，歷史的確定者此調查委員會，係以那伊上院議員爲委員長一九三六年調查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之摩爾聖之戰時利得者，據調查摩爾幹曾於一九一五年十月，與花旗銀行及法斯特國家銀行，共同借與英國及法國五億美元：於美國參戰之前，摩爾幹已借與英法兩國，總額二十五億美元。據摩爾幹之主張，謂「對於上述借款未受英德兩政府之謝禮。」然摩爾幹銀行，藉其莫大資金之操縱，支配美國之股票市場固爲不爭之事實。惟摩爾幹銀行藉此種市場工作，以一九一五年十月之借款而獲利九百萬美元。

摩爾幹有福克斯，福特 大學之博士頭銜，且爲英國大地主之一人，彼與第一次歐洲大戰後之賠償金問題有關而大活躍，卻爾斯奇，道茲及奧威恩合，楊格，以及大名鼎鼎之巴格，基爾巴特均爲摩爾幹一派之人。前次大戰時，美國售與聯合國方面之軍需品總額。爲二十一億美元，相當於其六分之五之十八億美元，係由摩爾幹經辦者。一九一七年，於「國家安全保障聯盟」之名義下，由摩爾幹組織一團體，爲導美國於參戰而活躍，但爲美國國民之代表之調查會爲後認。此聯盟爲摩爾幹及其一派之人所組織之違法者，並告發該聯盟，而終被駁斥。但此種事實，即表示號稱民主主義之美國國民，亦認爲摩爾幹一派之行爲，爲不法耳。

相當於第一次歐洲大戰時美國之「國家安全保障聯盟」者，爲此次之「由於對英援助而防衛美國之委員會。」前次出面者，非摩爾幹本身，此次亦由摩爾幹之智囊「托馬斯，拉門脫」出面。拉門脫會於一九四〇年以來依美國銀行法，經營信託公司，彼爲摩爾幹之最高顧問。英國財政部於一九四〇年以前，售出在美國之英國證券，殆被摩爾幹所獨占。於是彼再經營戰爭賣買，爲英國政府對於美國各大軍需品公司發揮其勢力。

關於華脫委員會之幹部

一如上述，代摩爾幹出面，充「葳廉，亞林，華脫委員會」名譽會員而活動者，爲托馬斯，拉門脫。據云彼是有西部美國人之性格，一九三四年雖有牽涉摩爾幹銀行之租稅事件，然得保持其地位。彼曾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爲威爾遜之顧問而活躍。

征服瘧疾之德軍陣醫學

不僅在於非洲而將普及全歐

【柏林特訊】瘧疾爲戰爭上常發生之疾病，各國既往於此曾犧牲幾萬尊貴之將兵今次中日事變，歐洲大戰亦有許多犧牲者

故北里博士曾協力貝林庫創製破傷風治療藥，救得幾萬傷病兵，爲舉世所週知德國科學者等亦正努力研究發見關於苦惱熱帶戰士之瘧疾，以及中國之風土病，阿米巴赤痢等的世界醫療藥。

數年前東非葡萄牙領隘拉拉地方，有所有之人類總撤去之事件，此是以流行亡眠症，其他動物亦被同樣之亡眠症所襲，殆皆斃命，其後在利巴克森，與夫布巴他爾，雙爾巴黑爾特兩地的巴雙爾實驗室，所研究創製之雙牙馬寧藥，對於各國非洲殖民政策上，有甚大之幫助。

希臘文明沒落之一因，可謂是在瘧疾民族大移動之方向，所變瘧疾之影響甚大奪取羅馬之路，亦是由此，近代巴拿馬運河建設亦曾以此而不得已有長時間之工程中止，今以飛行機而起大規模之撲滅瘧敗運動，且放食孑孓之魚於池沼，另一方面金鷄納霜亦可謂天然之良藥，但其再發率尙達七成，而且僅還金鷄納霜，則有良藥變爲毒藥，不及措手之危險，對此，德國藥布拉斯毛淸，阿特布林，可以謂之爲最理想的根治良藥。

印度與中國，有地方上特有之加拉阿隘病，以無正確之統計，數字不詳，而僅有豫想之數字發表，一九二三年度僅孟加拉，即約有百萬之患者，病原體於一九〇三年已發現，德意志醫學界將此於極短期間內，竟研究創製出無副作用根治之藥，而於臨床上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成功。

又於可怖之熱帶病中，有所謂比爾哈爾氏病，以此發見病原體之德國人的名字爲病名，此病在尼羅地方極猖獗，埃及人口千二百萬中，每年有五十萬死於此者，此病時或在南美各國，西印度，敘里亞；美索不達米亞及遠東亦盛流行，依德意志研究之藥，殆可將此病徵服，爾來埃及政府對此表示感謝，孚阿德王親自予此藥以孚阿廷之名，在今次大戰上，德意志軍陣醫學亦總動員其科學的智囊，不僅對非洲之熱帶地方，且將全歐洲一切之戰爭病亦征服之，而有甚大之貢獻，將德意志軍陣醫學之光榮，無遺憾的發揮之。

——完——

彼之影友畢爾邦脫，摩爾幹，一九三六年以來，因患神經病半身不遂，以七十三歲之老翁，尙爲美國財界重要人物而活躍。一九三九年英皇訪美之際，親訪拉門脫及摩爾幹，然此訪問有何種意義則外人不得而知。總之可謂對於美國之援英，有重要的關聯性。

美國國民在街上，見所謂「威廉，亞林華脫委員會」貼出之援英傳單，此種傳單，均爲依照托馬斯，於門脫之指示而作成者，固不待言。且美國國民，曾聽哈佛及哥倫比亞大學之好戰派教授之演說，知此兩大學之理事席中，有於門脫及摩爾幹之子亨利，艾斯摩爾幹之名。又美國國民在報上，見其有卡奈吉財團所爲之反德的性格之調査發表，此卡奈吉財團之管理人爲誰，即於門脫是也。

華脫委員會，尙有一名譽會員，此即變德華史第芬造紐斯，彼爲羅斯福設立之國民防護委員會之一理事。其父曾於一九一五年度至一九一七年，極爲活躍。彼不僅爲美政府而活動，且爲摩爾幹而活動。蓋彼代於門脫擔任輸送軍需品，至聯合國方面之任務。變德華，史第芬造紐斯，去年任美國最大重工業公司之一之美國鋼鐵公司經理。該公司之純益，在一九三九年上半期，已經有百九十萬美元。一年後之一九四〇年上半期，激增至三千六百三十萬美元。美國鋼鐵公司經理，爲國家重要機關之幹部，處於其經營上有利的立場自不待言，且不難推察摩爾幹財閥與之有關也。

最近有名威廉亞維列爾哈利曼者，出現於倫敦。彼爲有關于美國對英供給軍需品之任務者，或於戰爭繼續中，在倫敦大爲活躍。此哈利曼一家，向執南太平洋鐵路之中耳。彼爲一九二九年三月新設之美國航空機企業同盟總裁。又哈利曼，耶葛利台公司，對於美國保險業界，亦發揮其偉大努力。此公司與英國大企業家連絡，故與英國之關係甚深。據上所述，哈利曼與拉門脫有緊密的連繫，蓋不難想像也。此外尙有爲名譽會員中之異色之紐約州知事赫爾巴特，艾奇，雷孟，彼爲紐約之猶太財閥，其一族之財產，在外國者，較在美國國內者，有十餘倍之多由於家族之結婚，與法國之拉薩爾兄弟商會有關係。所謂拉薩爾兄弟商會者，當然爲以一九三九年之世紀的悲劇，使法國人陷於不幸之戰爭煽動者而知名之人，雷孟一族，最近二三年間，對於美國航空事業，積極投資，頗堪注目。猶太人，大概不立於表面，彼亦不脫此例，由華脫或他人，實行策略。

此外尙有一名譽會員亨利，布列根里基大佐。爲於一九四〇年，通電「美國應即參戰」而有名者，彼爲投資公司『艾洛諾第克塞基哥利台公司』之監察人。此公司之業務爲以社績之形式，對於各種航空機工場貸與資本。

威廉，亞林，華脫委員會，以美辭麗句宣傳「擁護自由」「對於專制之戰」或「爲人道而戰」，其名譽會員摩爾幹，拉門脫，雷孟，哈利曼及布列根里奇等，爲「深知此種宣傳，如何轉化爲美元而利自已」之人。

以上僅極概略的述說美國對英援助運動之內幕，然於事實已參戰之美國，藏有種種機巧，蓋不待言也。（完）

世界獵奇

一磅楊梅值八美金

主要食物，已患不足，藥品缺乏之苦，今又遍傳於全歐矣，德國戰勝國也，而黑色香蕉，竟奉爲無上佳品，此物自戰爭以來，普通市民，久已不得入口，英國則購一楊梅須二十仙，一磅則八元美金，各處菓店，均不得見一楊梅云。

德軍設置救命箱

以防止喪失人的資源

【本刊柏林特訊】關於德軍英本土上陸作戰已由種種之角度有所研究與批評，茲不贅論，今就活躍於決定近代科學勝敗之航空隊中，尙爲一般人所未悉之救命箱，略述之如下。

爲近代戰決定的勝敗要素者，乃由於空軍獲得壓倒的制空權，如中日事變日本航空隊之活躍，今次歐洲大戰德空軍之電擊作戰等，皆顯明之實例，然而於其反面，雙方舉空軍全力以爭制霸之結果，除日本航空隊當作別論外，皆有不免喪失莫大之資材與人的資源之事實。因之，世界各國空軍早已應用落下傘，爲僅防喪失人的資源之消極的方法，然而此尙僅適用之於陸上，如在海洋上空，被空中戰或防空砲火等所擊墜時，僅用落下傘，終不能保全航空員之生命，德空軍早已有鑒於此，對全航空員使攜帶像皮製之救命船，並爲期具萬全，最近於多維爾海峽及北海洋上，使浮置多數。如圖所市之確佳救命箱，而收甚大之效果。

此救命箱爲約二坪之三合土所製，不爲普通之波濤所推倒，內部裝置有短波無線電機，能立即發出SOS，且有數日間之食糧與溫暖裝置，上面更有萬國紅十字章，其特徵爲不僅德空軍航空員，即敵方英空軍航空員亦得利用之，在海上被擊墜之航空員，以落下傘達於水面，立即使用救命船（如圖一），竭力以尋找附近之救命箱，而急速赴之，以箱內裝置之短波無線電，向航空基地或附近航行之艦船發出SOS，以資連絡，而待其救助（如圖二）救援艦船到達現場，雖在數日後，依所貯藏之食糧，亦不至受餓。 完



目前國際新聞上之四名人

盧聖堡・拉奇摩亞・達夫克巴・卡爾摩那

變化無窮的世界情勢，使人類的運命，也發生急激的變化了，從第一線退休的人，固大有人在，然而時勢造英雄，因而得志的，也不在少數呢！

那其斯外交部長

盧聖堡

去年德蘇軍事同盟成立之後，盛傳失去地位的那其斯黨外交部長盧聖堡等，或可說是屬於後者的代表的人物吧！

他是德國的東方政策之强硬論者，反蘇思想很是澈底，這次對蘇開戰，乘時而起，這是當然的，據傳他已被選任東部戰線占領地的統率者，並爲東方占領地部長而位列閣僚，此若實現，則多年從事於黨工作，只擔任黨機關報斐爾基夏，倍濕巴哈達報主筆，鬱鬱不得志的盧聖堡，或將有一顯身手呢！

他是一八九六年，生於愛莎尼亞的列凡爾雖是德國人，然在俄羅斯國籍之下，體驗帝俄的壓制與過激主義的跋扈這次經營占領地，可以說是最適當的工作了，大戰以前，他住在哈利加，爲一專攻建築的學生，（這點與希特勒總統，青年時代自建築家之志望，偶然符合）且對於印度哲學及猶太主義之歷史，深感興味，繼續研究。

一九一五年，德軍進入里加城，他暫時避難於莫斯科，一九一七年，再返愛莎尼亞，在此地遭遇了赤軍革命的變亂遂抱有强烈的反共產主義的思想，那時德軍進入列凡爾，他認爲這是絕好的機會，就立志從軍，可是未被許可，不得已另擇他途，赴柏林，再到慕尼克，在該地操文筆生涯，在這時候，與青年希特勒，結爲魚水之交。

他在此地，爲一那其斯黨理論家而露頭角，一九二一年充任斐爾基夏，倍濕巴哈達報主筆，他的反蘇，及反猶太主義，用激烈的文字，訴諸戰後的德國國民，一九二三年，獲得宿願之德國國籍，充任希特勒的外交顧問，並任黨外交部長直到現在。

他所抱負的政策，與其謂爲收回海外殖民地，毋寧謂爲以德國之東方進出，爲第一義，主張烏克蘭獨立，曾欲實現東方政策，盛倡英德提携之論，例如與「我的鬥爭」，同樣地在德國最風行之「二十世紀神話」一書中，他的哲學的世界觀，足以現實的論述那其斯的政策，這是盡人皆知的。

那其斯政權樹立後，曾傳說他或將占有外長的地位，然因李賓特羅甫就任外長，他仍任黨外交部長，而且李賓特羅甫外交，由樞軸外交，向德蘇提携，顯示大活動，盧聖堡遂息影，有人說他不孚人望，然而他是希特勒總統的老同志，極被信任，有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的蘇聯研究關係的業績，發揮實力之時已臨。

一九三三年，訪問英國，促進理解那其斯德意志之時，他在倫敦之無名戰士墓上，獻花圈，引起英人的反感，可是這次他爲蘇聯的對手，他能說俄語，盡知人情的機微，長年的研究，用於一時，將過激主義，驅出比較法國全土更爲廣大的東部戰線的占領地，實行那其斯政策，而展其長才。

「二十世紀神話」一書，是否爲二十一世紀的現實而實現，這是世人所注目的。

美總統派遣之蔣政治顧問

拉奇摩亞

奧恩拉奇摩亞，是中國邊疆的探險家，又是中國蒙古問題之研究者，今年六月底羅斯福大總統推荐他充當蔣介石的政治顧問。

他生於一九〇〇年，今年四十二歲，正在壯年，以美國的第一流中國通及蒙古通而知名他的業績，獲得了英國王立地學協會及斐拉台爾非亞地理協會的獎牌，他的父親達維多，拉奇摩亞，是做中國關係的事情，所以幼小的時候就到中國，直到二十一歲，在上海及其他地方經營商業，二十二歲到天津，從事於新聞事業，二十三歲到二十七歲以後，在以京津爲本據的亞諾爾多公司裏做事，二十七歲以後開始他本來的使命的探險旅行，及文筆生涯，二十歲的時候已經充分體驗中國，後來就開始本格的研究，受燕京大學及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委囑，擔任調查蒙古等地，二十八的時候偕愛妻，由中國邊疆，到中央亞細亞，越過加拉哥爾姆的峻險，到加希米爾，成功了達到印度的大旅行，以是而著名，其後返國，入哈佛大學研究科，研究社會學，一九二九年畢業，再到中國，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四年，到蒙古去探險旅行，繼續研究蒙古問題，滿洲事變之前，他在中國，返美後，就擔任美國國內的東亞問題專門雜誌「太平洋事情的主筆，一方面在約翰霍布金斯大學，講國際問題，當然他能說中國話及蒙古話，還能說俄國話，由於他的體驗，得來的知識，被稱爲美國的中國蒙古通之一大權威。

這次派到重慶，據說是由四月充在羅大總統的特使而赴重慶的柯利博士，推荐的，該博士推荐的，還有福克斯博士已決定充任匯兌平衡資金委員會委員，前赴重慶，可是拉奇摩亞與福克斯，將完成何種任務乎？這是值得注目的。

羅大總統，所以囑目於拉奇摩亞，或是利用他對於中國邊疆之知識，處理現在重慶爲政府所困惱之地方軍閥，共產黨，邊疆少數異民族等問題，最近爲共衝突發生之際，拉奇摩亞，關於爲共調整問題等之發言，予蔣介石以極大影響，可說是確實的。

特派遠東之英前情報部長

達夫・克巴

七月二十日英內閣改造，情報部長達夫，克巴，改任蘭格斯塔公領尙書之閑職，以其資格，遠派到新加坡，這是值得重視的。

曩者以近東軍總司令官威維爾將軍，爲印度軍總司令官而派往東洋，防衞寶庫印度，與由印度援助蘇聯，故派遣歷任陸長，海長及情報部長之大人物，至新加坡，這可證明英國東亞政策的積極化，且表示英國始終努力防衞的決意。

英美蔣蘇的軍事提携說，飽巴姆英國遠東軍總司令官的ABCD同盟說，多高爾派的法印策動，蔣軍之法印攻擊說，這種消息，紛至沓來，頗有今年初，太平洋危機說流布當時之緊張情形，現在達夫，克巴來到南太平洋，這是值得注目的

他的使命，是檢討關于在東亞之英國軍政兩方面之諸問及調整之現在的協定，至關于更有效的活用之方法，傳英內閣，已有種種報告，所以聽說他先在新加坡，設置使節團本部，歷訪荷印，澳洲等地，雖說將往重慶一行，然似未確定

他與邱吉爾首相，同被德國方面，稱爲戰爭挑撥者，德

英開戰之前，爲保守黨內的革新派，高唱德英提攜論，可是他在張伯倫內閣，任海長的時候，對於慕尼克會談時，張伯倫首相的對德宥和外交，表示不滿意，揚言「雖欲囫圇吞慕尼克會談之成果，然梗塞在喉而不通」，遂辭職，表明反對宥和政策。

德英開戰以來，他在（Evening Siandard）報上，連日張布反希特勒的論陣。

他今年五十二歲，畢業牛津大學後，適逢世界大戰，即投身陸軍，入禁衛步兵隊而活躍，戰後入外交部，他的記憶力甚强，一九二二年就任外交次長私人秘書，一九二八年任陸軍部的經理局長，開始軍政兩方面的生活，一九三五年繼哈里法克斯之後，就任陸長，當時德國努力再軍備，欲爲恢復落後的英軍備起見，他不得不與霍亞海長及史溫頓空軍部長，努力從事，後來他任張伯倫內閣的海長，又任邱吉爾戰時內閣的情報部長。

前次大戰時，使德國認爲比較砲彈還要利害的英國宣傳，這次却不能順順當當的辦了，他的對手，是那其斯政權獲得以前，已精明練達的德國宣傳部長凱倍爾斯，英國情報之落後，無策之情形，常爲英國民論難之的，最近巴爾幹戰，克里特戰，近東戰，他大受責難。

倫敦大轟炸之時，爲抑壓敗北主義者之言論，組織沈默部隊，在議會，被質問英國情報之不足，他發出豪語，說是「沈默是最善的消息」。一般人對於他就任情報部長，沒有什麼好評。

他的夫人苔嫻娜，是英國數一數二的美人，她的社交的活躍，對於克巴，有相當內助之功，這是結婚當初，一般人稱呼克巴，還是稱呼「苔嫻娜的丈夫」，倒就可明白，所以稱呼苔嫻娜夫人，比較稱呼克巴夫人，還要容易明白，這是他占得政界重要地位以後的逸話。

葡萄牙大總統 卡爾摩那

德蘇戰爭，聳動世界觀聽之時，大西洋方面，英美對德爭門，依然繼續，德國的英本土逆封鎖戰與英美的對抗策，從武力與外交方面進行。

由美海軍部隊進駐冰島一事觀之，可知美國，借援英與防衛自己之名，意圖進出於達喀爾，卡波威爾台，亞索列斯等，此種消息頻傳並且美政府首腦部的口中，也洩露此種意圖，達喀爾是法領西非之港，所以魏剛西非總司令官，斷然決意防衛，亞索列斯，卡波威爾合兩羣島，是葡萄牙領，所以英美在從前，外交的壓迫葡萄牙，欲利用此兩羣島，作爲前進基地，故葡萄牙的態度，值得注目，葡萄牙，曾由英兩國，約定尊重該國對於兩群島的主權，然而美國進駐冰島以來，神經過敏，增强守備隊，此時，葡萄牙大總統卡爾摩那，率領驅逐艦隊，帶同內務海軍兩部長，於七月二十三日，視察亞索列斯群島，以致聳動世界觀聽，當時盛傳葡萄牙與英美締結秘密協定之說，謂已約定葡萄牙參加對樞軸戰時，葡萄牙將本國及各殖民地，提供英美之基地，於此場合，不但非洲即東亞方面的殖民地，亦包括在內，所以萬一此事實現，則直接影響於日本者甚大，但現在根據此種消息，判斷葡萄牙之態度，或失之過早據說卡爾摩那大總統，將於八月十二日之前返國，他的態度，頗值得注目。

他是葡萄牙的獨裁者，今年七十三歲，在五十四歲的時候（一九二二年）升任大將，翌年任陸軍部長，一九二六年參加哥美斯達哥斯塔的政變，此時哥美斯將軍，自任陸長，發出布告，任命薩巴塞達斯爲總理，卡爾摩那爲教育部長，其後又逐出薩巴塞達斯，自任大總統，任命卡爾摩那爲外長，卡爾摩那對於哥美斯將軍之專斷，極爲憤慨，就在政變勃發的一個月後，逐出哥美斯，處以流放亞索列斯之刑，自占總理的地位，兼任陸長，是年十一月始就任大總統。

一九二八年被再選，一九三三年三次被選，一九三五年四次被選，此次則爲任期七年之大總統而主宰葡萄牙，以迄今日，其間約及十六年的獨裁政治，有時引起葡國民的不滿一九三三年，由於他制定的新憲法，人民投票的結果，獲得大多數的贊成一點觀之，可謂有相當人望，他以此新憲法，對於議會，予以立法權，但不與以倒閣之權限，因而得將法國政界之障碍之組織，完全驅出於葡萄牙以外。

葡國的外交及經濟，向來依賴英國，國防亦甚薄弱，故若樞軸方面，不予以直接援助，則此獨裁大總統，勢必服從英美，爲加以防止，先由鄰國西班牙參加樞軸，實爲先決問題。

（本刊翻譯部）

哥羅提亞國王
斯波列特小傳

本刊亞格拉姆（哥羅提亞）特稿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哥羅提亞及其他諸政府，繼七月一日德義兩國正式承認中華國民政府，亦發表承認，其中誕生不久之哥羅提亞王國之承認國府，顯示該國不顧汲汲保守舊秩序之英美諸國而躍進之姿態，致引起全世界之衝動，該國誕生後，第八十三日，已承認國府者，足徵新國王斯波列特公之英邁果斷，深得國民信望也。

公爲現義皇艾瑪努愛列三世之從弟，一九〇〇年，生於特利諾（義大利）今年四十一歲，一九三九年，與希臘王宰伊蕾奈內親王結婚，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哥羅提亞，宣言獨立，推戴公爲國王特米斯拉夫二世，公曾參加義國海軍，阿比西尼亞戰爭時，任驅逐艦隊司令，活躍於紅海，且精於航空術，一九三六年，任海軍大佐時，爲步兵而參加阿比西尼亞北部戰線，此不僅爲視察前線，且爲本身參加戰門，公爲海軍士官，又爲旅行家，運動家，或探險家，以是而知名，一九二七年——二九年，至卡拉哥爾姆地方及西藏探險，收獲極大，對於國家文化方面影響甚鉅，公對於汽車及汽艇，亦深感興趣，有時竟因此而受傷。

公諳騎馬術，而以馬上球戲爲特長曾充義大利汽車俱樂部總裁甚久，其時曾遠至波斯及北美，體力特强，且有異常組織的手腕，盡爲世人所周知。



圖爲：特米斯拉夫二世——斯波列特公

中篇小說



紅櫻桃

公孫嬿 文 · 孔飛 畫

清算算一筆流水賬
某年某月某日某人
在同一闕蓮明月下
有賜過一捧，醉人紅櫻桃
——査顯琳詩稾「上元月」廊下一章

陽曆七月尾，八月初；天氣還有點熱得賦入。

下午六點過後，我悄立窗前看黃昏。西邊碎塊雲彩忽紅忽紫却又明媚得讓人憐愛。

上

我像想起一件重要事情似的，匆匆換好白法蘭絨的長褲，粉紅的襯衫，白色領帶皮鞋，手臂夾着和褲子成套的外衣，從臥室走出來。

下了樓，立在院裏的石頭台階上，可就被一派落霞迷惑住了。

外面明亮的多，那堆美人蕉作出狐媚姿態；大綠葉子忽起忽俯的耳語着，盆裏洋繡球紅得像絨，夜來香也芬芳啦。

尋視尋視院子，掃得挺乾淨。便到車房將車開出，那隻長毛法國水狗盧斯，吐出老長的舌頭，汪汪叫着，跟在我的身後。待汽車出了鐵門，我走下把後面蓋子揭開，放盧斯坐在裏面乘凉。瞧，眼前顏色特別調和，比方說車是淡檸 檬色的，深咖 啡色的狗，由海藍色背景襯出，怪驅鬟的，眞够美。上了車，又想起忘帶雪茄烟，喊老劉給送出來再一抬頭上看，已有一顆大星在天邊浮藻閃爍了。

我用適中速度，不快不慢開着小跑車，悠閑的向前去。栢油道好比一面鏡子，畢直的伸展在眼前。路當中的整齊刺兒松，路兩旁的楊槐皆鬱綠的渲染了朦朧。矗立的樓房也被蒙於一層陳蒼暮靄，行人便道，有對對攜手依傍的情侶，微笑散步。一切皆靜，誘人夏威夷似的寂靜呵。

轉彎到倫敦路，倏的路燈全亮了。乳白圓暈光澤，輕輕灑到地上；於是宇宙便墜落夜色之中，變成深藍的一大團。

一路的風，吹得我略有凉意。把外衣穿上，回頭看看盧斯，依然極精神的四下張望；再一顧旁邊空白的座位，從心底升上一股無名寂寥。找女朋友去吧，也不知道訪誰好。向左剛拐彎，模糊的看見前面那所白石的樓，我想起蒨蒨，這不是她的家嗎？

嗚的，停了軋。我按響車上六音喇叭。看爬山虎牽牛花蔓延住的窗子裏發出溫柔雅靜鴨蛋色的燈光，有抑揚鏗鏘的小提琴聲。

我知道蒨蒨準在家。把喇叭再按了一下。

白洋紗的花窗簾裂開，晃出一個有長頭髮女人身影，微微向外欠身，用金屬的喉嚨招呼：

「燕嗎？進來好了，沒有人。」

盧斯彷彿懂事，我摸他長大耳朵，囑咐他好好替我看車。

進了白漆木門，上了台階，再拉開第二道鐵紗門，轉身到左邊，走進去那是我熟習的大間客廳，蒨蒨正等我呢。

「妳好。」……我和她握手說。

「好。我記的可清楚，你有四天沒有找我來了。」

攙着蒨蒨纖巧的細手，我們相並的坐在沙發上。

蒨蒨目不轉睛的注視我，我羞澀的低下頭，吞吐的說；

「蒨，信嗎？我臉皮薄，別那麼看我」

「和我驕傲？我的—親愛的詩人，我說看你這派瀟洒漂亮怎麼不得女人的愛呢」。

我臉上有點燒熱，蒨蒨又暗暗用中指抓我心一下，甜笑的說：

「燕，這粉紅襯衫是我送給你的那件不是！」

「是，我愛它的顏色正如愛這贈予的人一樣。」

「會說話，喲，瞧，領帶歪了，我替你正正。」

她整理完我的領帶，香柔的手，摸撫我的下額。

「沒有禮貌的 東西，臉也不刮，怪刺人。」

「對不起，我有點渴，蒨。」

「你喝什麼，啤 酒，可口 可樂，橘子水？」

「我想先吃點水果。」

「吃什麼？對啦，樓上冰箱有不少呢，我也忘了，全是些什麼？到我屋裏去吧。」

「不，現在我就想吃。」

「行，你說吧，按鈴讓他們拿去」

胸中燒起一把烈火，我猛憧的摟住蒨的細腰，低下頭，把嘴緊接她的香唇，如膠黏在一起，蒨蒨微閉上眼，混身軟弱無力的，撲坐我懷中，我興奮而抑止住那點熱情，慢慢的說：

「蒨，記住啦。紅櫻桃。我愛吃。」

「Cherry！」

「紅的，熱的，Cherry。」

到蒨蒨的居室，比 華實 的夢還 值得流連。

牆角昭耀紫葡萄色的燈，一張潔白「席孟思」軟彈簧床，玻璃鑲襯鏡「克喱米」的金屬茶几，圓鏡；地 下鋪有 織成圖 案的地毯。我靠坐在溫柔的沙發上，吸着雪茄。

蒨蒨坐在我對面，還癡癡凝視我。

女僕拿來一盒「巧格力」糖，又打開橘子水，倒在杯中……

「張媽，歇去吧。他也不是外人」。——蒨蒨說。

「對啦。別太客氣，我坐不往了。」

「聽見了吧。去吧，不叫妳別來。」

屋裏剩下兩個被幸 福所恩 待的人？我問；

「蒨，自芳什麼時候回來，」

「你 說他 麼，他 來信 說今年 聖誕 節前。」

「他現在美國那一洲？」

「加利福尼亞，最近要到萬金山。」

「那麼記。我們甜蜜日子不多了。」

「你恨他回來。」

「有一點。」

「我也一樣不過我覺得總沒有關係。」

「他一來，妳就不是蒨，變成我的表嫂了。」

「這不正好，正可借用這封建名義呵」

「可以避免嫌疑。」

「你聽明！」

「妳只比我大四歲。」

「山高遮不住太陽，我記得彷彿有那麼一句成語。」

「愛情是超越的，可論不了這些。」

「一點關 係也沒有，你叫 表哥 表嫂好了。背後不還是屬於妳的蘅嗎？」

「妳不覺得不自由嗎？」

「反正我需要你。」

「我也需要妳。」

「生活浪漫是天性」

「蘅，見許我吧，永遠繼續妳浪漫的生命。」

「你向誰說，燕！」

我立起身，擰滅了燈，窗欞角子掛着一輪淺黃而圓大的月輪。雲天清澈，萬里明淨如洗，併立窗前我們皆如一種罕見的清新所驚訝。我立誓：

「我向明月說，明月作證。」

「燕，如果你相信上天有神，讓我們銘記一頁珍貴生命好了。」

我們相對跪着，如受洗禮一様。月光射進，靜穆如銀。蘅蘅說：

「我愛你，永遠不忘你。」

「我也愛妳，更永遠的記着妳」

摻扶的立起，我彷彿窺見傳說中怨男恨女的恩愛。這冒昧的行爲，可够人回味的一陣風，我聽見盧斯汪汪汪的叫。

「噢，蘅，盧斯還在車上。夜飯，我還沒有吃哩。」

「難道你不餓？」

「有妳就忘了餓。」

「怎麼講」

「秀色可餐。」

「壞東西。走吧，我陪你去吃飯，再晚點要成夜宵了。」

「蘅，我又饞啦。」

「什麼？」

「紅櫻桃」

……………………

我替蘅蘅換上洋紅色短袍，白皮高跟鞋她頭上要戴花，問我喜歡什麼顏色。我說紅色熱烈多情，且方才有過喜歡的事，我便在蘅蘅黑細的長髮上，插了一朵絲質小紅花。

「我像你的什麼？燕。」

「你像我的夢。」

「詩人。給我拿這件：」

我接過雪白的外衣，蘅蘅右臂背了一個白皮包。下樓，扶她走出門。

盧斯見我，又低叫起來。

「老實點，盧斯：」

蘅蘅和我依緊的坐在前邊，把外衣披在她的肩頭。

「那裏去呢？燕。」

「我先把 盧斯 送回去；再到「維 多利亞」吧。

夜不太深，可是寂寞把街頭籠住了。安詳平靜，連一個行人的咳嗽聲也沒有。太空星星比碎銀屑還多，更有一道白布似的天河野花草，樹，發出混合的清香；風到有點兒凉。我開足馬力急行。把盧斯送回去後，車停到餐廳的門外。

蘅蘅要喝酒，她說這一路兜風受了涼。

酒，是我素好的，我們便放量的狂飲，由「蘋果酒」而「巴德溫」，而「威士忌」。飯畢時我覺得頭有點發暈，蘅蘅，眞的就醉了。

車開到蘅蘅家中，她的神志略略清醒，可是她不放我回去。

蘅蘅躺在牀上，我坐在旁邊，又點起雪茄。

把牆角燈弄滅，淡藍的台燈撑開。

「燕，飄嗎？」

「妳酒醒了沒有？」

「醒啦。燕，給我脫衣服，怪懶的，我想睡，謝謝你」蘅蘅以惺忪的眼微睨我說。

又一個夜晚。

和蘅蘅約定好到回力球場，夜總會晚九點我開車接她去，她已換好長夜禮服等我多時了。

舞一會兒，我就感到疲乏，說實在，不是我沒有興趣，我的心情太亂，曼妙樂曲也動煽不了我的靈感，幽靜燈光下，我看那杯酒出了神。

「燕，回想什麼啦」。

「呵，呵，蘅，我想起一句歌。」

「看你神不守舍，那一句。」

「好花不常開！」

「你一定心裏很悲哀，讓我們走吧。」

從回力球場舞廳轉回蘅蘅的家。

在蘅蘅屋裏，蘅蘅用溫存安慰我，讓我撫她的一切細膩的一切。

「看我 指甲上寇丹 掉了，你給 我重抹吧，燕」。

「我服役似的替她擦着，那柔滑的美麗的手，我就用嘴吻着。

「爲什麼又要吃這個？」

「對，我要吃紅櫻桃。」

我終於又吃了不少顆櫻桃。而今天的欣喜再也解不開我的憂煩。

「又愁啦，燕再那樣可沒有人愛你了」

「不，我心裏難受。」

「招蜂引蝶的又爲誰」？

「爲妳，蘅。就是妳。」

「我？」

「我捨不得離開妳，但下午接到父親的信。」

「他不在上海嗎？說什麼。」

「讓我九月初旬到上海，接理他公司的事。」

「不去好了。」

「不行，再過十幾天他回來。」

「你就忍心走嗎？」

「我眞不願離開妳。可是這並不見得不是好機會，在我們倆人。」

「你不愛我？」

「我愛妳。當初我忽略了我們中間的距離。」

「你說有人知道嗎！」

「我們的事，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不過也是早晚的事。」

「什麼原因？」

「比方我表哥聖誕節前回來那時我們不能甜密在一起不是更較難受。」

「……」

「所以我說不如早早分別了，回憶雖辛酸，到是可戀。」

「以後就永不相見？」

「蓓，妳多聰明。我們還是我們呀，我們還依然暗中繼續我們的愛，只要能相逢」

「那麼你去定了。」

「我不願違抗父親，我更不願我們陷落在孽障裡。」

無語闃靜。我們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皆被沉沒在淡然的哀愁。

她凝着我，我也凝着輕顰的她。蓓蓓說：

「讓我們浮泳在夜色裏，溫存溫存舊夢吧。」

靜夜適宜於清談，而我說更恰於默對。悄悄站在窗後，任剪貼蔚藍空際的月亮給我們輪廓身影描畫上銀光。我看着比理想女神還美的蓓蓓？，微瘦白淨的臉型，一汪水似的大眼，一對眉峯一張弧形略大的紅唇，婷婷而修長適中的身影；莫不新麗醉人。往外看，攏閃夜海中的是如螢火虫的都市明燈有低低徜徉下的風響，我緊緊抱住蓓蓓，我閗着她芬芳的頭髮。蓓蓓傾斜的回過頭，我把身子低下去湊近了她的香唇。……

「燕，你哭啦！」

「沒有，我想起過去了。」

「你說時光太快。」

「對啦，一晃就是兩年。」

「我覺得你慢。」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你的女朋友又多，其實你走到天邊地角女人全會愛你的。」

「但是我愛上一顆和我相同的心。」

風吹進，窗帘一動閃，蓓蓓把整個投入我的懷。

「蓓蓓，妳奏一曲琴吧。」

「自從音專畢業後，轉眼就是四年。離開學生生活，四個年頭了，提琴很少練習，叫以前的先生聽見，說不定多生氣我的退步呢？」

「琴也要遇知音，是不是？」

我倚坐沙發上，看蓓蓓就那麼在黑暗中擺動的拉奏提琴。

微抖的琴聲，把我攜入一種蒼茫的氛圍裏，慢慢的，不能自主的，我從內心湧泛的淚便滴滴落下了淚。

「年輕的詩人，好嗎？親愛的燕。」

蓓蓓輕輕把琴放下問我。

我點點頭。

「爲什麼你不說話噢！」

她婀婀走過，用手摸我的臉。

「怎麼你又落淚啦。」

「不是，妳的提琴太感動人了。」

蓓蓓投坐在我的腿上，替我拭着淚。

「今夜別回去好了，省得傷心。」

……………

一天天可戀的日子過去了。父親遲延到八月廿七號才從上海回來。我也不敢太任性的開着車終夜不回家，簡直像一付沉重枷鎖把我鎮壓住，多日來皆奔忙於陪伴父親赴約，赴筵，和跳舞。父親說我的舞技太退步了，他教給跳流行的「康茄」，「搖擺」步子，其實我內心焦急於和蓓蓓會晤，眞不亞於受罪。那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說謊：

「爸爸，我頭暈，想回去。」

「你自已開車來的吧。」

「對啦！」

「那麼你坐我的車，讓老王開你回去」

「不要緊，我自已走好了。」

走出那婦女如雲，酒氣迷人的舞廳，我深深歎了一口氣。

把車急速開到蓓蓓的家，已午夜十二時過後。

蓓蓓穿着花條軟綢的睡衣，躺在牀上。我悄悄走進，她一點也不知道，原來已入夢了，眼閉着，露出那黑長的睫毛。我吻她的臉手。

「喲——誰？」

「我」！

「壞東西，慢點。吓人一跳。我以爲你永遠不來了。」

「請妳原諒我的苦衷。」

「燕什麼時候去上海呢？」

「九月五號吧。父親說。」

「呀，還有幾天，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不算今天只有六天了。」

「我捨不得妳。」

「喂，明天下午找我來陪我出去買點東西送你。」

我們約定好。我匆匆趕回家去，已近午夜三點了。

父親髓晔回來不久，問我那裏去了，我說遇見一個朋友，走到他家中去談心，之後父親彷彿想起一件事似的說：

「自芳表哥那裏你總沒有去吧。」

「沒有。」

「只剩蓓嫂一個人，挺寂寞。你也陪她出去散散。」

「明天下午找她吧」

這又是個膩合人意的安排。

(未完)



日本人壽保險之發達原理

【中華人壽保險公司說明】

明治維新之變革，使各種事物，發生大變動，連續數百年之封建制度被廢，士族失其世祿，外國貿易盛開，生產狀態不能墨守舊規，農工商亦應時勢之推移不得不營其業，故若家計中心之主人死亡，則家族立即陷於困難，蓋爲自然之理也。

當時研究學問者，多爲士族，求學於福澤諭古先生創立之慶應義塾者，士族占十之八九，此等學生中業成者或充教師或從事於著述繙譯，以其所得，維持一家之生計，然一旦去世，則其遺族，立即窮於衣食，甚且有病中及死後喪葬費用，亦不得不賴親友之援助者，西洋各國，有人壽保險，以爲應付此種情形之方法，昔者日本亦曾屢有採用人壽保險之議，然因不易實行，故荏苒歲月。

夫人生如朝露，今日不知明日，以主人一身，維持一家數口之生計者，若不幸去世之則前雖曾度過安樂生活，亦即陷於貧困，喪葬費用，竟亦難以籌措者，世間不乏其例日本明治生命保險公司之發起人，亦屢睹此種情形，爲亡友出資若干，補助喪葬費用之事不知凡幾，然終不能顧及遺族生計於永久，故雖不能仿效西洋各國之人壽保險方法，而僅由親友間，共籌死後之準備，此乃明治五六年之事，邇來每睹知友死後遺族之困難，益感保險之必要，遂發起一公司，決定廣事實施保險之議，明治十四年七月九日在東京，開明治生命保險公司之業，此卽日本人壽保險之始也。

◇人壽保險，爲共同貯蓄法

今有千人焉，擬各積存千元，自今月今日開始貯蓄，其中有一年內死亡者，亦有十年二十年或數十年後死亡者，長命者固能積至千元，然短命者，則難達到其目的此乃普通貯蓄法之缺點，人壽保險則不同，如千人欲各得保險金千元，則先調查死亡表，知死亡之比例，千人之生存者中，共同積存總計百萬元，短命與長命者，均能獲得千元，故人壽保險，爲共同貯蓄法，而補普通貯蓄法之缺點，然若短命與長命者，均取得同一之金額，則有僅係多病虛弱之人，加入人壽保險之弊，故生命保險公司，先行體格檢查或報告，務使公平不偏。

△人壽保險，爲明治時代所不可缺者

日本封建時代，士族有世襲之家祿，若一家之主人死亡，其子孫繼承家業，仍食父祖之祿而不受影響，商人亦依賣買情形，先祖代代，無特別之變化，雖主人死亡，其妻子，守原來之辦法而營商業，此亦不受影響，農工亦同，封建時代之生計，可謂屬於家而不屬於人，迨至明治維新，時勢一變，士族無世襲之家祿，或爲官吏，或任學校教師，或充公司銀行之職員，或爲農工商，其一代，雖能維持生計，然萬一短命而死去，則其孀妻幼子，頓然窮於衣食，農工商，僅守其先祖之遺業亦不能度日，如養蠶而麥田減少，郵政興而脚行廢，鞋店盛而木屐店衰，無才智經驗者，不能處此千變萬化之世而營業，若此才智經驗，不能讓於子孫，則一家之生計，繫乎此有才智經驗者一人之生命，故其子孫旣長，均得才智經驗，而能維持生計，則其人若能長命固佳，然而生命之長短，不能預知，倘不幸而中途死亡，將如何顧及妻子之困難乎？因而想起明治以前，無人壽保險，殊感不便，至明治時代，始知人壽保險之重要，吾家先祖代代，不加入人壽保險然數代連綿，家業繁昌，至吾代以加入人壽保險爲無益之事者有之，可謂不識時務。

▲人壽保險公司之必要

今有健康無病之百人，各營其職業，今日安樂，贍養一家，然其中必有一二人，於一年內死亡者，遭此不幸者，果爲何人，不能預知，故苟欲保持一家之幸福者一日亦不能安心度日，若家人互相商酌，預先存款若干，設定保護死者遺族之方法，則妻子離散，徬徨街頭之慘狀可免，然而家人之商酌，參差不齊，且欲實行，必須依照統計表，精密調查死亡之比例，依年齡之老少與身體之強弱而定出資之多寡，且須運用公積金而取利息，及其他種種事務，故辦理此等事務，自非設備人與地點不可，此人壽保險公司所以必要也。

▲應速加入人壽保險

以身體強健，或年齡尚輕而以人壽保險爲不必要者，實屬大誤，自明治生命保險公司開業以來，二年內，死亡者六百三十六人之中，因不能預知之急性病而死亡者甚多，觀下列流行病及暴死者之表，可知百四十三人，卽超過總死亡五分之一之比例，不能依恃身體之強健者，又若年輕時，保壽險，則不但每年繳納之保費費少，且若年輕時，不保壽險，年長後患病，則保險公司，必深拒不納，終身不能加入，故身體強健或年輕者，均應及早保險，假令保險而長命，然其間無後顧之憂，得享數十年之幸福，不知幾何也。

（流行病及暴死者之表）

虎烈拉	四十五人	腸窒扶斯	四十一人
傷寒症	二十八人	赤痢	四人
難船及其他溺死者	十六人	火車衝撞汽鍋破裂	二人
地震山崩壓死者	三人	雷擊及燒死	二人
殺害者	二人	共計	一四一人

（未完）

科學

地球以外的其他各行星，一向被認爲有供生物棲息之可能性的，單單祗有火星一個，其餘各行星上決無生物存在，因爲它們的環境，顯然地都不合生物生存的條件，它們的溫度不是極熱，便是極冷，例如水星的表面溫度是熔鉛的溫度，而海王星和冥王星的溫度，則將近華氏零下四百五十度——最低可能的溫度，它們缺乏支持生命的天氣，而有傷害生命的氣體，例如在金星上面，雖然溫度也許不是高到足以除生命的可能性，但有很多的氧化炭，又如在木星和土星上面，雖然不舖着，深達數千里的冰洋，但是有不少亞摩尼亞氣和沼氣。

火星

以溫度與種
生物决

火星上的「洋」

最初的推測，說火星上有一種人住着，似乎是由於科學觀測的翻譯偶然發生了錯誤，在紀元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有個意大利天文學家，叫做夏巴勒禮的，發現火星上的「洋」（更早的觀測家，稱火星上各處廣布的黑暗區域爲洋）是被比較狹窄的線聯絡着，他稱此等線爲海峽，但是意大利海峽一字和英文的運河一字很相像，翻譯的人偶帶小心，就把海峽譯成了運河，這錯誤倒是着實不輕，因爲海峽是天然生成的地縫，而運河則爲人工造成的水道，火星上既有人造運河，當然有人住着了，所以火星上有人的假設，它的證據便是這些錯譯爲的海峽，不過當時持此一說者很多。

兩年前的觀察

兩年以後，又有了第二次的觀測報告，其時該行星的高度很大，位置很好，比較適宜於望遠境的窺望，因爲火星在這個地位，用望遠境看起來，擋光線所穿過的天氣層較薄，此次觀測的結果，又發見了更多更狹的海狹，這確是使天文學家們大爲興奮的一服刺激劑，研究火星的人格外多起來，到一八九四年，羅威爾觀象台在美國亞利佐州的弗拉格史達夫地方落成，該天文台的羅威爾的這一段假設，完全根據於這些運河，或是說得更準確一些，完全根據於這些海峽，但是這些運河是否存在。頗爲可疑，理由有兩點第一，觀測者的報告互有抵觸有些人說這些運河是連續的線，有些人則予以否認他們至少，說這些運河並不十分顯著，第二，在光學上講來，也成爲問題。

人住在火星上

從這些觀測，羅威爾教授斷言火星上面有人類住着，據他說這些運河，往往長達數千英里，而且每一條河道都是沿着火星的一條紫線，所以一定是經過設計的，產物而非源出於那些灌溉渠旁。羅氏又說，所以火星是同我們相像的其他人類的家，這些人類，雖不知其如何形狀，至少也有軀殼和意志，卽他們有身體方面的力量，又有精神方面的能耐，總而言之，火星也和地球一樣，是有一種人類住着的。

人的眼睛錯覺

關于第二個理由，卽光學上的問題，發生於人類眼睛，在某某一定的環境之下，既有一種天然的趨勢，會將實際上各自分開的點子，聯合看成一條連續的線，而在別的一定環境之下，又會有另外一種天然的傾向，或一種先天的習慣，將光亮同陰暗的區域合併起來，當作連續的線，雖然這些區域在實際上的些也不連續，當人類主要目的便是研究火星自從該天文台着手推進行其觀測火星的工作以後，火星的表面形勢詳細情形續被發見，運河的數目增加到差不多六百條，其中有許多較大的運河，會被好幾個觀測者各不相謀地分別見到，有些運河似乎是成雙的而且每一雙運河有特殊的寬度，有的相隔四百英里，有的僅隔開七十五英里左右，在運河的會合點有很小的黑點隨四季的輪換或忽或斷。因此可知道這些運河乃是大規模的溝渠，將那火星兩極的極冠每年熔解積雪層冰而生的水，引導以入火星的各處，化水災爲有用的，灌漑運河是太狹了，我們不容易看到，我們所看到的黑線，實在是很寬闊的人工耕植地帶，猶如榮畦麥隴般排列。處這種環境之下，經過多時的經驗之後，觀測外界現像如何仔細，也免不了自以爲自已的錯覺乃是眞相，就現在這個場合而說，就發生了引起錯感的環境，從望遠鏡窺火星的表面所看見的是在人類的可見限度之外處此環境之下，天然的缺陷當然是無避免或補救的了。

火星距離地球

反證這些運河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理由，此外還有，火星到地球的距離很大，四倍於月球到地球的距離，這樣大的距離，在我們的眼睛看起，它往往非常用力，火星外圍的大氣雖然稀薄，却可以使它的表面，一向被隕石轟擊得傷痕纍纍，火星的大氣是太稀薄了，而且是太少了，不足以抗阻隕石，而使他們在穿過大氣的時



檢討

種關係無存在可能

候，因離蒸生熱而燒掉，此外還有地質學上的變遷遺跡也應當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例如，火星表面因收縮而起的裂痕和皺紋，沙漠和乾涸的海和它們的界線，抵抗力較強迄今猶屹然聳立的堅巖頑石，柔軟區域因被剝蝕而生的溝，表面陷落而成的谷，等等皆是，

由是觀之，火星上這些運河的是否當眞存在，實屬可疑，姑不論比事的是否可靠，即使火星的表面確乎滿布着很大的運河網，也僅足以表示火星在過去的時候，一度有人居住過，並不足以表示火星現在有人住着，因爲我們還有證據還證據可完全否定火星上有人的可能性。

人類本質討論

我們第一必須先將人類的本質討論一下，人是由意志和軀殼構成的，人的意志是屬於精神方面，現在只知道他的現像，尚未悉其本原，這裏暫且置之不論，但是人的軀殼却是有生命的機體，是有生有死的，當它在活的時候，它必須吸無機物質，和別的有機物質使它們化成它他自己的有生命的有機物質，如是方可維持它的新陳代謝作用，因而維持它自己生命，它又有生殖能力，使自己的種類蕃衍不絕，人類的軀殼，乃至其他一切生物的身體，莫不如比，但是依照進化論，人類和一切生物等到自己能夠蕃衍的時候，已經從先一輩的他種生物逐漸進化而成了這進化的過程，追溯上去，也不能永無止境，若說無生命的物質可以開始發生這種過程，又不合理，所以最初必有一種原始的生物，爲一切生物——連人類在內——發展進化的基礎，至於這種原始生物，從甚麼地方來的，怎樣變成功的，則因生命的眞正祕密還沒有給科學揭開，所以今日儘管讓神學家宗學家說生命是上帝創造的，也不碍及科學的研究的。

原始生物形成

原始生物的存在有幾種不可缺的條件，就繼續存在這一點而論，它需要水的存在，它需要碳氫氧氮各元素的適當配合，它需要少量種種礦物鹽就它的活動而說，它必須處于適宜的溫度之下——從華氏零度到華氏一百十五度假使溫度高出華氏一百十五度，原形質健將毀壞，它也可以在較低的溫度活着，但是不等到再處於適宜溫度之下，它將永遠不能活動。

大氣包着火星

火星上面的環境是不可使這種原形質存在而活動呢？

我們知道火星的外圍是有大氣包着的，這大氣層向外延伸有五十里的距離，它是非常之稀薄而我們還沒有知道它的準確成分火星上的極冠也是火星有大氣的證據，極冠的大小時有變動，據天文家的解釋，即是由於冰雪霜或溶或積之故，但是從快到夏季時極冠縮小的速率看來，那冰層只不過幾英寸厚罷了，這是可能的事情，但是更可能的事情是堆積於火星兩極的並非冰雪霜而爲凍結的沼氣，因爲火星大氣中的水蒸氣是異常微少——即使有水蒸氣存在的話，美國威爾生山觀象台的強力克分光鏡也探不出火星大氣中的水蒸氣來因這分光鏡能查探地球大氣中少至一千分之一的水蒸氣。

火星上面缺乏氫氣的證據更可使人相信了英國的琪安司爵士提出了這辯證，這是比較很簡單的一種說法。

逸走的速度

星球外面大氣的天然傾何是在空間裏面自行擴散，因爲當大氣的份子，動得極快極快的時候，它們就有飛散的趨勢，這一種要從星球逸走的趨勢，給星球的質量對於它的大氣每一分子所發的引力抵消掉，這種引力決定了所謂「逸走速度」即一個拋時體脫離星球引力範圍所不得不達的速度，假使這逸走迅度五倍於大氣分子速度，（即我們現所論及的分子的速度）則大氣差不多可免於損失，但若逸走速度即使僅低至四倍於大氣的分子速度，則大氣即將在比較地頗短的期間（大約二萬五千年左右，）消失淨盡，現在從地球（逸去的速度）約爲每秒七英里，比較六倍於氫的分子速度，所以地球的大氣沒有損失，從火星「逸走速度」却低很多，約每秒三英里此數僅三倍於氫分子的速度，所以從前曾在大氣中的氫的分子，必已很快的散失淨盡了，現在火星大氣中，恐怕不全有氫氣的蹤跡。

火星的溫度也極不適合於生物的生存條件，火星赤道上中午時的溫度，大約是華氏五十度，——相當於仲秋天氣，黃昏將近，溫度降得很快，還沒有到日落西山之時，溫度已遠降至零度以下了，在夜間，溫度恐怕要降到華氏零下二百度左右，這樣低的氣溫，遠在地球上所經歷過的低溫之下而且還是在赤道上的溫度，單單這一個極端的條件，即可使生物無存在的可能性，即使火星上面有生物，也不過是些最下等的生物，如地衣苔蘚之類，實則有這種下等生物，也因爲溫度之低的緣故而不能存在。

火星對于生物

水蒸氣，氧和氫，以及沒有極低極高的溫度，乃是原形質能夠存在和繼續活動的必要條件，在火星上面，實在沒有這些條件，火星上現在的環境，不足以使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生命基礎存在，所以我們敢斷定，火星上豈但沒有人類，而且沒有生物，太陽系裏面，祇地球是人類所居之處。

（本刊編輯部）

漫畫



失了理智的狂者
——華毅——

可憐蟲的兩個面目 →
——青梅作——

←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高炳華作——



餘息 ——張棣作

丐者：「假如我要發財時，我一定多給窮人錢。」 ——潘宏鈞作

羅斯福之夢 ——王雯作

巳至時間問題 ——秦碧作

海上風光 ——王玫

藝術與人物

曾執教各中學校的
書畫家吳蘭第先生

記者



「介紹書畫家吳蘭第先生」。

這是一個舊題目，彷彿四五年前已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文章的內容雖不復記憶，而被介紹的主人翁吳蘭第先生，則是與日俱增他給我的印像更深了，在沒和他相見之先，便在各處常見到他所寫的匾額；後來在友人家又常見吳先生的繪畫。書則有似顏者，有似柳者，有似魏者，其中尤以寫張廉卿的爲最多；畫則或菊或魚，抑或蘆雁。不論書畫，靡不精美，因知非有磨穿鐵硯的工夫者，莫能造成如此的成績。經過幾次打聽，有人告訴我：「吳蘭第先生，字雲生，今年大約五十三歲，京西藍靛廠人，曾卒業於保定之速成武備學堂，歷授軍職；後棄武修文。在齊中學，崇慈女中，均曾執教數年，現在任貝滿女中及育英中學教員，和藹可親，過往訪者，輒侃侃而談……」

前些天下了一場暴雨，雨後的氣候，熱度畢竟減輕了些。久靜思動，又想起了藝術家們，腦子裏的動員還壓一下，無定踪的脚步馬上開始起來；恰巧正是立秋那天，滿市都是忙着買肉買菜準備回家設着方法添秋膘的人。時正上午八點，我在東四四條下了電車

暑假期中，吳先生照例起早；但是不上學校，所以很容易的便見着了。「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睡眠遲」，縱然不是春天，秋天也大有可惜的花草，像菊花吧，秋天正是叫人起早的時候。吳先生早晨蹲在院中的月牙河畔，水波映對着陽光，花葉上的露珠還在不住的閃爍着呢。

「談談！」我們談在客廳裏。客廳是個寬敞清潔的客廳，教育界人談不到堂皇富麗。牆上的書畫，琳瑯滿目，桌子上存積着大批宣軒紙；有一幅水仙，又有一幅蘆雁，兩幅畫竟作了我們談話的話題。

「水仙是十七八年以前畫的，那時所養的花中有這麼樣的水仙一盆，因爲那時繪畫喜用工筆，描摹的結果，留了這麼個成績——如今繪畫則已不用摹擬的筆墨，」吳先生接着說：「繪畫摹擬，猶如作文章抄書，沒有創造，永遠是拾人牙慧；然而又必須先讀書而後始能作文章，也就是說：創造的繪畫，事前又必須經過摹擬。有的人主張師古，除了摹擬一些不敢下筆；又有的人開首就講創造，對於師古卻又絲毫不肯用功，兩者都失之於偏，有些是近於錯誤的。」

蓋吳先生之畫非畫工之畫，乃是以其寫字之筆力以寫畫也。所謂畫中有字的說法，初聞之似不大瞭解，但細味之，頗有意思，用寫字筆力寫出的畫，才沒有纖弱之弊，才有雄健一氣貫通之勢，是以吳先生的繪畫是佔了書法的便宜。

在吳先生習畫的當時，西畫的流行正盛，那時的國畫大有即被淘汰的形勢，至於他始終努力不懈的原因，一則是爲愛畫而繪畫，一則另有一個特殊的見解：「我們穿衣服，流行過寬肥的，也流行過瘦窄的，當時肥寬的也得穿，瘦窄的也得穿，但結果如何；經驗告訴我們，還是不寬不窄適中的爲好，於是依然穿不寬不窄的。」吳先生的意思，往再簡明點說，就是中畫也罷，西畫也罷，師古也罷，創造也罷，自已本身總是非有適當的作品才可以。單看習字作畫的起點是什麼，爲性情喜愛，與之所至而揮毫，自

吳蘭第先生作品

有達到不俗地步之一日，若爲流行，爲將來開畫展而作起碼的目的，雖有點小聰明，亦必終歸失敗。吳先生有過一段對於作畫的好比喻，他說：「興之所至，揮毫立成，於迅速中作成之品，却又幅幅不壞，是因胸有成竹；繪畫絕非烙燒餅一爐跟着一爐，亦不能因爲賣錢抽空多烙幾個。桌上的存紙，興來時一陣或可畫竣，但不高興時絕不能動業」

暑假中有了閒空，有閒空時的暑中，書寫之件亦隨着增加起來，所以吳先生嘗感到到：「筆墨生活中的人，爲抽不斷的春蠶，老被自已纏繞着，」朋友的應酬，南紙店的定件，如雪片飛來，越在暑假中越是如此。

陶冶自已性情的藝術，也正是可以用作交朋友的媒介，因爲有了藝術而多了習氣，見人則驕之，是反有傷於朋友之道，吳先生看開了這一點，所以他不十分計較人家所十分計較的事；他喜讀鄭板橋的文句，特別是板橋在濰縣辭官臨行寫在石頭上的那二十個字：「有兒勝似我要錢作甚麼？有兒不如我要錢作甚麼？」

這是說到了藝術家的品格上，關於吳先生，更有一個事實可以用來作介紹他的好先據。我們知道在他的畫中是以「蘆雁」最證名的，何以要在雁的身上着眼用那大研究的工夫呢？說起來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是在我拜訪他的那個早晨裏，因爲不佳的對着墻上的蘆雁不住的注視，眞那活動的情狀，挺秀的筆力；還有旁邊一幅牡丹花是那麼一筆寫出，毫無修飾，看得工夫久了好像那雁足插入雪層中吱吱有聲；牡丹的花瓣。抱在一起突出紙外。那是聽得吳先生說雁的故事了：

「雁有數德，有節，有序，有信，有智。」以蘆雁擅長的名畫家吳灝第先生他曾這麼說過：「終身不二配，絕對遵行一夫一妻制，夫妻間設或一個在空中被人打死，剩下的一個竟能够跟着飛下來，飛着的雁群，其同行者的數目都是雙的，成了沒了配偶的孤雁，再就沒有加入併飛的資格了；所謂有序，則是或一字如人字的雁群，頗有長幼的分別，長者在前，少者追隨其後，行列不管如何變化，而這種次序，却永遠不能差更改；春社自南而北，秋社自北而南，一日不差，絲毫不苟，牠們守着這種信用，是一代跟着一代的；雁與蘆塘，乃是有着密切的關係，蘆雁的羽毛如士，儉樸雅素，惟兩隻腿脚則呈紅色，紅得鮮艷奪目，非常容易給人們一個明顯的目標，牠們爲了自衞，常將腿脚用蘆棵遮蔽起來，這種智慧，實爲其牠鳥類之所不及。此外雁的光明正大也是值得我們敬愛的，『人過留名，雁過留聲』，雁所經過的地方，沒有悄然不語的時候，牠坦坦白白嘹唳於上空。」

愛雁不豢養雁，給所愛的東西一個自由，但吳先生却喜養花，花中尤以菊花爲愛的最甚，自植自蒔，非常有研究，前兩年京市每有賽菊之舉，而其中的佳品中，每每不乏曹先生所養者的一部分。爲愛雁而畫雁，爲愛菊而畫菊，此也是先有興趣不得不工到自然成的原因之一種，吳先生畫雁畫菊或畫魚，沒有一幅佔去很長的時間的；他是先考察要畫的對象的情形，而後抓過筆來，擧凡雁之動靜姿態，蘆蕩之風晴雨露，立刻印之於紙，神似異常。有時覓菊盆蹬下，按映在壁上的菊影，繪成輪廓，妙合於天然景况，畫魚時，也嘗求其盡美盡善，先用一筆寫出腰身及尾之半，其餘鰭脊各部，再用贓飾之筆完成之，然後頭目口觜，加以乾溼的佈置故其作品多與人不同，用功可見一斑。

書寫，因爲是在繪畫之先所成功，所以談到書法好像該說吳先生比繪畫更有根底，不要說書畫兼全的是値得說一說，就是拿美麗的書寫日漸其少的現象來論，也是應當不加忽視的。由於他所寫的字畫上觀察，他的字約略分爲如下數種：其寫廉卿體，是以歐柳爲體格，以廉卿體作衣裳，故與其顏歐爲基礎者向異，至於所寫的碑文，則又以張字爲體格，而以鄭字爲衣裳，氣派貫通，剛由並用，行楷兼施，運轉自如。昨閱舊刊，偶得關於讖先生之書法者一篇，茲爲錄之：

「吳先生古都之書法名家也……且研究文字學，少時曾學書法於英歛之及趙爾宜二先生，後乃潛心書法，努力臨摹，擧凡漢魏晉唐，宋元明淸之碑帖，無不遍臨而盡摹其書寫之修養，大有穿磨鐵硯之工……其字體之端好，如美女簪花；其筆力之健爽，如將軍舞劍；其運筆之快，如電掣風捲；其字法之工，如刀裁斧剁。點圓如桃，勝金峯之露，行書漂渺，賽玉嶺之雲……下筆均有方法。……肥而有骨，瘦而有肉。昔人論書法之俊美者，如王羲之之龍跳天門，虎臥鳳閣如鐘太傅之飛鴻戲海，舞鶴遊天，今觀吳先生之書法，已得鐘王之三昧矣……」

以上雖是人之亦云，這樣云云倒也不過於算是言過其實，我以爲無傷也。因爲吳先生的書法精通早已被公認的了。

離開吳府，滿市的樹葉多呈着「立秋」的顏色，伏天兒「伏天！伏天！」的叫着，因回想：「在蒔花呢？在寫字繪畫呢？那吳先生。」

白夏布大衫，近視眼鏡，一把他的朋友送給的寫畫俱佳的扇子………

是一位敎育界典型人物，是一位有涵養的藝術家。

——完——

我的念比我的寫還要糟呢。」她笑：她不想念，或許。因爲現在她若一念，我馬上就得發表意見，而她也就必須站起來，說聲「再見」永不再來訪了。她寧願把稿子留給我，然後她會來——是的，她實在會來，聽那結果。她不願意郵去。她當然有一大堆問話要問。她必願意來——以後，自然我也不必讀她的稿子，她會再來再來…………

她放在我的書桌上一篇小稿。我第一回看見了她的手。一隻很小的手——白，纖，腕節的印那樣明顯。

我拿着稿，看着題目，暗暗看了看開首與中間，覺得她的黑黑的深眼在看我。我抬起頭來，正遇見她的目光，其中包着一個大疑問，還有一點狡猾。

不知什麼在撲打我的窗子。現在牠毛兒毛兒叫了。我知是一隻貓在窗台上避這無盡的傾盆大雨。我雖確知，却從椅上站起來，走過去一看。這東西給我思想煩亂動一動吧。我的脚像冰一樣。

我推上去窗簾，驚愕地打了一個寒戰。昏黑的外面，一隻大黑貓正用她的瑩晶的發着冷光的眼睛朝上看着我。我恨黑貓。也並不是我迷信，雖然在我的記憶與腦力中也曾有關黑貓的迷信的渣滓。我敲着窗戶，趕牠走開。但牠對我的敲打只予以稍稍的預防而已，牠轉了一圈，選了一塊安適的地方，臥下了。我要開窗把牠推下街去，但我又不想摸牠，我也憐恤牠外面，雨仍下着，仍下着。讓牠臥着安息在乾處吧。誰管呵？

我拉下窗簾，回到我的書桌前。

恰恰一會兒的工夫，把黑貓由腦際趕走，我又追尋我的思潮了。

旋又——想到我的幸運和不幸。但我先不曾想：這跟在或字後面的不幸吧？

我答應了她，是的。她能把稿子留給我。我決意把它讀一遍——非常小心地把它讀一遍，告訴她我的意見。

全讀嗎？

當然啦。

她幾時可以來呢？

我要告訴她過幾天。

爲什麼要過幾天？爲什麼不明天呢？她明天就可以來呀。這篇稿子如此的短。半點鐘就能讀完的。

因此我答應了她。好。讓她明天來吧

那時，我的妻進屋來了。我介紹她。妻是和靄有禮的，妻試笑，但她却含怒，謳略，毫不曲柔。

她從她的座位上站起來。現在她要離開這兒了。

妻笑着，「是我催促您了吧？」

她有點遠避地答不，她自已坐得工夫已經不小了。

在門口，她諂媚地請求道：「您可以親自讀我那篇稿子嗎？」

一秒鐘之間，我猛受激動地想把稿子還給她，以給妻報仇。

但她也不等作答，已然關上門走了。或者她已經注意到閃耀在我眼中的怒火之光了吧。

「這是哪一種 不要臉 的貓 呵？」妻問。

我卻突然笑了。

第二天她沒來，後天又沒來，但我想她不願隔兩天就來，我原不希望去想這事但它却纏繞着我，令我不安。她若約定了來，她必須踐約呀。



我讀她的稿，一個極悲慘的故事，企圖着描寫一個孤獨的女人對於一個不識的男人的戀情，但字句無力，色彩也欠調和而我總不能放下這意念，莫非她所以然寫它正爲的是藉 口來見我 吧。「不要 臉的貓！」

第三天她來了，她在門向我作着深感的斷續的笑，「讓您等了吧？」

「聽我告說你，你這貓！」

我讓她進來。她進走進屋中，四處環視，盯着三天前妻進來的門，深深地看我一眼，坐在一隻椅上，用着她的深感的軟滑的聲調說，「您看過我的稿子了嗎？」

我要告訴她實話，但我覺得我永也不能因她辭掉——我希望她再上我這兒來因此我答，「我讀了，但沒有讀完。您必須原諒我。」

「您讀到哪兒了呢？」

是呀，我告訴她讀到哪兒了呢？

「或者您還沒有開始讀了吧？」她見方才的問話沒有答應，說。

我向她道說內容，宜露結尾處所載就擔保的確讀過了。

「那麼您全讀過了！」她笑。

「對了，」我承認着。「但只是浮淺地一看——我全給弄糊了呢。」

而她用着深感的聲調說，「呵，拙作不致這樣深奧還有勞讀上兩遍吧。您把您的意見告訴我得了。拙作若不好我也不懷怨。我原知它的價值極小呵。至於我此次又來見您，請您不必動怒。我又帶來一篇稿子是過去這兩天寫成的。」

天，這是什麼？呸！我可驚吓成什麼樣子啦！

黑貓跳進屋裡來了。

我害怕地看着牠。而只有驚訝漸漸克服了我的恐怖。她怎麼跳進來的？窗子關着啦！

我朝窗子走過去。那貓忙跑到牆根兒，朝上盯着我，好像求我別趕她出去，我推上去窗簾。檢查窗戶。窗戶在緊緊着我檢查玻璃。呵，是了，左下角破開一個小洞。一個三角形的小洞。周圍的玻璃與洞邊參差不齊的尖齒狀的玻璃閃耀着光芒。

玻璃幾時破的呢我早怎麼沒看見呢？屋里人爲什麼都不知道呢？

而這貓又怎麼爬進來的？這隻大貓會穿過這樣的小孔嗎？她必剎傷害的完整的膚了。我轉身看她，我被殘忍的暴怒襲擊着。我要踢她 我決意把她擲回黑暗與大雨中去。倘使只爲了養在別屋的黃銅籠子的金絲雀吧。但我本人却不願意作這事。我不想摸這濕淋淋的貓，並且我覺得血實在會污了我的手指的。

我召喚女僕，叫她把這貓擲出去。她也沒問這貓是怎麼進來的。她一定知道是不定誰讓這畜生進了來，而且她必喜歡知道這樣不當心人是誰吧。她的當前第一個大懸念就是家中人人喜愛的那隻唱歌的黃色鳥。她捉住那貓就跑出去了。她開了街門，把那畜生擲出去，罵了一聲。我希望知道她的手是否沾了血但她不再見面了。

（餘見二十二頁）



黑貓

（半月譯文）

D·賓斯基原作　劉針譯　胡應子插圖

已經下了有兩天了——是一種柔和的徐徐的小雨，且又綿綿不絕。時常猛烈地大起來。狂暴地在我的屋頂上開始淅瀝。後來它好像終於又過去了。密佈的陰雲各自散去，傾瀉也停息下來。狂暴消滅了，屋頂上的騷亂也漸漸變成寂靜聲無，而雨却仍繼續下着，柔和地，徐徐地。常是這樣柔和地滴落，甚至好像已然停了。後來我用希望的眼光向窗外望去，希望看見一片晴天。但由那不停地滾在石道上的車輪，我却認出那綿綿不絕的雨來。綿綿不絕的雨，綿綿不絕的………

我拉下窗簾，開了電燈。讓現在是夜吧。我要獨自坐在書桌前的息臂椅上追尋我的思潮，我想，我想到——

想到我的幸運——或不幸嗎？

它曾這樣突然地臨到我身上，弄得我不知怎樣對付才好。前天我是那樣的快樂，今天我的心却又這樣沉重，這樣沉重………我知這就是綿延的小雨所致——哭泣的，憂傷的，灰色，黑灰色的屋外所致吧。我仍是這樣坐立不安。我的感情由內部發散出來——由我的心與靈魂的深處發散到全身。它對於我。好像我必須得悲傷似的，而我又不明白前天怎麼會那樣精神飽滿。我煩惱，我再也不能那樣愉快了。

這樣突然地。這樣突然地……

這事會只是十天前發生的嗎？

只是十天前呵。

她給我帶來一篇原稿，要我讀和給她批評。

年青的——也許有廿歲，或者才只十八歲吧。

而且美麗——美麗嗎？是的，甚至是驚人的美麗呢。一種新生的感覺抓住我的時候，我幾乎不能開門看她了呢

她的兩隻眼！那黑黑的長睫毛下的兩隻黑黑的深眼！它們馬上深深地穿住我了。我不能把自已從它們那裏拔出來了。而由這半自覺的重壓，我印象了那兩隻眼是鑲在一張極長的，黑色面皮的，年青的面孔上，還有圍繞着那富於誘惑性的低額，頑皮地舞着一些黑色鬈髮，還有她的整個的外表是非常的溫柔，委婉——這簡直是對於一個孩子的印象吧！

還有她的聲音！像她的眼一樣，深感，有一種神秘性，並且還如此溫存。她一問「某某先生是在這兒住嗎？您就是那位嗎？」再沒有比我的耳目吸收她的更完全了，甚至我都忘記不能叫她站在門口，必須讓她進來的事了。

然而，她自已進來了，她進來我屋，離門遠遠，我慢慢關上門，毫不移開盯着她的眼光，並且留在那里，像受了催眠一般，也不知是先問她，還是一直等她告訴我她是誰，她希望我什麼再說。

她笑了，深感，溫存，銀鈴似的笑聲我爲什麼不請她坐下呵？

噢，是的。原諒吧。而我，我這爲人父的女兒的年紀也和她差不多哩：彷彿，進退兩難地臉紅了。我急忙給她取過一隻椅子，但她已經選了一隻，坐下了。

她接着說話，當我坐在書桌前的息臂椅里盯着，盯着她的時候，我的耳朵渴望地，沉醉地飲着她聲音。

她告訴我她神秘地想像過我，像我現在一般不二。我的寫作她篇篇都讀過了，我的作品她都讀透，並曾想像過我的模樣而那想像是對的，但她卻沒想到我還有着這樣多的灰髮，然而，那東西並沒造成錯誤。因爲我眞年青呢，她是確知的，但還沒有想像到我的聲調如何，她故此暗示我，我尙且沒開口了，她又笑。

我也附合着笑，且不知說什麼是好，我覺得我必須說些有意義的——說些這個有美麗的孩子臉的處女，她明白我的一切作品，曾對我作過正確想像的，所期待由我唇間發出的一些深奧非凡的句子。我也是不希望謝她的人呀。我不想說些平庸如步行人的話。因此我笑，等着她說開去。

她環視屋中，在四壁掛着的畫上盯了一會。很快地兩眼又移向我來了。鋒利的，深感的目光，其中包着一個大疑問。現在，她的眼中昇起一隻狡滑的微笑了。

她用那深感的聲調解釋着，因爲我不發問，她要被迫地自白了。爲什麼一個人上一位名作家這兒來呢？自然啦，她久已渴望着要認識我，可是沒有一個相當的理由她是絕不敢來的吧。然而她現在就像有事去找醫生或律師，而爲一個評論與指導來找我了。她寫了一篇東西希望享受到一位作家的批評，我能不找這麻煩嗎？

我有禮地，彬彬有禮地答：「當然無任歡迎呀。」



她笑了。，噢，她是不信她那篇東西會令我滿意吧。這篇原稿是做不到的。或者，我還要她念給我聽聽嗎？

我希望聽見她的聲音。但是她若一念，她必老老實實地看着原稿，那我就不能看見她的眼了。

後來她補說，「但是我念得很不好。

續二十頁



她斧她的工作去了。我也很滿意。因爲旋卽要有一番對話，而我又希望單獨，安靜不久就可以知道哩。

還回來吧。

她坐着談了很久。她也站起來走近我這樣的近，我都能覺到她的呼息和一股新割的乾草的氣味了；一股溫熱從她身上發散出來，使我不舒服地嗳着，她時時把她的手放在我的髮上——我的髮已經比黑灰了——不要臉的貓！她怎麼敢！倘若妻發現了，進來譴嗇呢。

她看見我私下向着門的眼光，笑了。她看見我的妻出去了，她說。還帶着一個年青的姑娘呢。那是我的女兒吧？她說話時撫我的灰髮，用那一對充滿了變與慾望的深情的眼看着我。她又用那軟滑的有回響的聲調補說，「我就恨作家們的太太」

旋又：「一個藝術家不須結婚。她必須自由——爲一切人和每一個人……」

我維持着有意義的緘默。我和她說什麼呢？我必須對她予以小心。

她拿着 我的一雙手，研究 那幾 個手指。響愛惜地長久地拿着它們，用她自已的溫熱的細指撫摩着它們。

此後我必須和她談論我的創作工作她了，她的手指的撫摩有着無限的快感，我以增添的熱情和親密與她談着，於是她可以不必放開我的手。

她忽然湊近前吻了我的唇，在我說了半句話——說了半個字的時候，

她像一道閃光，不見了。

這貓！這貓又跳進我的屋裏來了。自然是從那玻璃窗戶的洞口進來的啦。我咒罵着。但這回我不召喚老媽了。我打開窗戶，抓住她的脖頸，盡力把她擲到街上去了。我沒看見她落下來，但聽見她掉在遠處石道上了這，她再回來也先得猶疑半天吧那就是，她究竟還能動不能動呢我關上窗子，解痛地唉了一聲。但那個洞必須堵上。若不是因爲天氣暴烈，時刻已晚，我必 去找 按玻璃的。而現 時也得 堵上點 什麼。我四處尋找，找到一張報紙，堵上了那個窟窿。

現在，我可以安然再回到思潮裏去了一下吻。一下圍抱。不見了——

第二天她又 來了。帶來 她的深 情的眼，深感的聲調與可頌的青春。

我怕她來嗎，我試着希望她不來，看見她的樣子再也沒有我的心激跳的快了。

正是妻出門以後，她又到來了，她竟等她出去了嗎？她在外面躲了多久呢？我問她，她笑。

噢，相差得多麼遠呵！她比第一來找我時等得更久了，以稿子作藉口這種反想更遲延着去提醒她了。

但——我寧願去見她？她有她個人的家，她喜歡誰可以接見誰；她完全是自由的。

她所說的一切都這樣坦白，這樣甜密這樣天眞，這樣自然——用她的深感的軟滑的聲調，不可思議的眼和平滿的青春。

我要喊不！我覺得我要整個的生命喊不，但同時我也知道這鬥爭沒有一點用。

她點燬了我的身體中否一點什麼，於是整個的我 發出火 焰燃燒 着，燃燒着。

她捉住我，擁抱，與我唇接了一個深情的長吻，在我，我會呼喊，歌唱鼓舞。

我又年青了！又年青！我們倆多麼喜歡可！

明天我想去找她，直到今天我渴望着明天到來。而現在我怕了。今天我不渴望這事了。我若去見她，畢竟要抖戰。這會進行到哪兒去呢？她是誰呢？她是怎麼回事？她爲什麼單單挑出了我？我髮已灰，且經成了人的女兒也與她年紀相彷啊。

那不是我堵着 窗洞的 報紙沙沙 直響嗎？

是的不知誰在撕扯，在撕扯那紙了。

或者又是那黑貓吧？我跳起來，跑向窗前。是的。是的。這隻黑貓撕開了紙並已經探進頭來了。

不！這回你別爬進來啦！我用手壓着她的頭，死力的壓着。噢，我眞要把她這貓的性命給壓出來啊！……

然而……然而……她多麼强壯？……她在我的手下面堅定地臥在前爪上，漸漸向回縮去。現在她的前爪已在窗外了……我驚心地按着她……也冷也熱的寒戰通過了整個的我……我開始求助了……

呸，怎樣的一個惡夢啊！我的心登登急跳！我來到窗前。外面仍在下雨；夜，黑壓壓的，窗邊臥着黑貓，平靜靜地團成一個球。

我把滾熱的前額倚在冰凉的玻璃窗上我被一個熱情的希望耗盡了。那個，也只是一個惡夢吧！我打了一個寒戰。

噢！噢！

明天——明天——明天！………



譯後——D．賓斯基（Davjd Pjnki）一八七二 年生 於俄 國，久居於美國。一般 人雖知 其爲劇作 家，但其文學事業之開始時却是一位短篇小說家。其作品有着超凡的藝術技巧。「黑貓」爲收於其名著「誘惑」中之一篇，寫一個受性的圍攻的男人之心理，處理手法非常細膩。（完）

續蓮所聞隨筆

朱心心

冤家六解

俗有「冤家」一詞，小曲中常呼情人曰「俏冤家」，然則冤家有解乎？烟花記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印，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殆與俱逝，此所謂冤家者六也」

近人詠蓮足選句

時人有詠蓮足者，不乏佳句，因選錄如左：

「回憶宵承恩澤時，就中蓮瓣最先知；喚來一束一著力，束到餘手尚持。」

「纏就雙翹爲入時，稠情密意幾人知；金蓮步步成陳蹟，玉筍纖纖賴護持」

「數尺銀綃手自持，甘來苦盡有誰知；君王若問個中妙，夢覺鞭鬟欲月時」

「惟有中華擅巧思，纏成纖足助多姿；須知裔下能豐上，說與時人笑我痴」

「剩覆蓮鈎妙相兼，脫來即露玉鈎尖；拳於佛手柔於糭，白澤瑩腴搦指纖」

「貼地弓彎瘦復纖，鳳頭鞋比玉鈎尖；嶄新綠帶交加絆，更顯如霜裹素纖」

「一彎軟玉束鮫綃，窄窄弓鞋貼地嬌。」

「雙鈎渾似月纖纖，入握盈盈略露尖。」

「三寸弓鞋兩瓣紅，雙鈎結束一般同。」

金蓮好詞

時人復有「金蓮好」詞，調寄憶江南，選錄十數闋，字字香艷，有嗜蓮癖者，想以一讀爲快也：

「金蓮好，款步小樓東，草襯綠茵微有跡，湘裙展動蝎春風，時露繡鞋紅」

「金蓮好，纖吊裹重重，束勒迴環休厭緊，還將密線盡頭縫，款捏尚嫌鬆」

「金蓮好，業履傍西窗，體得鳳頭憐窄窄，拈來蓮瓣總雙雙，偷試背銀釭」

「金蓮好，纏束衒何奇，瘦小正翹湧意匠，尖翹勻稱見精思，細步美丰姿」

「金蓮好，夢醒褪蹓跟，漫憶童年嘗苦痛，却欣郎意解溫存，春夜最銷魂」

「金蓮好，隨侍後跟頗，指背細剛盈把握，蹺窩深更畏嚼摩，臥履齒痕多」

「金蓮好，易履睡沈沈，綺夢欲醒頻轉側，紅尖一捻出香衾，耽親動郎心」

「金蓮好，裙底逗香風，鈿尺量來三寸小，錦鞋纖得十分工，款步試新紅」

「金蓮好，結束亦辛勤，往日嬌啼嗔阿母，而今寵受謝夫君，閨爵溜還慇」

「金蓮好，入握已銷魂，撥雨撩雲憐玉軟，拈花惹草襲香溫，步步是春痕」

「金蓮好，自惜小雙彎，對鏡行纏羞下幔，兜鞋憶夢笑凭欄，低首幾回看」

「金蓮好，小步特珊珊，淺白雙鈎羅襪窄，微紅三寸繡鞋彎，女伴踏青還」

「金蓮好，賦損牡丹芽，幾次索來偏吝惜，但經撇極每交加，此亦助情花」

小脚之疊字的描寫

小脚以纏而成，不能一刻與纏脚帶相離，纏裹之後，有以疊字形容其狀者，曰「硬綳綳，密層層，伶丁丁，」更有謂「一雙尖尖小小窄窄弓弓周周正正的小脚兒，再緊緊密密重重疊疊的纏上幾匝，纖纖彎彎，煞是好看，」於是蓮步娜娜，便如纏足歌所云：「就是無人來讚好，自已也要低頭看幾遭」。

曲本與金蓮

舊戲中形容酒色財氣，各以一物爲象徵，象徵色者即纖纖弓彎之紅繡鞋是也。向者，戲中旦角多踩蹻：曲本中言及女子之足，莫不描寫盡致，姑選錄數則於後：

鋸大缸——王大娘說：你別見笑，今天起晚，頭也沒梳，脚也沒裹。大娘裝飾上。固爐唱：走路好似風擺柳，金蓮祇有三寸長。

浣花溪——魚氏對任蓉卿唱：我看你，風擺柳，站立不穩，若不打，到後來定惹私情。魚氏自讚，生就西施盈盈態，學得潘妃步步蓮。

蕩湖船——伸手摸到姐姐小脚邊，姐姐金蓮三寸三。

走雪山——生唱：小姑娘自幼不會在府外，鞋尖足小怎能挨？且唱：纏足帶兒忙鬆解，輕輕刺破紅繡鞋；八幅羅裙高紥起，一扎一步往前挨。

小放牛——丑唱：錫御細腰一纖纖，小小金蓮牢抓抓，要你的小小脚。

歌謠與小脚

「河南彰德歌云：裹小脚，嫁秀才：裹大脚，嫁瞎子。雲南歌云：千道萬道來催我，把脚小小裹。又云：祇要日日來把小脚裹，後來餓着凍着來找我。浙江餘姚歌云：一個大脚嫂，抬來抬去沒人要。江西新建歌云：三寸金蓮又小又不歪。廣西柳州歌云：情妹人材不多高，荷花身體楊柳腰，三寸金蓮包得小，紅繡花開種子椒

河南南陽歌云：紅綢褲子綠絲帶，小金蓮裹得緊緊的。

河北保定歌云：姐姐穿的綉花鞋，三寸金蓮周周正正的走，步步蓮花全在脚跟扭，勾人的魂兒真少有

文章窮而後工

張潮「幽夢影」云「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蓋窮則語多感慨，易於見長耳。若富貴中人，既不可憂貧嘆賤，所談者不過風雲月露而已，詩安得佳？苟思所變，計惟有出遊之一法，即以所見之山川風土，物產人情，或當瘡痍兵燹之餘，或值旱澇災祲之後，無不一寓之詩中，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咏嘆，則詩亦不必待窮而後工也」。

謝肇淛「五雜俎」云：「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擾，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煩；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蕭條，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欲其不工，不可得矣，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

捧翠集寄外詩

「捧翠集」，清諸生許瑤室人劉若蕙著，有「客燕都秋夜寄外」詩云：

「一片長安月，清光兩地盈，

「隨知千里客，不盡故鄉情；

「瘦竹寫秋影，村砧搗夜聲，

「空閨愁不寐，自語對[illegible]檠。」





記華山舊遊

△歐西舊使▽

光緒辛丑秋八月二十四日，余與同部沈蘭秋，李莘甫，劉召南三人前往華陰縣華山遊覽。是日陰雨，余等攜帶雨衣往遊。華山在縣南八里許，道路頗爲泥濘。入山息於玉泉禪院，首往青柯坪眺望雨景，但見群峯隱約，萬樹蒼茫，頃箇山外濃烟無邊雷，林間疎雨有聲詩者也。莘甫高吟飽修來吏部青柯坪詩曰「我從華陰來，秋懷苦悽惻，一登十八盤，咯焉如盡喪，手拂岬幌開雲關，峯巒變滅無停狀，猩狌嘯雨猿晝啼，咫尺但愁失歸向，蒼藤歷穿危棧，高下冥迷那得辨，石棱澗道僅數尋，渭水泰山叢迴轉，攀頭忽訝宵大開，垣屋鱗鱗綿晴幟，長松挂壁森逢乾，細霧綵歸長烟篆」，吁嗟青柯坪壯觀眞崔巍，三峯高造大於我何有哉，安得巨靈咆哮直擘裂，二十八潭倒帝臺，手挽鐵船入大洪，仰攀十丈蓮花開，回頭却笑蒙門子坐看東海生黃埃，蘭秋笑曰，今日努力趕到蒼龍嶺，明晨飽看玉女蓮花諸峯暨仙掌，方不負華山之游，莘甫曰：痛快痛快，惟石徑泥台極滑，舉步須要留神，以防跌倒，召南曰，行走不可過急，若覺勞乏，何妨倚樹枕石歇息，又行有十餘里，過了攢簇攀鍊之險徑，則雲開霧散，夕陽銜山矣，已覺力盡筋疲，遂在松陰且石上，有坐者，有臥者，但聽松風習習，泉聲涓涓。休息有數小時，精神又振，談談笑笑緩步而行，約有五六里許乃抵蒼龍嶺矣。時已昏黑，莘甫曰：我登此山係第四次了，距此不遠有古寺一區，頗極寬敞，盍往投之，轉過幾箇山灣，果有一廟扣門許久，有小童出焉，迓之入客堂，方就坐，俟有蒼髯道人含笑搴簾入曰，李大人久違了，啜茗間已擺列素齋，色色精美，各飽餐一頓，即就竹榻而睡，天尚未明，莘甫連推余林曰：快起，咱們登高看日出去，余等即隨之出，待之數刻，遙望東方隱隱現出一片淡紅，漸漸變成深紅，忽金光萬道，其大如車輪之紅日，隨之湧出，漸升漸高，漸高而漸小矣。蘭秋拈鬚吟詩曰，三竿日出乾坤大，萬里雲月世界清。召南吟吳編學士曉望華嶽詩曰，曙爽西來嶽勢尊，削成天外射初暾，寒松翠滴仙人掌，晴雪光浮玉女盆，氣肅金晶橫地軸，路尋石磴倚雪根，懸知絕頂通呼吸，直欲排空謁帝閽。莘甫吟蒼龍嶺詩曰，削壁突斷絕，微徑於躋攀，長虹馳遠影，飛落青冥間，迅颷兩擬起，搖搖雲氣還，連峯若動搖，我行亦孔艱，天色撲蓮花，瑤草何煸幰，陟危千萬歷，噴翠忽開顏，璇宮邇不遠，從此排天關，正在吟咏之際，小道童來請回廟用茶點，莘甫曰，此山風景絕佳，天下名山僧占多，誠哉是言也。我擬向平事畢，即來此間享清福矣。蘭秋笑曰。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乾隆中葉有潯陽士人因事至宣城，寄宿黃山古寺，月夜散步忽聞隱隱琴聲自林際來，尋聲踏去，經數里許，源泉潺潺，略約斜通，茅屋幾椽，竹籬環繞，倚巖面澗，境殊幽絕，燈光隱現。琴聲自內出，叩扉竟入，一幅巾人出與爲禮，迓之坐，談吐風雅，遂進山岩，展姓字，曰我程濟也，夙與方正學有居山之約，彼後迴離，我即遠竄，克遂初心耳，士人唯唯，既別始憶程編修明初人也，何得尚存，大驚回顧，舍宇頓失，乃覓徑而歸。按程氏史中未載所終，其神於術數，自是異人，如果存在至是四五百歲矣，士人黃山之遇，不識爲隱爲仙焉。莘甫曰有王神仙者四川重慶人，隱其名，明萬歷末葉，曾官山東守備，至清康熙中葉爲廣西總兵。後棄去徧遊海內得道於峨眉山某異人，嘗至杭州值大旱，有司雩禱靡驗，有人以達方伯，飭仁錢兩縣令隆禮延之，王慨然往，結壇城隍山趺坐壇上，仰面向日，轉瞬凡三日有龍現海濱，謂方伯曰：今夜子刻雨從餘杭來，次及諸邑，平明餘令牒至夜來果得雨矣，繼而各縣雨皆如玉言。方伯疑爲妖人，隆令伺之，王覺嘆曰以德濟人反見忌耶，吾其行矣，遂去。乾隆甲午有道人至都門，亦王姓鬚髮如銀，精神矍鑠，語人休咎奇驗，兼療疾病，王公卿士造訪不絕於途，王絕迎送，却餽遺，有問攝生術，曰無他，清心寡慾，不必服藥耳。有禮部田部郎與之最稔，用以清心寡慾之法身體矯健，乃曰此即昔年杭州祈雨之王神仙了。若有人討宴，祗飲酒數盃，從未見其吃飯，亦不知其壽數焉。召南曰：乾隆初年有京師白雲觀張道人住遊西嶽，夜宿韓湘子亭中，見一道人豐頤美髯，望之若仙，年約九十餘，與之談國初事最詳，北京街市亦甚熟悉，張道士怪而問之，其人慨然告曰我本滿人也，幼從英王西征戰功頗着，洊至護軍參領，後隨經略莫洛征王輔臣莫洛爲王輔臣所誘殺，吾儕恐以陷帥獲罪，乃隱避此山中，轉眼已六十餘年矣。因流溯久之，求張道士寄書歸，並告其居址，里巷子孫名姓。張道士歸訪其宗，久已遷徙他處，莫知誰何矣。莘甫笑謂道童曰，湘子亭可知在何處？答以久已廢圮，舊跡無存不能查考矣。我等緩步回廟，觀主羅道人在觀外佇立，笑曰，久候多時了，先用茶點，繼用午餐，羅道士出以白酒一瓶甚甘冽分飲之。羅自云湖南優貢，官四川敘瀘，因妻子相繼病歿，遂入山作道

士，今已二十餘年，談論博雅，詩畫俱佳。並云羅兩峯係其遠祖，乃示兩峯之鬼趣圖一軸，第一圖黑氣籠二鬼，隱約見頭面，餘不能辨。第二圖，一鬼銳頭赤足，敝衣窮袴前行，一鬼瘦軀兩手捫腹著纓帽隨後若主僕。第三圖美女著紅衫，左曳長袖，右據男子臂偕行，冷霧中有高帽白衣持傘搖扇送之。第四圖短鬼卓杖而立，頭大有身，一紅衣小鬼侍其右，第五圖一鬼長身散髮竟體純綠，灑目血口，飛行雲霧中。第六圖一鬼首如邸山當前逐二鬼，一鬼綠色疎髮巨手如箕，一鬼頭如桃核，上銳下豐，束手回顧作驚避之狀第七圖烟霧浸淫，一鬼籠破帽前行，一鬼執傘，一鬼作避雨狀，皆半身，傘上隱隱有鬼面。第八圖荒草中黑石臧枯髏二具，俱人立，一向外一向內，蓋男女也。圖上有吳穀人紀曉嵐蔣心餘諸名士題詠，惟袁簡齋先生詩思迴別云，我纂鬼怪書，號稱子不語，見君畫鬼圖，方知鬼如許，知此趣者誰，其惟吾與汝。畫女須畫美，不美不傾城，畫鬼須畫醜，不醜人不驚，美醜展輪回，造化爲丹青我聞鬼化聲，鴞鳴國中在，胡不兼畫之，比鬼當更怪，君曰姑徐徐倘隔兩重界。闌秋曰兩峯老人，鬼圖千奇百怪袁隨園詩思可稱超然不群，羅道人曰諸公可否多留一天，登道擬盡地主之誼，導引諸公山中游覽何如？華甫拍手笑曰妙極妙極。仮錯各持籐杖循入松林，仄徑而行，蜿蜒曲折，直入雲端已達蒼龍嶺，游人如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隕千仞。我們坐於巨石上休息，俯視下方松頂如蓬藿。在蒼烟中萬壑濤聲，疑泛巨海，剛風時時捲入衣襲面。下臨深淵黑不見底，兩旁穴石拖鐵柱，有立有仆，舊有石欄已屨圮，相傳爲漢武帝登山之御道也，度嶺遠望，雙松聳出空際，羅道士曰：此將軍樹也，他樹多枝幹盤曲，獨此兩松挺然直立。其旁有大石一方，道士曰，此名上馬石，昔有風道人不知姓名，游行此山二日，忽天馬下降，道人就石跨馬騰空而去。石之側有老松倒挂，若虯龍下雲端忽昂首攫拏，奇奇怪怪，丹青家所不能描畫也。我等倚樹凝盼移時，倏見西峯雲氣迷漫，恐有大雨至，亟趨雲山巖，上有宗土地祠。道士曰，太華爲群山之宗也，祠已矮破。又有四仙菴爲毳時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五長春修煉之所，忽雲氣漠漠飛來，我等衣襟皆濕，俟雲過始行，已抵至玉女峯矣。有石大約數畝如龜，則大殿立於龜背，甓瓦皆鐵陶瓦則山風能颺去也。前有圓池，水紺碧色，乃玉女洗頭盆也。又前有石裂一縫，縫寬五六寸，以石投之，數分鐘猶有聲，或云下通黃河，昔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旁有石窒，據傳舊有揚妓師事韓姑姑於此。再南爲三淸洞，有王道人依巖碩松結菴居之，石徑斜削可數十丈，稍有盤足跡，地無草樹藤蔓可攀，隨同行者手，接而登之，即達於巔，至三茅洞，前有小殿三楹殿左右巖五峯，當東峯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峯碍蔽。羅道士指點中條首陽諸山隱隔數里，黃河如線。則沂縈繞山脚矣，城郭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山某水千里之內，可俯而瞰也。又至老君奕棋之處，棋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皆鐵爲之，重不可舉。又北行觀仙掌，巖壁黑色，石膏自罅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色，遠望之見其五指分明，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實附會也。羅道人導之左折，觀新洞頗極高廣，額題曰迎陽，蓋華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爲雷神洞，復右爲朝元洞，洞之下有賀老避靜處，穴石乖變鑿，而下之鑿，乃板道以鋼杙插之峻壁而板鋪之，鋼杙之上復綴鐵以鐵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也，長松成林，隨山麓起伏，翠蔭瀰覆賀老陳室。室旁有巖高十餘丈，其室有朱書全眞巖三字，字大如斗，亦神奇矣。出石穴經過閻王邊，則險徑也，所謂隣於鬼之意矣。復西折爲避詔巖昔陳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數丹鳳啣來，相傳此處上覆如屋，多怪狀。再西有希夷睡臺旬處又有鍾離雲房，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純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爲老君煉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七尺。又北行爲西峯石罅二尺許直下，相傳爲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亦無稽之談也。再北上爲西嶽大殿，殿之北爲捨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崖之東爲鎮嶽宮玉井焉，深可十餘丈，圓徑半之，記云，池生千葉白蓮花，服之羽化，或謂花開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爲怪誕耶。再北上爲蓮花峯，視諸峯不知更高幾許祗覺身在太淸中，吞吐靈氣，皮毛心腑灑灑如濯，昔唐李太白登落雁峯，便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坐，不知登此山更作何語耶。峯之下有石窪如臼，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羅道又指點雲臺毛女諸峯，暨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古蹟。華甫曰吾恨無羽翰橫飛，又恨未遂盤巖結廬，更恨如劉阮之失天台，桃源漁郎悔其還也。

—完—

麗琳

若渠文
張棣插圖



一

一九二三年的年末，在麗琳的生涯上，的確是一個劃時期的轉換。

她是一個很早就沒有了爹娘靠她的哥嫂過活的一個孤女，生長在斯文優秀的W縣，她的哥哥爲了顧全世家的體面，不得不拆蝕些低廉的本錢，送她進省城的女子師範，年復一年，在傪憺微茫的學校生活中，把她瀟灑過去，她的天眞灑落的心情，悠久地被磨鍊成矜持中帶有陰鬱的樣子，而她，就在這一年多天畢業的。

家，在她是有若無的，但是她不得不回去一行，這不過是像往常暑假年假一樣的照例去受哥嫂們的奚落，如同養媳一般地俏俏地挨口飯吃。她想到這裡，心裏一陣辛酸，淚水從他的眼眶間顫滾出了。在座客擁擠的三等列車裏，她覺得不好意思飲泣，站起來面向窗子，蕭瑟的田野，樹木，岡巒，電桿，不住地在她的眼前伏着起着，而她孤寂的心，也像潮一般地推移着。

當天的午後，她回到家了。

麗琳一跨進門，她的哥哥迎面走出來，似乎要到什麼地方去似的；一見麗琳，招呼了一聲，便拌同麗琳折返到內廳，他顯出麗琳所不常見的悅意的神態，把手裡一卷報紙一類的東西放下，倚在椅子邊沿上問麗琳說：

——得到你的信，這回是畢業回來的，幾年來爲你撙節的苦心，總算有個段落了。

——噢，哥哥，雖然畢業了，但是事情還沒有定當。

——這不須躭心，我總得替你想法的。

——今天曉得妹妹要回來了我這邊在預備些菜肴，你的嫂嫂和我，沒一天不望你早些回家。

她的嫂嫂從裏面搶出來說。

——呀，眞謝謝你，我當不起的呢！

一種破天荒的像煞是家庭款待遊子回來時希罕的溫味，在麗琳是第一次嚐到。論理，在她十七年的生活上，從未像這一次破過紀錄的遭遇，她應當何等的欣快，滿意；而她轉覺得侷促的不安呢。當她和哥嫂聚食的時分她異常的拘謹。

十六枝燭的電燈，白淡淡地照在食桌的一隅；這古式廳堂的全部，仍舊保持着牠的陰鬱，一個十二歲光景的丫頭伺候他們膳食，麗琳向她默覷一回，覺得這丫頭呆呆地站在桌旁的一齣默劇，是她從前慣作的，她這樣一像；滿桌子珍異的羹肴，不能使她爽爽快快地下嚥了。

——妹妹，你爲什麼這樣客氣呢？

她的嫂子搛着一筷甜蒸火腿裝進她的飯碗說。

——謝謝你，我坐了半天火車有點疲乏了，不能吃油的東西。

——妹妹越加懂得禮道了。

她的嫂子轉向她的哥哥說。

——自然，否則讀書有什麼用呢！

她的哥哥這末一說，她的臉忽的紅暈了起來。隨後她的哥哥問了些關於學校裏的事情，學校教員中她的哥哥的朋友的情形；這一席希罕的晚餐，就在這勉強的團圓裡輕輕地鬆了過去。

問題，終於的降臨到麗琳的前面了！

她回家後的第三天，他告訴哥哥W縣城區第一小學聘她做教員的事，她對哥哥說：

——在本地方作事，家裡又照料得到，

——我的意思你還聰明，找一個機會去升學，是頂好的一個辦法，可是……我又擔負不起。她的哥哥沒有佳後文說下，便怱怱地卷了一卷薄書之類的東西出門去了。對她的要否接納城區第一小學的聘請，未曾加以意見，她有些煩悶。當夜她在嫂子的房裏，幫助嫂子裁剪預備新年送禮的孩子們的新衣，嫂子熱誠的順勢對她說：

——人家說禍不單降，妹妹，你卻是喜不單臨。你學堂畢了業，你哥哥又替你定好了終身大事呢。

——什麼？麗琳雖然沒有直跳起來，心兒卻像潰裂了。

——你不要害羞哩，你哥哥的眼睛何等尖，總不放你吃虧的。

——嫂嫂你要和我開玩笑了。她想哥哥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女大當嫁，你的哥哥家你焦灼了許久許久了，聽說現在已經決定了喲。

這我怎麼好呢？她抬起頭，似乎要喊的樣子。

——哈哈，你不要慌，這不是平常人家，他是××督辦的兒子，做督辦的媳婦你

還不稱意嗎？

——他，我是配不上他的，哥哥爲甚麼要把我做人家的小老婆呢？他這人，那個不聽得他是有了妻的人。

麗琳有點緊張了，往常雖然備受嫂子的虐待，但從未有過像今天那樣用了反抗的聲調回答他的話。她昂頭望着窗外稀疏的是星空，在她手裏的剪子，不自在地跌落到地板上，她的淚水也綿延的下垂了。

——你眞不受人好待的……

嫂子捉緊了兩眼，一手捺住衣料，一手指着她帶着責備的神氣說。

——這我那能承認呢？

她把淚面埋在兩掌裏走出嫂子的房間了。嫂子把衣料摺疊起來移到桌子靠窗的一邊，追趕上去，麗琳已倒在自己的床上嗚咽；室中昏黃的洋燈，抵不上嫂子兩眼的光亮；嫂子潑辣的本色，生生地在她的兩眼裡顯露了出來。

——難道你的哥哥給當你上嗎？我前天還費你懂得禮道，你又發孩子氣了，快些起來。

——……

——他，你說他有妻，他斷弦了你知道嗎？像我們的場面，肯做人家的小老婆嗎？

——……

——快些起來。你哥哥回來了，又要怎樣地發脾氣呀！

——我……我……不承認的，就使我作了人家的小老婆，哥哥有什麼榮耀？……

麗琳哭得更利害了。

——配子是生就了的，到底容受不起人家好待的。嫂子的裙沿隨着她用力的旋轉，擦的一響走出麗琳的房間了。但是她的鬼怪那樣的凶悍之氣，還留在這昏黃的室中。

二

住在首都的南京，和以前的同學現在在做投機事業的何一貫，組成未經儀式的夫婦似的小家庭了。她的哥哥過她出走以後，不顯再提到她了；即使閱及她和何一貫同居的事件，除了一陣家門不幸的辛酸的嘆息而外，不再當她是他的妹妹了，而她和何一貫過着平和的安適的生活，却是一個難得的幸運呀。

這是她的新生，美滿地從整個的一年裏度過去，往昔一切痛苦的悶煩的垢痕，洗滌得乾乾淨淨了。

當一九二四年的冬天，正是她的新生的一週年，但是好景不常，一貫的事業，受了歐美資本家侵奪的浪潮，作了失敗，就此破了產，使一貫不能不離開這南京。

南門外的一片霜空，月亮悽異地弔在中天，崎嶇的道路上，似有無數的古昔的亡靈跳躍在一貫和麗琳的腳踵之旁，前面是一座砌疊的石橋石橋下淌着一泓凍了的河流。一貫停了足步，把在手裏挽的一個包裹換到右手裏，面向麗琳：

——到達了後就會通知你的，你搬到學校裡後，不必多出門。

——是的，麗琳仰起了頭兒，湊上去和一貫深深地完成了一個熱拂的密吻，這刺骨的寒夜也伴着冒起了瞬息的和暖，於是他們悽然的別離了。

背着一貫回向南門的路上，麗琳孤單單地，所有驚怯，憂患，災眚，寥寂這一類不詳的情緒，似乎團成了一顆齒球般的東西掀在她的心髒裏，渾身刻鏤似的痛楚。

一貫到了上海以後，迭次接到麗琳的信儘管裏面寫滿了平安，康健等等詞句，麗琳却抱病在學校裏。

學校放假了，同事們出走得空空，麗琳獨處一室，在鏡子裏面瞧見自已病後的容姿修長的眉，水色的眼，蓬鬆的髮，乳色的臉各種部分湊合起來一看，陡然覺得增加了十年以上的年紀。過去的悲感，現實的惱恨，消逝了的歡樂的陰影，都在推動歲月急速地運行，生的意義在何處？她似乎被投入懷疑的深淵裡。

隔了不久出於意外地，麗琳在極苦悶的生活中，接到一貫要她去上海的話，這是多麼使她高興的事，於是就連夜拚擋一切，起身去上海。

三

麗琳到上海的時候，季節已是跨入春天了。

一個夜深的時分，麗琳和一貫先後回到寓室裏，把堆在桌子上的薄書收拾了一番，似乎準備入睡了。一個僕人推進門來，把一張名刺遞給一貫說：

——這客人要看老爺。

——噢……馮詮泉，咦，這人！一貫走近麗琳把名刺授給她。

——他嗎？麗琳坐在牀沿上仰起了頭，做了一個深長的思索。

——這客人到事務所裏守候過四五次了僕人站在近門的一邊，插進來說。

——他來了這裏沒有？一貫問。

——他說有要緊的事情，所以帶他同來的，他等在下面。

——嗯！一貫眼望麗琳。

——請他進來罷？麗琳站起來面向一貫似還疑乎不決的說。

——好，就這樣罷，請他進來。

室中的光景是一變了。一貫挽着自己的手鍍步，似乎舒適地在等待家人的降臨，麗琳對于哥哥的此來，眞出乎意料之外，她倚在牀柱上發呆。

夫役引導麗琳的哥哥馮詮泉進這室中了

半月短篇

琳麗和淦泉招呼後，隨卽介紹淦泉和一貫相與握手問好。一貫便請淦泉坐在靠窗的桌子的石面，自已坐在左面，麗琳對窗而坐。

——久想晤教，沒有機會遇見。

淦泉對一貫說。

——不敢，因爲我不常到此縣的。

一貫回答。

——你爲什麼來的？

麗琳問淦泉。

——因爲你沒有信息，時勢又這樣的不靖，找你好久了，在報紙上看見何先生榮任了××公司的經理，便斷定你在這裏。

淦泉回答。

——幾時來的？

一貫問。

——前天到的，因爲人地生疏，所以今天才找到。

——嫂嫂好嗎？

麗琳插問。

——好，還是這麼——。

這夜因爲時間已晚，談了不久，淦泉便辭別出去。麗琳爲他在同旅店安置了一室。

第二天晚上，麗琳到淦泉的室裏訪問他了。淦泉悅意地接待他的妹妹；並且說起去多麗琳在家的事，說起嫂子的蠻橫無理，說起希望麗琳不要認眞，他說話時眼睛時時釘着麗琳。而她絲毫不介意地安慰了他一番，淦泉似乎釋放了重荷。

淦泉似乎有更大的心事，他把指尖在桌子上畫圈，而頭則朝向地板上思索，他不能忍耐了。終于對麗琳說：

——這次來有幾件事和你商量。

——什麼事？

——我株守在家鄉，進益小還不算，把我生生的活埋了，也未免太無意識。

——是你的職務嗎？

——是的，我很想換換空氣：

——你的計劃怎樣？

——我想請何先生在這裏謀一點事情，你看怎樣？

——很好，我去告訴一貫，他能想法當然給你想法的！

——那末，我盼望着的。

——好，再告訴你罷。

淦泉的來意，麗琳原曾猜過的，這一席話證實了麗琳的推測；她對淦泉十分厭惡，同時又很憐憫他。她想，這種勢利的人，實在有點可惡，但手足情份總要顧到的，並且她很了解哥哥，他的資質不什麼壞的。

兩天，三天，不得到麗琳的回音，淦泉有些着急了。往訪麗琳，他們又鎖天地不在寓中。從種種方面推測：一貫對他的冷漠，麗琳對他的不實在，和上廟不見土地的種種情形，漸漸使他的熱度低降而至於零。漸漸埋怨及妻的素日歧視妹妹的情事，甚至決計和妻離異了。

事實上，一貫和麗琳幾乎是夜以繼日地忙碌地在應酬一般商賈市膾們淦泉所希冀於她的，她不但沒有和一貫商量過，她簡直忘記了有這回事。有一天，她記起了，在百忙中抽出了時間去訪問淦泉；而淦泉已於早幾日離開旅店的，她不由得悵然。

但是麗琳遇到這事不了而了的一種機會她避免了爲難，這倒使她引爲無上的快慰。

四

但是，這假使用命運論者說起來，一貫和麗琳，簡直是註定的竹節運，過了一年多的富裕生活，一貫的投機事業又告失敗了，所以二人不得不離開上海去奔南京。

南京原是她們熟識的地方，他們得到三數個舊友的資助，付下房金和開辦時低廉的必需，過下了一禮拜光景又告匱乏了。他們不願再向在欠薪的學校裏教書的舊友們商量，便變賣出幾件夏天的衣服，一總典質了三塊多錢。

這回典質所得，僅僅支持了五天，雖說他們往常也曾經過屢次的窮困生涯，那時一貫還能生產，現在不然了，平白地不會有錢到手了；他們從未經過像這樣的困厄。

躲在城脚根一家破老的家屋，在這門裏進出的，都是些拉車的，小販的，織草鞋的一班低賤的職業者。一貫和麗琳，就是和他們同住在這家店裏。薄暗的狹狹的一屋裡，一張床，靠床一張破桌子，此外只有從桌子到門口的一方五尺長二尺寬的空地。一貫坐在床沿上，兩臂撐住桌子在看書，麗琳推門進來。

——什麼，今天怎樣？一貫抬頭問。

——還沒有人要！

——這眞太麻煩了。

——我要南京人口增加，高官雲集，總有一天找得出路的，麗琳說了，取出手帕裏三塊三角形的大餅來，一貫站起來，倒了兩杯開水，一杯遞給麗琳，他們喝着，嚼着，還算是他們豐盛的晚餐了。

麗琳白天坐在吉祥街的那片劉老薦頭店裏喝了四五天的西北風了，她要擔負兩個人的生存，不能不這樣待價而僱于人！

一個陰沈的午後，劉老薦頭店裏來了一個灰色服裝的勤務兵，他跨進門限，便喊着

——這裡有好的老媽子嗎？

——有，有，五十來歲裏着套褲的小脚的老班娘娘忙的回答。

——這裏是嗎？

他指着麗琳和其他兩個衣杉單薄的婦人問。

——是，是，儘你挑選吧？

——我們是處長老爺的公館，要一個能

够燒小菜的人。

——燒小菜的，老班娘娘隨說，隨相覷麗琳。你能够燒嗎？她問她。

——可以燒的。

麗琳抖顫地回答。

——乖乖，這個江南人嗎？勤務釘視麗琳問。

——是江南人。

老班娘娘回答。同時其他兩個衣衫單薄的婦人的視線也緊在麗琳身上，似乎在艷羨她。

——我們的太太，要用一個蘇州常州一帶的傢伙。

——她是啊。老班娘娘指點麗琳說。

——好好，同我一塊去罷。

勤務托出手，向麗琳做驅逐她的手勢。

——那末去罷。老班娘娘囑咐麗琳。當麗琳跟着勤務兵和老班娘娘走出門限的時候兩個衣衫單薄的侶伴，也衝出了幾步送她。

時候已經旁晚了。由吉祥街走出，穿過一條汽車接連的馬路，兜到狹狹的巷裏，又穿過一條石皮街，繞過一泓死水的池塘，麗琳低頭跟着他們走，她似乎被劊子手捍赴刑場。走了二里路光景，就從一家住宅的後門裏進去；勤務兵又領他們到灶間裡。

——周媽，叫到了，你看！

勤務兵說了便退出。

——她會燒小菜嗎。在洗滌碗盞的周媽這老婆子問。

——會得燒的。老班娘娘回答。

——好，就來做做看吧！

周媽喊了勤務兵付去送錢之後，老班娘娘便辭別出去。麗琳目送着她，心裡一陣酸楚，幾乎掉下淚滴。

麗琳提了吊桶走到天井裏，望見這個住家是半新的中國式的建築，玻璃窗中電燈鑿然，從那些舶來品的窗帶看起來，還算精緻，當然了不得的處長的住宅呀！她這樣想他弔了幾桶水貯在水缸裏，然後把各種備好了的菜料清理一下，中間有的加以洗濯了一番，於是他把這些材料放到砧板上，斬的斬切的切，批的批，劃的劃，削的削，一件一件的配置好。周媽坐在灶背後升火了，麗琳也準備着動手烹煮。這工作麗琳是第一天，而有這樣的熟練，她不得不感激他的哥嫂，往時她在家的時分，嫂子把這一切的事總是往她的身上推的。

兩個鍋雖然是蓋了的而邊沿裏冒上的蒸氣，漸漸呵在赤額額的電燈的四圍了。麗琳把配好了的一碗三絲湯，一碗白漬蹄，一碗鰶鍋蛋一碗火腿菜心湯，蒸在飯鍋裏的竹架上。轉身端出兩個盆來，斬了一盆鹽水鴨，切了一盆松花蛋。又從另一碗裏執了些香菜點在這兩個冷盆裏。這時周媽在喊她了。她忙的遞開鍋蓋，把豬油放到那個空鍋裏，鍋中嗤嗤地叫着。麗琳調着山薯粉，把配好的材料倒入鍋中，煮出一盆多薯片。再調着山薯粉，把材料倒入，一忽兒又煮出一盆炒雞雜。她一頭烹煮，一頭還命令周媽有時把火燒得王，有時燒得幽。她把鍋子揩乾淨後，再把豬油放下，她靜了一歇。於是繼續做下煮出一盆蝦仁炒蛋，和一盆蝦子蹄筋。她把所有的材料都弄好了，最後，她切了些火腿的屑粒，散在那盆蝦仁炒蛋上，她的工作算告一段落了。

周媽從爐背後探出來，理了四雙筷子，四份匙碟，把牠和冷盆熱炒一起放在方盤裡端了出去。麗琳遞開飯鍋的鍋蓋，把四碗蒸的東西撿了起來；周媽又把牠放在盤裏盛出去，麗琳再把飯碗揩拭了一下，盛了四碗飯；周媽端了二碗走，麗琳也端着二碗跟隨周媽，穿過天井，跨入廳堂；便聽得勤務兵站在左面側廂的門口囑着。

——快，快的那種聲音。

麗琳低倒頭，默默地踏進側廂，走近食桌，崩起眼皮，看見圍着桌子的，四個男男女女，梟一樣的，鷹一樣的，餓虎一樣的，夜叉一樣的在燈光如晝的明亮裏，瞪出眼兒釘她。她甚至於撚點了，不由自主地退下幾步，兩手裡端的飯碗嚎鄉一聲，前後呼應地碎在地板上了，她急急抱住了自已的頭，衝上門去，越過廳堂，天井，開了後門逃去。

麗琳急得迸出渾身熱汗了。她一手按住了跳躍的心房，穿過市街，兜出狹巷；寒風掃着她，在夾冷夾熱的抖顫中，似乎還看見圍着食棹的哥哥，嫂嫂，哥哥的小姨，哥哥的小舅們，瞪出眼兒毫不放鬆地釘視她。

（完）

狗的智力

狗是最機敏最勇敢的動物
牠的嗅覺可以告訴牠一切

各種犬類中有很多是由狼種變成的，因此我們在狗的本能習慣中還可以找出它們從前穴居群處時代的遺跡，譬如狗好潔的特性，就是它們在穴居生活養成的。我們很容易訓練一條狗，使它保持室內的清潔，到外面去大小便，但是和人類最相近的猴子，却很難使它養成這種習慣，因為它是住在樹上的。穴居或巢居的動物，還有一種特性，就是它們辨別方向的能力，能自己回到它們的老家，現在狗之所以能看家，就是因為他從前有一定住所的原故。

狗最主要的本能動作是它愛顯露活動的東西，我們都知道拋一只球或一塊石頭時，狗一定會很快樂地追上去，一口咬住，兩條狗鬥時，別的狗看見了一定要加入，這也是它們從前羣居時代所遺留下來的一種本能，各種羣居的野獸都有這種特性的。

狗的「知覺機能」，和「勇敢」，「機敏」勝過人類多多，這是不可否認的，古代的義犬救主故事，想是我們都曾知道，它能奮不顧身，去救自己的主人，並且更在千鈞一髮之際，想出了以水滅火的原理，乃躍跳到水裏，把自己的皮毛浸濕，回到其主人睡臥的周圍的草地上亂滾，霎時火燒至此即為水所浸滅，以此而救得其主人之性命。它則因了過度的勞瘁而喪生，造成了萬古流傳，義犬救主的美名。狗之「機傲」和「勇敢」實要比過事畏縮，見事則迷的人類勝強萬千了。

各馬戲園中和一些要猴的江湖客他們能把狗訓練得叫它練各種玩藝，更會訓練得叫他作吠聲的語言（狗的叫聲即為向諸位要錢哪！）尤能把他們訓練得作出各種不同的表情等等，彼等不過藉此作生意罷了。

狗的知覺機能既然如此敏銳，所以西洋人對它更加以相當之訓練，而使它擔任偵探的職務，經試驗的結果，是非常的圓滿。它能輔助探員在短時間內，破獲了極繁重，極複雜的案件。

經過訓練之後，狗的知覺力可超過一切未受訓練的動物，因此有人誤以為狗也有判斷力，其實它所表現的不過是平常知覺器官一種極敏銳的知覺力罷了。我們常聽見人說狗能曉得那一天是星期日，能够知道時間，這也不過是過去的經驗所養成的習慣而已。

動物的知覺機能，是不是和人類一樣，各個獨立的呢？這是各方所爭論的問題。我們知道小孩子必須看到了說話的人，才能懂得他所說的話，狗也常將兩種感覺器官聯合起來應用，譬如它看見一件東西的時候，必再用鼻子去嗅一下，感官聯合使用時的效力是要較單獨使用時大得多的。

狗是一種嗅覺極強的動物，它的行動差不多完全是靠着這種感覺來指揮，其次是聽覺，最後才是視覺，而人類的視覺却是要佔重要的。我們是住在「視覺的世界」裏，我們辨別前後上下的位置是要依賴我們的眼睛，狗却是住在「嗅覺的世界」裏，各色各樣的氣味指導它行動的方向。狗行走的時候，不是用鼻貼着地，一路嗅着前進嗎？如果我們照樣試一試，就知道它不是在依賴着它的眼睛辨別方向了。

人類鼻官的構造只有上部一小部份有感覺貼膜，別的部份是沒有細胞的，狗的鼻子裏却佈滿了嗅覺貼膜，我們在呼吸的時候，嗅不到空氣中的氣味！因為嗅覺細胞附近的空氣是靜止的，狗却不是這樣，吸進的空氣都要經過嗅黏膜。

試驗狗嗅覺的方法，是用同樣的木料做了同樣的兩隻箱子，旁邊有一扇向內開的門狗可以用頭推開的，裡面放着沒有氣味的食物，每隻箱子前面有一個金屬架子擱着一只玻璃杯。試驗的時候，把一隻箱子的門閂上沒有門上的那一隻箱子裏的玻璃杯裏，放一點有氣味的液體，使狗完全靠着嗅覺來辨出那一隻箱子是沒有閂上可以伸進頭去吃到食物的。

試驗的結果，狗的嗅覺能辨出含有二萬分之一安息油的液體，而人類的嗅覺連萬分之一都辨不出來。就是將四五種氣味混一起它也能够一一分辨出來，人類是辨不到的。警狗追逐野獸，警犬踪跡犯人等，也都是要靠着它們的嗅覺，狗認識了一個人，不是認識了他的面孔，而是認識了他的氣味。

世界著名的警犬亞爾培，是經過了它的主人瓦特先生良好的訓練，只要讓它嗅一嗅

某人的氣味，他就能把這人沾染過的東西找回來，但與瓦特先生來往的親友，對亞爾培常加以注意，因爲訓練得很好的狗是很容易接受它主人在不知不覺間，發出的暗示，一次他試驗狗叫它辨別各種酸類，因爲它辨別人體的氣味時，而人體的汗液中亦有酸類的成分，結果他能辨出百萬分之一的有含鹽性的溶液，即千萬分之一的硫酸溶液，它也能很正確的辨出來，這是人類絕對作不到的。

這些試驗都是室中作的，一次他領它到外面平常的環境中作一次試驗，他把一塊在手裏捏過的石頭，投到二十米達遠的一個石堆上，它立刻跑過去，把那塊石頭找回來，連試幾次都毫無錯誤。最後又以六個人站在一排，各人投出一塊石頭，它把其中一個人的手嗅了一嗅，立刻跑過去，把那個人投的那塊石頭啣回來。

打獵時，獵犬追踪野獸的能力是很可驚的，它能嗅出野獸經過時所留下的足踪，而找到野獸的所在。但在追踪人類足踪的時候，却不十分靠得住，路上沒有第二個人的足跡時，它是能追踪到這個人的，如果路上有了別人的足跡，它常捨了第一個人，去追踪另外一個人去，就是最好的警犬，在最有利的環境中，這種錯誤仍舊是免不了的，雖然如此，警犬的效用仍是很大的。

晉伯克爵士曾養過一條鬈毛的狗，他給它預備了幾張卡片，上面印着「食物」「骨頭」，「水」「茶」「大便」「小便」「出外」等，它要什麼的時候，就知道啣起那張卡片來，這證明狗也可以識字的。

開始訓練的十天，這狗還只能分別有字的卡片，和無字的卡片，繼續十二天之後，它能夠在飢餓的時候。揀出那張寫着，「食物」二字的卡片了，大概在五次中有兩次錯誤，而它錯誤的非常有趣，它把寫着 Door 的一張卡片誤當作了 Food 的卡片，可見它的感覺是在字形，不過除了字形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感覺呢，這問題現在還不能答覆。

據霍內克說狗類眼球網膜，是沒有黃點的，因此它不能辨別他物形體上微小的差別。有很多研究家，相信狗眼睛的構造是瞳孔的收放力有限，因此它看遠處，反而比近處清楚。

狗類聽覺的靈敏，是大家所知道的，它能認識音樂，能聽了某種樂音時就吃東西，聽見另一音樂時就立刻停止，這種訓練是很簡單的，一個人坐在鋼琴前，一隻手擊着琴鍵，一隻手提着一片肉，彈出某一種樂音時，把肉給它，彈出另一種樂音時，立刻把肉提起出，並給它帶上口套不讓它吃，這樣訓練，不過幾天，如果沒有聽到命它吃的樂音就是將肉擺在它的面前，它也不吃。

後來繼續的訓練，觀察，發覺狗辨別樂音的能力很强，將它聽熟了的命令樂音混合在別種和諧或不和諧的樂音中，它也能聽得出來，並且還能分辨半音之差。

由於平日的經驗，我們也知道狗能聽出我們不能辨別的微小聲響，如遠處的脚步聲等，狗類的聽覺是較人類敏銳的。各種試驗的結果，證明人在三四米以外，聽不見的聲音，狗能在二十四米遠的地方聽到，並且能辨別聲音方向的能力也較人類爲强。

有一次試驗是在一處廣場，場的四週，立許多紙屏，使一隻狗站在場的中央，試驗者在某一紙屏後放一點食物，藉電線使那裏發出鈴聲，雖然聲音的來源多至三十二處，它仍能很確地找到那個地方，後來將來源增至六十處時，錯誤才會發生。但試驗人類時，紙屏雖然減少至十六處，還不能很準確地指出發音的地點。

狗能了解人類的語言嗎？這也是很多人所研究過的，大家的意見都以狗和小孩子一樣，只懂得一句中着重的幾個字，世界上各種言語它都能學會的。

我們將食物藏在一個地方。先讓狗看見，遲了一會，再放它去尋找，它能立刻找出，但是將時間延長到某一限度時，它就找不到了，用這種方法可以測驗狗的記憶力。

避着狗，同時在幾處藏着食物，再放它去找，它的行動是很有趣的，每次雖都是藏在那幾個老地方，但它很快地就忘記了，不過重覆多次後，它的成績也漸漸好起來。

有一個例子表示狗似乎也有思考的能力，有一條狗差不多每天早上都要在一條曲道上追逐一隻兎子，每次都被兎子逃進到一個洞裡，一天這條狗似乎已懂得直線是短於曲線的道理，不和平常一樣的在兎子後面追趕，而先循直線跑到洞口去等着，這一次它把兎子捉住了。狗實能懂得幾何學上，兩點之間，直線是短於曲線的這條定理嗎？這似乎是不像的，但是又不能解釋它是爲什麼記得那洞，因爲它的目的是達到洞口而是要捉到那隻兎子。

——完——

渝滇贛勝處偶記

鐵龕

四川之溫泉及巴塘

四川關外溫泉，處處有之，其水自巖隙流出，就地鑿池，以供人浴，外則建築房宇數椽，爲官廳驛舍廚房諸所，且置夫役看守，並司灑掃，而凡宴會者祖餞者，多假座於此，其室宇之宏敞清潔以鑪城爲最，裏塘次之，巴塘又次之，其餘則僅一池耳。則泉內有硫質，人若初浴多頭暈者，再浴卽安水中有微虫，由人之皮膚中吸其血吸飽卽去。據土人云此虫吸人之壽也，凡有瘡疥者一浴立愈，故關外漢蠻兩族人鮮有生瘡疥者。泉最溫煖，僅能浴一二十分鐘，體身倦弱健者亦不得過三十分鐘，若稍久則汗涔涔令人難耐，若有人患寒疾者一浴亦愈。或浴畢酣睡，亦妙。其泉又能消食，必食而後浴，不則初浴卽飢矣，因此泉又呼之曰消食泉。泉又可飲牛，牛若飲之力倍增，因此蠻民往往牽牛數十頭飲焉。此泉之水散漫，凝結卽如白雪，蠻民掃之用以熬茶磋麵，或糊牆壁，如內地之用石炭石鹼也。由成都至打箭鑪九百二十里層巒峻嶺，削壁懸崖，隔瀘河，勢最險要，天時多寒少暑打箭鑪之東一百三十里有瀘定橋卽瀘水也，初以鐵索橋爲渡，後亦有以木船渡人者，若水漲則不可過，仍行橋上，此橋長三十一丈一尺，寬九尺，以鐵索九條，覆板於其上，水頗險惡如遇大風亦不可行。距打箭鑪東北一里許有郭達山，高七百餘丈，相傳漢諸葛武侯七擒孟獲時乃命郭達至鑪，於沙畦納安鑪造箭此山故名郭達山。山上有將軍郭達廟，裏塘在打箭鑪西六百八十餘里，天寒多雨雪。巴塘在裏塘之南五百四十五里，土地饒美，氣候暄妍，凡游邊藏者莫不停驂於此，幾若上海，故有內地之蘇杭，關外之巴塘也。其地無城郭，無街道，漢蠻雜處。其所以得此美名者，蓋以地當衝衢，百貨齊備，飲食衣服，備極奢華，而又有種種名勝之區供人游眺也。巴塘有著名八景，一曰巴山積雪，巴塘四周高山，勢若仰盂，山奇峭不毛，終年積雪，映日燦爛，光眩人目，山距巴塘二里許夏時巴塘甚熱，人盡衣葛，而四山之積雪仍依然也。二曰饅石回陽，巴塘大營官寨側有石一方其厚薄皆一丈有餘，立於熟土中，土人呼爲大龍石。相傳乾隆某年自天墜下，而巴塘溫度於是陡加數倍，且謂巴塘終年無雪，亦因此石所致也。由巴塘糧臺出示保護漢人援其說，因以饅石回陽名之，三曰，二水交馳小巴，巴楚，乃巴塘之二小河也。小巴發源於大朔山下，巴楚發源嘔吧廟側，一流巴塘之東，一流巴塘之西，而混合於清眞寺下，不一里而又各分東西流入金沙江內，土人異之因呼爲二水交馳。四曰溫泉沐浴，距巴塘二里許，有溫泉，夏日可浴，水含有硫質，能去疾病。光緒初年巴塘糧員張仲牧捐資建屋以便人民就浴，並定爲單日浴男，雙日浴女俾免競爭，而識區別。五曰板橋垂釣，巴塘丁零寺外卽金沙江正流，藏民以來往不便之故，因建木橋一座，長九丈餘，兩面設置闌干，漢族居巴者，因爽河中魚美每於午後垂釣橋上，遂名之曰板橋垂釣。六曰柳林較射，巴塘清眞寺下，綠柳數百餘株，藏民於秋收後往往移居林內，終日較射賭酒以爲樂，數十人支布爲鵠，於五十步外以木箭射之連十三次者群具酒飲之七曰桃園賞花，距巴塘五里許有桃園一區，在金沙江岸，對岸乃龍王廟漢族居巴者每於桃花盛開之時，攜酒攜榼，遨遊其間，水聲潺潺，風聲習習，洵足開拓胸襟，而忘戎邊之苦也。八曰古桑抱石，巴塘大營官寨，有老桑一株大幾盈抱，樹中藏有巨石一，土人呼爲桑抱石。

雲南之山川勝況

雲南山多平坦，多高厚，水多清冷，土多黃，每有一溪一川，皆以江或海名之，大理之洱海，滇之漾濞江，與瀾滄江，不過大山間一百餘尺闊之巨流耳，滇人稱平原爲壩子壩子有數里者，十餘里者更有數十里者，大小不等。蓋雲貴全省本屬嶺地，山嶺居十之七八，一遇平原，卽相其地勢，以爲府治以爲州縣治，或人民集居因成村落。至若居民數戶，乃依稍平之坡築屋而居，以種玉蜀爲生者，則名之爲鋪，而不稱爲壩矣。且壩子多在兩山之間，往往將至一縣或一大村，當下坡時卽先見萬山圍繞中，平地一片，其形幾如釜底，推以理想，數千年前或係大河也。大理下關爲雲南迤西門戶，蒼山繞其左，洱海臨其右，誠天然之形勝也。蒼山高度約有七千餘英尺，終年積雪風景絕佳。至下關之西一里許有石城巍峨，古蹟甚盛，關前有石碑一座，大書漢丞相諸葛武侯擒孟獲處十一字。關以外則水聲淙淙，如飛馬奔馳，白浪四濺，爲洱海西流之大瀑也，滇中廣南府有響水塘，其瀑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雷聲，漸近一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惟見白雨濺空，皆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闊可十畝餘。滇中有鐵索橋，在響水關側，兩岸壁立，下臨深谿，亂石壅流，飛濤百丈。以不能累石爲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餘條，用木絞使直鋪板作地極平坦，兩旁備以闌干。橋長可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來往之人不知行於空中也。又雲南瀾滄江上岸至峭削，江寬二三十丈無可施鐵索，土人細竹爲巨纜，兩端繫以石碣，更取藤作三圈貫纜上，名之曰溜筒，渡者自縛筒內，岸人舉纜力送，須臾達中途，纜受重下垂曲如弓背，渡者以兩手攀纜進，始達彼岸。纜有二，以通往來，其運物亦如渡人之法，別以細索繫圈上，中路停滯則振其索，圈動續升，久之亦抵岸矣，以用溜渡，故稱此江爲溜筒江。貴州盤江一橋，視雲南瀾滄江更勝，鄂文端公爾泰，節制雲貴時改驛路於此今爲通大理之沿邊要道也。雲南土司地方之氣候，瘴役甚重，平原之地尤劣於山嶺，如臨安府屬之十五猛，普洱府屬之十版納，鎭邊廳屬之孟連上下猛允猛角董，順寧府屬之耿馬猛猛，永昌府屬之孟定滯江灣甸登發掌，及芒市遮放猛卯隴川等皆係著名烟瘴，入夏以後，內地之人莫不視爲畏途。河口爲滇邊要塞，瘴氣尤重，附近有猓寨山，山地極高，氣候極寒，鐵道盤旋其上，夜間遠望如萬道金蛇。

江西之避暑佳境

匡廬山爲贛省之名勝人跡罕到，今牯牛嶺已爲西人避暑之地矣。昔年英國人李德立傳教至中國偶過廬山，獅子菴僧人導之登臨，直躋其巔，覺山高氣爽，泉清木秀，迥異人世，疑爲仙居，羨歎不絕於口，是時代理江防者爲九江電報局總辦盛某，李德立就與議租山地爲外人公共避暑場，盛總辦不審利害，慨然允之，期以九十九年，租值僅數百金，或言巨萬，殆歸中飽後爲大吏偵悉，而木已成舟，無術挽回矣，山中自劃租界以來，轉瞬數十年，現今已造洋樓幾百座，馬路公園球場浴池之屬咸備，復增植奇樹異葩，五色俱備，疎密橫斜，點綴成趣。山中氣候夏日不熱，洵爲天然避暑之佳境也。其房主每年繳地租警捐外，房人歲納人稅二金凡納稅人人均有選舉權，全山事務悉由公司董理董事數人，按年由衆公舉。陽歷八月十五日爲得山紀念日，如期輒循例舉行祝典，張燈火燃爆竹非常熱鬧也。

（完）



晚秋

萩原朔太郎作　楊須明譯

火車行走於高架鐵道
心思徬徨於陸橋之下。
寂靜地回味心
想不到我驚了。
巷中秋之夕陽散淡
雖步道之車馬交相往來
我們人生有耶無耶。
就是陰朧煤烟的背巷
貧窮人家的窗戶那裏
也開了斑黃葵之花

藝術的外衣

徐新

在付予若干顆然的汗珠的中國創作界，十幾年來果蛻化成如何的成就呢？一個時期，在這懷舉下我曾經系統的花了一個年頭的不少日子，一本本把我們的作家的作品，像是吞嚥一席精美的席筵的，想儘可能去消化那一堆堆心靈的馳騁。在數目上，並不多得不足信。由那兒我尋求出一點意識的胎胚的基礎觀念，在那些神聖的精神態度上，在發覺出那點近於堅實的轉移的確立上，發現了創作界的應有的過程裏的認識。於是我悄悄由作品的給予讀衆影響的印紋上，證出來何者是創作的首應建立的藝術効果。

那時我在作品上看看由捕捉人類心靈之綱起，乃至特殊顯及讀衆的風俗與習慣，一點固有因襲的腐爛空氣裏，大多應用作品施行強血，製造新鮮空氣，使讀衆由嫩惰與萎靡醜陋裏再生。這點共有的技巧的內容的力量的作品，在中國新興作家裏，已經是頗不少彈奏出來，這樣美麗的驚人傑作。由幻想中跳出來而針對現實，對人生的一點愛與憎，生活的方法，在大衆打發一堆空虛的日子下，作家應勇氣百倍的指示出一條美麗且堅實的路。作家的作品，是應顧及宜如何去使作品把讀衆的執拗，溫柔的推到一條美麗且確實的路？

這其間，作者方始再應看看；如何使藝術和道往相服粘，去推進作品的製作。作者懂得了情理，明白良心，明白對時代的確當義務。如何跳出來個人主義的狹隘宇宙，觀念的幾閉牢籠。在態度上。忘掉自我，在作品裏，却又極端保守個性，對壯美去開始探索。

作家確立了這立場，然後始談得到開始從事埋頭製作。

根據這點淺膚的理解，這點作家的基本寫作態度，再去涉獵作家的如何製作一件對大衆有親切關聯的表現態度與寫作方法，所謂一點技巧的得失，這一課題的顯明線索。應在這時開始。

明白了作者在今日，如起始完成一點心靈的感印與滋味時，一點觀察是否銳敏，正確的藝術的基礎認識，是十分主要的修養。我以爲作者最低應攜有：「人不能活到百歲，便要死去，但人的工作，却永遠活着。類似神話 的科學 之成果及其 成長之速，是因爲學者自已知道自已所長的學問的發展歷史而成就的。科學與藝術之間，共適者很多。無論是科學或文學，其中佔着基礎的工作者都是觀察，比較，研究。藝術家與學者一樣，他須有藉想像及藉解纖的直觀，二者來把握一切的那種力量。想像與直觀，使其補足那還未完全被捉住，還未完全被發現的事實之連鎖中的名環。學者由此定出多少無誤的方向，創造定義與定理，研究自然的力與方向，隨之便向然服從人類的智慧有意思而造出文化來」自然這種藝術，並不是茶餘飯後消遣品的輕視觀感起點，且早應由作者克服之了。對大衆，便用藝術幫助大衆糾正幾許人生的繆誤憧憬，對於某種畸形的生活色相，給予多少硬朗鮮活的覺悟與改削。是這種精神的藝術觀。

談到藝術的外衣，是要緊接在作者確定了宇宙觀，確定了對藝術的良知認識，而有了明朗堅實的基本觀念後，便即發覺到藝術的製作，既與政治經

病中作

(蒼蠅在膠紙上掙扎生命苦痛者於床前呻吟——)

金白

一

林間蟬翼的磨擦
簷下叫喊的破藥壺
病子撫着花貓入睡
蝸牛負起盛夏的清苦

二

病中無歲月
紙窗上做夜行船
可憐腦海時漲風潮
擊碎我眼前的湖山

三

感謝獲得溫暖之居
不再做寒傖的雌夜梟
眼瞼有幻象海樹山花
夢都子愛獨自逍遙

四

你使我做了瞌睡虫，
我遂迷失於你的掌中
你的五指直等於五嶽
太峭。叫我怎爬得了

五

第一隻晨鳥
蹬破我暗室的蠟明
潮波忽來窗格上蕩漾
船啊載上我的幻想

六

看屋瓦的交插
看炊烟與燕尾的交插
也知隨夕陽送來晚潮
可是我偏愛這幅漫畫

七

我能揑造想像
而不能揑造你的塑型
我眞怕夜半的芭蕉雨
你如一個鬼魂而哭泣

八

橋水爲何東流
白雲爲何總自悠悠
窗小孔里的一線交插
屋瓦又掛上燈火的哀愁

九

一聲咳嗽
招來萬支恐懼的犬吠
古老的村頭讓給狐鼠
野店內掛上簷前冷雨

十

夢里天涯的
流雲做了我的寄客
獨憶念着綠野的春水
一顆心。風前的枯葉

十一

夏夜的蚊雷
可憐窮人的瘦骨頭
那想蕉扇會成英雄
一掌而擊沒百萬精魂

十二

我知屋瓦的蜘蛛
我也知溪水的寂寞
每夜一個獸坐的人
一雙眼而望盡秋高

濟，同樣對大衆的良知警鍊加强上，並不弱於其引一切，而且相反且爲了是藝術的，多少是還使大衆喜悅的樂與接近，最大的原因乃是爲的在表現的工具上，文藝是美的，是藝術的。

正因文藝的製作，應絕對不逃避藝術的鍛冶，所以有時在製造上，作家應不能投機取巧，近於粗製濫造，懷有僅僅企圖滿足讀衆某種器官，邊激起讀衆一點淺膚的下意識，或低級趣味的情緒，而後便功成圓滿的事。正因藝術的製作，不是如此而已的事，爲此，作者果眞對藝術有了正確的認識後，在表現的方法上，就應開始急切的注意了。

宇宙裡。千千萬萬不同的面型，千千萬萬地氣質，在每一個環境裏，在每一個角落裏，倘使寫作者，企圖由此中提出若干現象，若干人與人的怎樣生長的背影？怎樣悄悄地習學過着共同的畸形生活？怎樣親愛與憎惡？爭執與寬恕？患難與享樂？怎樣的造成一種生活的態度？以及各種生活的方法？打發一堆堆日子的態度和思索的方法？尋求幸福躲避醜陋恣態？怎樣適應環境去調合生活？……最低，這時，作者的人生態度，已經有着很好的表示了，人應在人群中生存，先吸收一切人的氣息必貼近人生，方能擴大作者的心靈與人格，而去使用文字捕捉感覺與事象，作者是首先應忘不了去看人侍把人看透闢，瞭解了他或她的環境的依靠，做人的信念後，說來說去，可又說到表現上去了。

關於這，都明白了之後，怎樣把自己這觀察這見地這主張，告訴給讀衆呢？而且這時，自己已經多多少少地，知道如何去侵透到作品裏，幾許作者的人格與感情了！而且有把握，能够在觀察上，有着不可缺乏的獨斷了！那麼寫吧！怎麼寫呢？

從失敗裏找教訓，第一自然多寫的爲是

在中國的創作界，在敘寫上，能够運用文字成爲一組組有聲的健盤的，綵色各別的顏料，在轔轟滾淌之間，得達到恰好的妙處的，很有不少。而且飄蔡的既捕捉了文字，又捕捉了讀衆，明白把文字當作了樂器，彈出出色的曲調的，很有幾個。在中國作家裡，如同沈從文的八駿圖，蕭乾的夢之谷，沙汀的土餅，端木蕻良的憎恨，蘆焚的谷，……由於這些富有前途的作者作品裡，我們足够擷出一點製作藝術作品的方法上的一點見解來。

但倘若所謂毫無明確的需要的讀衆們，對他們的作品，也許實無所謂。把作品看爲一種器官的享樂的，這眞是有點兒費力不討好了。沒有摸索作品某一處縫隙與暗示與靈髓的影象，且感覺吃力與多餘，何況逢到了處理文字的節制刻畫呢？

我記得沈從文有過一句話，他說：美字筆畫並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認識。這話很對，可是一篇作品，就爲少不了靠文字去創造種種性格，刻畫景物，雕塑氣質，製造空氣，逢到企圖攝取某種照片，便不由得不使我們注意文字，如何使用這一塊塊小四方塊去逼近作者想像。這一堆堆小四方塊，便不由不令人可愛了。那麼死沉沉地鉛字，把它們推出來排在一起，就那麼歡蹦亂跳躍躍如生有血有肉，一件藝術的作品，不能不注意文字的處理方法。文字的處理方法，離不開美。

因爲一件有力的作品，少不了一件藝術的外衣。

果戈里的筆，被稱爲一支嘲笑的鞭子，爲的他在眞實的圖畫中，織進他的觀察，對於人生周圍的眞實，竭力誠實的完全的去抓取人生，人生本身的紛繁和牴牾，他做爲他的興趣的對象，他開始深入，詳加析分，使藝術和人生相接近的果戈里，這冷靜的觀察者，自然他不缺少批評的知力與幻想，在死靈魂里，果戈里和生活接近，這位神奇的才幹者。那種偉大的生活的彈劾狀，把千萬讀衆，都放在搖藍里，受了他的文字的藝術的催眠。果戈里取得全世界燎嚇的誇譽，可還是歸功他那支嘲笑的鞭子。至於以大自然畫師爲稱的巴爾扎克，乃至肖像妙手的屠格涅甫與左拉，都是一手很好的散文，使用文字保存知識與力量的好手，少不了文字的鍛冶者。換句話說，如何爲一件已成胚胎的生命，穿上一件如何堅靱且有吸引撫瑨讀衆的心靈而並使神往於作者作品宇宙的結實文字。那件藝術的美麗外衣。作家不應忽略。

如此，瞭解文字的性能，是一種作者的必需知識。所謂調寄文字的技巧。實在是創作的主要課目。

聲音與氛圍，空氣與顏色，倘想以徑洛而有力的手法，移在紙上，使讀者滲上自已的想像把這樣色的符號，吸進心簾消化，湊成一幅圖畫，而印在讀衆的心里，少不了要把文字變成顏料，所謂文字的繪畫。

「想用文字，繪畫的表現在喻擬文辭（Figurative Larnguage）上來得特別顯明。一個盤桓在文字圈里的人如優游在美術的宮里。這些喻擬文字像鑲在每幀巨畫上，爲解示各部分而繪的小畫。連這些特別耀眼的小畫，不應被鑑賞者漠視。」「白描的手法與速寫的手法，稍稍有點不同，原因是個人經驗不同，畫風自異，對日常生活多下觀察的人，畫時就不引用曠古的題材，只在觀察中提到事實的輪廓，將特點以淡閑的筆法描出　是速寫是素描……」

這兩節是一本書評研究，蕭乾偶然寫出來的，我覺得很有用，中國文字，有時是能够做到了「平舖成爲湖泊，凝聚成爲淵潭」總之，作家應多瞭解文字的性能，爲的把文字做爲工具時，倘處置文字得當，在希望想像，皆能恰如已意的寫出，留下印象，保有反應。文字使用恰當，足以邁過事物的表面形態而探索更深刻的靈質功服，結果煜煜耀眼作品里　懷有不可抵拒的自然的魄力與魔力。

倘如一個作家，他不瞭解文字，在每一個個性不同的人的個性與氣質中，不論他使用如何方法去表現，也是隔靴搔癢。

作品倘如缺乏一件藝術的外衣，還作品他混不到藝術的列羣。

如此，最好是在那一堆堆四方塊里，把自已心眼手皆放在文字的列群里，去「扭屈文字試驗它的靱性，重捧文字，誠驗它的硬性。」使作品披上一件美麗且堅實的藝術的外衣。只少這作品是接近水準的。

——完——

窗前雜筆（上）

蕭　菱

七月天，一朵朵白雲，像一團讓熱風吹飄在天空的棉絮，輕飄莎屛，在天空上掛着，像是一塊塊夢，驟着風，怕吹碎了海市蜃樓，篩下來的是七月底綺麗的夢之影子，翩翩且孤寂。

漸漸蝙蝠的尾巴，把白雲撞散剩下的是一片片淡紫色薄雲，在紅灼的石榴花枝頭上，掛畫着一層層輕蔓的顏料，微風蕩來了蘊菓味的瀟洒氣息………

今年春三月，丁香花開的時候，在自已的一把寂寞的手掌上，不斷爲一個美麗智慧的朋友，熱情的忠實的放下一幀幀良知的吶喊，一股熱情的波浪，神的啓示，是隨心念所擴展，總之，我已經毫無躊躇的置身在這澎湃着血與淚的海洋里，我高聲的呼喊，傾盡了一世的孤零與憤懣，有一天，我伸出了寬大的巴掌：

「熱情的朋友，我已經

健康的罪生了！」

自從一天以後，丁香花開敗了白色的芍藥，就接着開放成高崇與幽閒，這花多像那個熱情的朋友呢！雪白的花朵，大方與瀟洒，一陣陣翩推的花香，想起這，在每一個寂寞的日子里，我臉前，便蕩漾出那個熱情朋友的美麗的影子了。

「朋友，來呵！忘掉妳的白郎寧了嗎？」

心靈的呼喚下，影子的蹤跡，漸漸清晰了，仍然是那麼笑餐天眞如聖馬麗亞，豐度瀟洒氣宇脫凡美麗的朋友的影子，幅躍在我的臉前，照出來多美麗的一塊伊甸園啊。

「寂寞的朋友，久違良多，您的那支塵封已久的禿筆，可還能描繪出纖纖的影子麼？對於人世莫厭倦啊」！

手臂圓滑潔白，揮舞着纖長玉指。我狂悅的去握那隻人生的小手。那隻軟軟地手輕輕抽了回去，光亮的眼睛用微笑略略嚴肅了一下。

我大膽的提出抗議。

「過去，我是如何虛擲了您的熱情！不就是爲了這踹人的美麗微笑。我和您說：這微笑是一把憂悒的鑰匙，但同時也是一點情緒的彎閘棍。朋友，我有時是過於暴露了傾慕而瀆煩了您嗎？」

美如聖馬麗亞的朋友，始終沉默無語，良久——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大家無如都凝靜沉思的想一想！」

我果然當真的想了。我耐不住這無語的虐待。

「朋友，我還當妳是美麗知慧的女神，思想超俗，儀表偉大，怎麼，怎麼，妳竟如此的吝惜熱情呢？」

「我願你，把自己的心思，變成了繭，待丁香花開的時候，我再來看你！」

零落的一幀兩幀心香的花瓣，裝在一隻潔白的信封裏，曾經薰醉了我的心，縈繞起寂寞的人生悵惘

「倘如在人世上那種種作爲風俗習慣的橫桿的，那怕它是倫理的絞鏈繩，爲了白郎蜜，是不惜絞斷的！」

草長鶯飛，已經是仲夏的季節了。

「忘了那相互藉慰的信條了嗎？」

悵惘的煙雲，已經迷漫的飄進了心角，靈魂的寫子，沒人打開，遂那麼悒悒的學系備至。每天的夜里，希冀着肩兩隻翅膀，飛在韻葉園裏，找尋着靈魂的醫師，那美麗的故人，問一聲：榴花似火，蒲公英都高過了牆角，朋友！一隻祈待念念的手臂，可能挽來熱情雕塑的天神嗎？」

當我把丑，放在分析的壓紋機下……

槐樹花落灑着花香，天上鋪滿五彩雲紋。一股幽香的草薌氣息，蕩漾在鼻端，多熟悉的氣息呵。意念在過分的關心下，髣髴眼前就是那明朗的氣宇了，知慧的兒瞳，而且兀自一如往昔的微笑着，——微笑中，我知道了多少珍貴的啓示呢！

望着影子，我冒昧的：

「久違了，故人！」

微笑的眼裏，射放着純潔的友誼之兒。

「你讀過虛賽的詩嗎？歸林的鳥，巢內諸蛋已碎，還在那兒徘徊低飛，婉轉歌唱花草向晨開放，在黃昏時就無語的萎謝辭枝。忠誠的朋友，一向還是那麼斥斥於人事的醜相嗎？」

我隱隱爲這指摘感到了一陣羞慚。

「今日是陽春，明日便是嚴多了。時間是寶貴的，現在我已經覺悟了：小丑與叭兒，永遠是小丑與叭兒，尾巴是永遠變不好的。但是我把白鼻樑的小丑的血，分析了。肉，解剖了。外套，析開也看了看！」

「多浪費精力呵，不過，你說說我聽聽吧！」

美麗的女神，秀眉微皺了皺。

「愧慚極了。把一部分有用的時間，用在幾個市儈教育的人身上，多狗識多小氣呵！」

於是飛在一個溫柔的幻影前，蕩情宣洩着幾許忠懇的勸告，白相逢到一個長長地日子裏，這心情是始終不渝的。我眷念欽敬的凝視着這張美麗的影子，微微嘆息了一下。

「追求眞理的，澄清光明的，需要的是熱情，但是人事上複雜到不容想像，冀求幸福的，苦惱原也是必然的……」

美麗的影子，伸出似雪雙臂。

「傷痕還未醫復，怎麼就又重行放開了呢！朋友，純正的靈魂裏，根本就不必使那些小丑的行動的影子，存在與跳動。酷變海的人，是不應細心地去找尋過去的欲獻，何況，牛鬼蛇神！……」

微笑似乎責備着我。我又想了想。

以前我有幾個朋友，其實說是朋友，是過分了！幾個叭兒們，穿着圓趾式的外套，血肉爲毛皮所掩，一時也模糊不容細辨。加上我居於在失敗中找尋教訓的心情下，我俯首貼耳的做了幾個月的傻子。及至他們把在一

夜航

·成章·

奶白色的新月，明潔地掛在天空，燦爛的拱星，隱隱約約的可以見到幾個田野間的青蛙斷斷續續的鼓叫着，成羣的秋蟲，好像有組織的在開音樂聯合大會奏，白天的人聲，牛蹄聲都已不在這清靜的子夜，河裏的鯉魚，偶時跳出水面來，濺出四下的水花。點綴着南國明秀的月夜。從東面慢慢的駛過來一只紅頭船，半只船身已浸在水平線裏，顯着很吃重，船夫一櫓櫓的搖着櫓，發出吱吱的聲音，和櫓擬着潺潺的水聲合奏着。

「喂！靠邊來。」

粗俗的山東口音，發出靠邊的口令。一支手電燈拚命的向船上射來，但船裏像是沒有聽到，沒有什麼反應，還繼一櫓櫓的搖着前進。

「嗎的？還不靠近來。」

「我們是×家從七里浦回來的租船。」還時船上的船夫很和氣地答着，手裡的櫓仍在繼續的搖着，電光直罩住了兩只眼，很不容易的想張着，手裡的櫓櫓幾乎要丟了，但是總沒有丟。

「什麼人家的租船不租船，老要看還不靠近來嗎？」

「先生，對不起，我們這只船水實在太重，不能靠近河邊，河水太淺，停一會要擱潮的，明天還要放到×鎮去呢。」

船裡的夥伴都已驚醒了，這種事是他們是時常經過的，以經驗告訴他們，當然不能靠近去，所以祇有夫船的面答，沒有第二人的出面，手裡的櫓加緊的搖着，船繼續的破水在前進。

「馬特皮，還不靠近來，老子要開槍了。」

這聲調已相當的暴燥。

「…………」

這邊仍舊沒有反應。

「呼！」槍聲響了。

「先生：我們實在是租船，不能靠近去明天吧我家的主人，到你們那兒去請安好了。」

這聲音已經從另外一個人的口中吐露出

來，雖然是很和善的，但有點擅抖。在這緊急的時候，他不得不使空氣緩和點，來敷衍他們。

「好小子，有你們的，來，把我們的巡查船放過去追。」

嘈嘈嚓嚓的一陣騷動，這裏的兩只小舢扳，已離了岸，使着雙櫓向紅頭船的發面搖來，一支電燈拚命的往船艙裏照。

紅頭船並不因有船來追而停止了，反而加緊了速度，船頭的水拚命的往左右散開去，四濺的浪花幾乎冲進船艙，裏面起了一陣亂動。他們知道這又將有次生命的爭鬥，他們知道數十口人的生命，在這時巳起了動搖，生活的鞭子叫他們挺着險，雪亮的鋼刀，老粗的木棍，已備齊在手邊，待必要時解決生命的出路。

「你們這些王八羔子，還在撥動些什麼？」

粗厲的聲音，已很近了，電筒不住的往船艙裏照，隨着的是「砰！砰！」的槍聲。

「先生；有什麼事？明天儘可以吩咐，我們……我們決不會忘了你們的恩德。」

帶着哀求的聲調，在這不尋常的空氣裏，已不能有什麼的反應，只能隨着風吹去這些話，沒有效驗的。手電燈像探海燈不斷底照着，「砰！」「砰！」的槍聲一陣緊似一陣，有幾個子彈，從船篷裏落到艙內的艙堆裏。

「王八羔子，誰要你們的孝敬。」

「…………………………」

「哈！哈！老總，機會已在前面了…………」

底下的聲音已模胡得聽不出來。

人生永遠是矛盾的，這一面爲生活而挺險去做罪人，這一面也是爲了生活而去征服挺險的，同樣的爲了生活，却走着異樣的路。

兩只舢舨已將靠近了紅頭船，槍的子彈飛蝗一般的進去。木棍，鋼刀陣陣的落在別人的身上。

槍，刀，棍交奏的結束，造成「啊呀！啊呀！」的幾聲，掉在河裏，水已染成紅色濺在紅頭船的邊沿上，隨着舢舨船慢慢的駛着。

「老總，傷得怎樣？」

「嗯！」

「這班王八羔子眞可以，裝了這許多，咱的眼力不差罷了，哈！哈！」

「…………」

月亮依然這樣的明亮，秋虫仍在奏着他們的曲子，船艙發出一陣陣「呻吟」的聲音，但是子夜還是這樣的寂寞。（完）

洮市儈教育所迎受的技巧與習慣，在我面前一一盡量擺弄而後得意忘形的時候呢，在這時，我確實獲取過不少趣味的消遣與感情的戲虐，對於人性的雕刻，也不無徵有所得。原來本有意使一兩個人的鬼祟心理徵菌，用手指把牠們友誼的往挖取而去。但，到底這類近於爛蒂頭的一樓藍烟，只應聽其自消自滅，原因是牠們壽命是極其短促與可憐的，因爲幾時那沙基上的崇礎，建立起來，而隨之也就塌壞的時候，也就完事。其餘是不屑也不必爲牠們浪廢情感的。一份幾陋淺膚的環境裏伺養出來的，只算是一群暴發戶吧，不讓牠們近於阿Q跳幾跳，以求其白鼻梁，不虛一番起見，也許是不干心的。

何況牠們一方臉皮是厚得很，敲之打之皆不能生發感觸或效力。何狀拿重自尊的，給牠們以行品良知的價值？那智慧的力量，牠們是連懂也懂沒的。因爲在最初，叭兒們外套穿得很好的時候，掃除垃圾，也只是善意的。但發現他們在不懂臉紅之下，卑汚不自覺，缺乏那種最低的良知的精神，如：可以起生活上的懷疑、反顧一顧自己，看見別人的汚點可笑，也能憶到自己的缺憾，未必不招人歸。連這一點良知的光亮並已喪失！其實道德觀念，早巳淪亡，在啓發良知的意義上，不只不能咀嚼出那熱愛的火花，而且一瞧見有了牠的影子，也許就撲過來，不過撲過來要狂吠一陣，也算好的。不可救藥是在於明明知道自巳缺乏溫和的血液，在撲過來時，也是指東說西的瞧風使舵，這類人，巳經早失去一顧的價值了。

想用文字描寫出幾個小丑，起初我企圖用文字分別輸血藥肉，而後褒以外套，使緊釘着社會生活的弊病和邪惡，在牠們屁股後邊，無妨揮舞着一條嘲笑的鞭子，使其狠狠的在找的臉前跳動，看看熱情的犧牲，究給予自己幾許悟解上的價值呢？

……………

「妬忌是根生於欽敬的。」

一天由耆樹蔭裏，射來一隻箭羽，上邊一枚紅綠色香餟的巔巢，巢巔上龍飛鳳舞的幾個字，組合成一組音調鏗鏘的聖言，智慧的啓示，我微微地嘆息着：野狐參禪的孩子記住了，這句簡潔的語錄，是如何描繪了人比生的小覺呢。

這時我又看見這樣年青這樣美麗的朋友的影子的降臨，雙目電光朱唇半開，嘴角掛着一朵微笑，吐着一串銀鈴似的妙音如上。

但是，有一個叭兒，到底我給牠的血肉和外套，給予一種分折與雕塑，終於我毫無含蓄的和這影子說出且微求着意見。

戲名上除去生旦淨末丑之外，有一種角短，叫做二丑，但我們叫他叭兒最好，他似乎把人生琢磨透巳這透只是叭兒型。比如他一表非凡，說起話來，也頭頭是道，但這其中唯一的要點，是唯恐別人爲他揭穿，雖然也許別人知道的多，則他就要不惜忽略羞慚，製造着迷惑的空氣，他知道這空氣，讓一流人呼吸就變了阿末尼亞。讓另外一人呼吸，就成爲空氣，空氣一迷漫了也就距離他的成功不遠。在正人君子之內，既殺得一板正經不言不語。而在另外一流人物所謂末丑之間的時候，就十足克嗇，唬嚇厥職比如：

「我很不錯，你們雖也不行！」

與巳無關，干他則甚，大家都這樣想，這樣他就躊躇志滿，嚴然不可一世。唯一的優點，是居之於脆弱假板斧的獲慰之下，從未想及被人析穿時的難爲情，而永一遠可世在另外一流人物中，他起初是克勤克儉，目的在於討乘，不惜搖頭擺尾。可是轉身之際，就已忘掉恩義，塗迷着言尤在耳。這原因，是以兒富有最大的虛榮心，良知又爲利慾所蒙蔽，唯恐有人記憶太強，礙其趾高氣，揚於是有時叭兒是畢陋到：

「噴噴人，眞饒！還他，也在咱之上，他其實什麼也不懂！」

等前邊的人，湊巧一回身，叭兒就不慌不疊地：

「又急，又慾，玩笑都不懂」

笑人又一轉身，叭兒就許嘴一撇，在嘴角上掛滿不屑。意思是自己已竟高深莫測，夾着尾巴，像是唱喏落荒而走的樣子。這動作，是極盡油滑之能事，意在可歉可硬能紳能縮，只是往補足自巳那份虛榮的享受上着想，小有成功，殆即以氣凌人，被人踢打了則就把臉皮厚起來，說些犯上云云。

以前，我在一份與緻下，寫出兩個以兒的典型，說是典型，只是爲的娛樂自巳的筆。那隻脆弱的筆，除去揖滿感情之外，是多少不行呢。

但由那時，我澈底知道了一點作爲叭兒的環境背影，主要的是市儈教育下，把他先養成一種欠完善的良知與行品。　(未完)

電影與戲劇

男伶青衣之結局

二牌——配角——教戲

·雁聲·

都說唱戲的沒有什麼好下場，好結局。在早先好一點的，就是有好後人能够接續香烟。如譚富英，時慧寶，姜妙香，金少山等都是唱戲世家。而現今紅起來的唱戲的，如馬連良等人，往後都可以說是戲的世家了，可是他們的後人有的不再入梨園，那另當別論了。當然壞一點的就不堪回首了，不是論爲沒落的地位上，再就是潦沒無聞。所以才有人說唱戲的沒有好結局。

還當然也在當初的地位上齊誤假使是頭牌，是紅角，就是多麼沒辦法也是有辦法，反之地位跟不上的那就無可說的了。可是在現在的梨園裏面，依然有好地位與壞地位之分。好地位的，當然是台柱子，是紅角兒，壞地位的當然是配角。但是台柱子裏男女都有，配角裏面只是男角兒而沒女角兒，女伶在正當年的時候，還姿容的俊美，唱的好，一定大紅而特紅，等到好像要論爲配角了，可是老早的尋好歸宿再不就是改行幹別的了。所以現在的配中角只是男的，女的就沒希望當配角，我們現在注意到配角中的青衣，如四郎探母中的蕭太后孟金榜紅鬃烈馬裏面的代戰公主，還都男伶青衣去唱，有的稍微工夫硬一點的能够陪着老生唱齣打魚殺家，這已然是難能可貴的了。然而這些男伶青衣甘心唱配角的，是從那兒來的？這就有兩三個原因了。如根本嗓子不够，祇好唱配角，再就是當初也是響噹一唱就紅，可是時運不濟，不是嗓子倒嗆沒有復原，就是臉子長得不十分漂亮，讓人家後來居上，人家後來的越來越多，越多越居上，他就也只好越讓越靠後，越靠後越唱不上去，還有一直的論爲斬黃袍的陶三春，和荷珠配的荷珠，也甘心爲之，男伶青衣的末路也是十分可憐了。他們還有時自居於不與時爭，好像要終老於是鄉的樣子，豈不自誤前程！雖然說都惦記當主角，配角誰去當呢？但是在這些男伶青衣當中不能說沒有相當人材吧！不過時勢造英雄，把後來的都造起來，他們也就甘拜下風了。

現在男伶青衣當中，如程玉菁，吳富琴，芙蓉草等，都是配角了。程玉菁吳富琴當初也曾大紅，芙蓉草的戲名，則至今並未衰。無如現在屈居配角地位，說來是可惜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去想，一齣戲固然唱的是主角，可是有了紅花，綠沒有葉，像洗花溪的魚氏說：「看看我這朵光桿兒牡丹！」（早年名丑張文斌演來絕佳。）那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配角地位上，有時很難，一個襯托不好，還許連累主角。所以用這些老資格留初紅過的男伶青衣，是比較靠得住的。於是這些人便就甘爲配角了。

男伶青衣的下場，要是論爲配角，還是好的，除去配角以外，如年紀大了，無法再延持下去，於是就在有法辦無法辦之間，表示功成退隱，而同時也要被後來的稱爲前輩，慢慢由隨時請教而變爲教戲生活。這方面又可自譽所收的徒弟很多，門墻桃李，稱一時之盛。另一方面更可在無可奈何之間，多增些收入，假如那位高徒唱紅了，還不有些長期供奉？

如果不知自愛，在紅的時候不知所以，把心血掙來的金錢隨便花用，等到青衣這一工所仗着是有好像貌，再一衰敗，時通境遷，完全過去，再想法子也不行了。再要染上嗜好，無法戒除，不僅爲終身之苦，而且是盛名之累，雖說是失敗是成功之母，從這種失敗，是連根爛的失敗又向什麼地方成功去？那就是男伶青衣最不好的下場。以現在而論，男青衣屈居二牌配角的，應當處處守規蹈矩，不多不少的按規矩的唱，無須乎四下裏亂交際，等到功成名就，年歲一到，讓起來以授徒爲晚年自娛的辦法，決沒有什麼急齎！和沒法辦的感想！

現在二牌男青衣爲數甚夥，不要以現在之紅，忘了將來的難辦才好才好！

——完——

新片介紹

顧蘭君最近新作

「戰地情花」介紹

——小雲——

「戰地情花」也是一部古裝片由舊劇「聶隱娘」改編，是描寫女俠聶隱娘的一生。從她深山學藝起，至和王寶德偕隱止，內中有很多個鋒略陣的場面。由小姨明星顧蘭君來飾聶隱娘以顧蘭君來飾聶隱娘是非常合式的，讀者要不是健忘的話，一定會記得顧蘭君在「十三妹」中之雄姿吧！她把「十三妹」的個性，裏演得非常切合，見安公子受害時之見義勇爲殺賊時凜然之英姿最後做媒時之成人之美，顧蘭君演來都有獨到之處，幾個交手的鏡頭，亦非一般女明星所能及。她演「戰地情花」眞所謂輕車熟路，預料比「十三妹」更佳，實不讓陳雲裳專美於前也。此片更由王竹友，王獻齋，韓蘭根助演，王竹友之少年英俊，王獻齋之老奸巨滑，韓蘭根之獃頭獃腦，實爲該片生色不少，俗話說？牡丹雖好，尚須綠葉扶助，顧蘭君雖好，若沒有這些人助演，一定也會感覺到光桿牡丹之無色也，將今「戰地情花」本事錄後：

聶隱娘幼從老尼學劍術於深山，一夕，老尼命往平原郡取太守胡藩，隱娘攜首級返，老尼見其藝成，命下山往佐其父聶鋒。

聶父爲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屬下，是時田方勾結吐蕃，意圖叛逆，聶不甘附逆，方處進退維谷之境，隱娘返，聶藏之酒旅中以避耳目。

隱娘見磨鏡少年，奇之，與陳許節度使劉悟所遣，來刺探軍情者，隱娘與之合謀，其時田季安手下有劍俠空空兒精精兒爲護符，倚之如左右手，田正與吐蕃使者訂密約，約吐蕃興兵八十萬會師同取中原，慮聶鋒不肯從命，因命之往拒陳許兵，聶抗命並曉以大義。田怒命精精兒殺之，時隱娘正在陳許劉悟處，告密，方欲同魏博，而少年王寶德至，知父被害大慟，同時田命精精兒往刺劉，爲隱娘所殺，知空空兒繼至，乃命劉圖王陶頸，空空兒一擊不中恥而亡去

劉知田失臂助，遣隱娘與王寶德偵取魏博，中途遇吐蕃使者，全持密約復田命因刦殺之，喬裝入田府傅田季安，並揭田罪于部屬，使同力攻吐蕃，平之，隱娘與王寶德皆非風塵中人，同功成隱歸矣。完

談旦腳

古時之「花旦」係指妓女 並非角色之專名

倚衣

在戲劇中有旦角的名稱，凡是扮女性登場的，都稱之爲「旦」，中國的劇場男子扮飾女性登場本是很古的事，按漢郊祀志中，有云樂人飾女妓者。這飾女妓的樂人，當然便是旦角，不過那時沒有這個名稱，直到元曲中，旦角的名字才出現，柯丹丘論雜劇中有九色「狚」這個角色，據解釋是當場之妓，如果按現在的劇場而論，那個飾妓女的「狚」，一定便是花旦了，不過我却以爲「旦」並非角色的專名，且也許就是當時妓女的統稱，黃雪簑之靑樓集會云：「凡妓以墨點破其面者爲花旦」。由此可見此是女妓之名，而不伶人所演的脚色之名又宋之妓在上場，皆以樂器之類置蠶中，檐之以出，號曰花檐。後來省文卽稱之爲「旦」，或「花旦」由此亦可推測「花旦」也是稱妓女之名詞，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中也一則與我的意也不無吻合之處云：「元人脚色中有孤有旦，其實二者非脚色之名，孤者當時官吏之稱且者婦女之稱，其假作官吏婦女者謂之裝孤裝旦則可，若徑謂之孤與旦，則已過矣。孤者嘗以帝王官吏自稱孤寡，故謂之孤。且與妲不知其變，然靑樓集謂張奔兒爲風海旦李嬌兒爲溫柔旦，則旦疑爲宋元倡使之稱，優倡本非官吏，又非婦人，故其假作官吏婦人者，謂之裝孤裝旦也。」由以上之「花檐」及「風流旦」與「溫柔旦」看來，所謂「旦」乃是稱妓女代的名詞，並非扮飾女性演劇的脚色。按最初戲場脚色之名，本無所謂「旦」者，唐時只有「蒼鶻」，「參軍」，宋時則較爲複雜，據夢粱錄所載：「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末副色打諢，或添一人，名曰裝孤。」並無旦角出場，至到元曲中，旦角才出現，而且旦角還不止一種，有旦，正旦，老旦，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兒等等的名色。如「中秋切鱠中」正旦扮唐記兒，旦兒扮白姑姑「碧桃花」中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貼扮徐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勾月」中搽旦扮封姨，旦兒扮桃花仙，正旦扮陳玉英。「神奴兒」中大旦扮陳氏。「陳摶高臥」中鄭恩引色旦上。「誤入桃源」中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仙子侍從的。」「陳琳抱粧盒」中正旦扮李美人，旦扮劉皇后，旦兒扮寇承御。「倩女離魂」中旦扮夫人正旦扮倩女「金線池」中搽旦扮卜兒，「秋胡戲妻」與「王粲登樓」劇中老旦扮卜兒等均是，至分時，旦角已經是極端的發展了，至此時「旦」便成戲場上伶人扮演女性腳色的名稱，因爲戲中情節的復雜，女性的身份的不同，年齡大小之不同，所以在旦中又分出許好的名色由此可見分曲在藝術上面，是較唐宋時代的簡單的戲劇已經進步的多了。在元朝時還有一種遊行於街頭賣唱的女性，也稱之爲旦，類似今之唱鼓兒詞者。因爲他是搖着小鼓，像是賣貨郎似的，所以便稱之爲貨郎旦，元曲中有「風雨像生貨郎旦」一劇是形容一個街頭賣唱的女子的可憐的遭際，其中有幾句自白，形容貨郎旦的神情云：「又不會賣風流弄粉調脂，又不會按宮商品竹彈絲，無過是趕幾處沸騰之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琅琅蛇皮鼓兒。唱幾聲悠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希奇事，紐捏來無詮次，倒也會動人心諧人的耳，都一般喜笑孜孜。」這種貨郎旦，元時特有的一種名稱，實際上也就是如現在街頭上唱大鼓的姑娘而便已。「花旦」這個名詞也是自元時便有了元人的靑樓集中曾記載幾個出色的花旦人才，云「荊堅堅善唱，工於花旦雜劇，人呼爲小順時秀。」又有「米里哈，回回旦色，歌喉清宛妙入神品，貌雖不揚，而專工花旦雜劇。」又有記李嬌兒一則云：「王德名妻也，姿容姝麗，意度閑雅，時人號爲小天然，花旦雜劇特妙。」「當時又有所謂「駕頭花旦」之名詞，但不知作何解，如靑樓集記珠簾秀云：「姓朱氏，行第四雜劇爲當今獨步，駕頭花旦軟末泥等悉造其妙。」在元朝時旦角亦演武戲，此種戲爲名「綠林雜劇」但無「刀馬旦」及「武旦」之名稱，如靑樓集記國玉第及天錫秀二坤伶云：「國玉第教坊副使童關高之妻也。長於綠林雜劇，尤善談謔，得名京師。」「天錫秀姓王氏，侯總管之妻也，善綠林雜劇。足甚小而步武甚壯。」這類的脚色，便是現在的刀馬旦或武小旦，刀馬旦和武旦之名詞是自從清朝始有的，同時又創出了「閨門旦」，「風月旦」「作旦」，之名詞，據清人李計之揚州畫舫錄云：「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旦作，兼挑打，謂之武小旦。「當時的小旦的角色也有不少出色的人才，如記小旦余紹美云「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却忘其醜。」又小旦「馬大保爲美臣子，色藝無雙，演占花魁醉歸，有嬌鳥依人最可憐之致。」小旦王喜增也是一個出色的人才，串演蘗釵記陽關折柳，情致纏綿，令人欲泣，李斗所記之諸小旦還有「王喜增姿儀件識，特異于人，詞曲多意外聲，清響飄動樑木。金德輝演牡丹亭尋夢，療妬羹題曲，如春蠶欲死。周仲蓮喜天門陣產子，翳翠閣燈令牌，蝴蝶夢劈棺，每一梳頭，學巫色變，靑壽齡工爲侍婢，所謂倩婢，鬆婢，淡婢，逸婢，快婢，疏婢，通婢，秀婢，無態不呈。」這眞可以說是很出色的旦角人才了。在清朝末葉的時候亂彈腔盛行，於是更出了幾個著名的花旦如燕蘭小譜中所記的白二，魏長生都是名著一時的，魏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是秦腔的花旦，乾隆四十四年入京，以演滾樓一劇著名名轟長安，他不特臉貌漂亮，歌聲動人，而且還擅女子裝，以蹺鬢和踩蹻登場乃是由魏伶創始的，在那戲劇的藝術很是發達，當是很有幾個大班，如春臺，三慶，四喜等揚州畫舫錄云：「自四川魏長生以秦腔入京師，色藝蓋於宜慶，萃慶，集慶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長生還四川，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兩腔名其班曰三慶，而曩之宜慶，萃慶，集慶，遂湮沒不彰，郡城自江鶴亭徵本地亂彈名春臺爲外江班，不能自立門戶，乃徵聘四方名旦，如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之類，而楊郝復採長生之秦腔並京腔之尤者，如滾樓，抱孩子，賣餑班，潑枕頭之類，於是春臺班合京秦二腔矣。」由此可見當旦角人才之多了。•完

胡蝶與「孔雀東南飛」



在國片影壇從周璇婚變一來，又鬧了個滿城風雨，一般電影刊物和日報的副刊裡，又平添了不少資料，從古裝時裝片的論爭，又轉移到了明星們私生活問題。

胡蝶是國片皇后，對於她的種種，大致是很爲一般人所急欲知道的，在此鬧着明星生活大批評的現在，那末拉雜寫點關於胡蝶的一切，我想也爲讀者所歡迎吧。

中國的電影明星無論是男或是女，他們在銀幕上的壽命總是像曇花般的一現，尤其是女明星，在銀幕上露了幾個臉以後，不是沒有賣座能力而被淘汰，便是被量珠聘去，藏於金屋，再沒有和觀衆重見的機會。像以往的張織雲，楊耐梅，宣景琳，范雪明，陳玉梅，夏佩珍等，都是在銀幕上出過風頭，現在竟消聲匿跡的不知去向，這都是可以說她們對於整個的電影藝術沒有澈底的認識清楚所致，他們無非都想借電影明星榮銜，抬高自己的身價，來找幾個多金的對象，去過窮奢極侈的玩具生活罷了。這些人都是玩忽電影藝術者，都可稱之爲蛀虫。

曾經被稱爲電影皇后，石膏美人的老牌明星胡蝶，她在電影界已有悠久的歷史，主演過百部以上的片子，成績也非常滿意，開映一片就能轟動一時的，在許多女明星中，她是始終貫澈她的精神，認眞的演出，忠實於觀衆的，所以觀衆對她的印象都很良好，也始終的擁護她，故此她的賣座能力也能始終不衰的。在中國的電影圈裏的女明星，祇有胡蝶纔能爲我們觀衆所愛戴的，祇有胡蝶纔能稱得是我們觀衆的電影皇后，受之無愧的。

當在前幾年胡蝶和潘郎結婚的消息傳播以後，給全國的觀衆都有一喜一恨的刺激。喜的是我們的電影皇后落花有主，羨慕她將來家庭的幸福，已展開在她的眼前，以後小夫婦的快樂一定是很甜蜜的。所恨的就是胡蝶此番下嫁潘郎，去過家庭生活，一定沒有再能和我們觀衆重見的機會，她所有藝術的天才再不能出演在銀幕上了，這不但是我們觀衆的損失，也就是中國電影界中缺少一個忠勇的戰士。因爲中國的女明星祇要一下嫁以後，就像綿羊一般的馴伏在夫權底下，過良妻的生活，做丈夫的當然使他專制的夫權，不能讓她重上銀幕，爲觀衆的大衆情人。潘有聲現在非電影界人員，當然不能了解電影的使命和價値。潘郎也有相當的職業，更不需要胡蝶去找生活費，况且胡蝶個人歷年所得拍片酬勞，也够她們兩口子過一輩子快樂的生活，以這樣的觀察上去，胡蝶重上銀幕的希望是沒有的了，果然，胡蝶和潘郎結婚以後，匿跡在香港，過着她優遊的生活，對於電影事業置之於腦後，漸漸地關於她的消息也寂寞下去，觀衆對她的消息也由熱力的盼望轉到消極的希望中，一樣的靜默下去，偶然飛來的消息，也不過是關於她私生活的起居消息，關於熱望着重上銀幕的消息，眞是「泥牛入海」化爲烏有，觀衆的期望也將快變成幻想了。

關於胡蝶重上銀幕的消息，老是這樣的寂寞，這樣的靜默，一直一直到新華公司成立，將拍楊貴妃的時候，胡蝶的消息就來了，盛傳「楊貴妃」的主角是胡蝶，合同也訂好了，就將由港動身去滬，接着的消息就是新華張善琨老闆親自過港去迎駕胡蝶皇后。這時的一班觀衆狂瘋一般地開心，以爲胡蝶此次來滬，張老闆親自過港迎駕，一定能剋日張老闆親迎的胡蝶，可是結果呢？張老闆親迎的胡蝶，却迎來了一位陳雲裳，「楊貴妃」的主角也換了陳燕燕。據說胡蝶不來的原因，是條件不合，給觀衆們一場空歡喜，個個人的心裡壓上一塊機器冰，像寒暑表由一百二十度退到零點以下。

以後再有聽說新華預備開拍改編後的「孔雀東南飛」，主角仍舊說是胡蝶。但這次消息傳來，觀衆可沒有上次那樣興奮，因爲都疑心這是新華放的空氣，廣告性質，就是所去注意的人，也就是信疑參半的態度，等到後來張善琨領導工作人員向香港進發，就相信這消息是確實的了，觀衆們又興奮起來，闊別數年的胡蝶皇后重上銀幕了，又可在銀幕上向見，胡蝶演戲的天才，又可以發揮在銀幕上了，她確實沒有忘記觀衆，她確是中國女明星中超越的一個，她能了解電影的使命，她能發揮電影的藝術，她沒有被結婚後去放棄藝術的生活，她沒有像一般普通女明星去輕視電影事業爲自己的私自裝飾事業，她能了解藝術，現在重上銀幕是值得可慶的，我們祝她永遠負着電影的使命，努力去發揮她的藝術天才，來完成中國電影界的一頁光榮史。

現在再說到她主演的「孔雀東南飛」至於「孔雀東南飛」，劇情已在本刊夏季增刊裏，由陳宜君介紹過，恕不再在這裏贅述，現在且來談一談它演出的各方面

「孔雀東南飛」的導演手法，相當可取，把劇情處理得很有條理，配襯的也很相宜，所以對劇情展開上一點也不寂寞，這大概是名導演王次龍的手法老練，分幕相宜

「孔雀東南飛」要角

右王乃東　中胡蝶　左徐琴芳

所致其他幾處小聰明也够難爲他了。

演員方面飾吳蘭芝的胡蝶，她是個電影皇后，當然是老資格，而且也很配佈吳蘭芝一角，她自始至終很認眞的演出，像在拒絕陸順的調笑時的嚴正，出走時的緊張，在禮堂遇焦仲卿時的悲喜交集的表情好像是身處其境，並不是在演戲，其他各處鏡頭，也非常使人滿意，眞不愧是老牌影皇，要受觀衆這樣的愛戴。

王元龍的焦仲卿，王元龍是銀壇上的霸王，演戲有年很有資格的演員，飾焦仲卿一角，惟覺太老相一點，不像是小生，但是也有相當發揮個性的鏡頭是很可取的。

王乃東的黃震南，也非常稱職他本來是反派名角，在「孔雀東南飛」中越壞了，更合身份，在最後的幾個鏡頭，他能在好惡的臉上表演出誠懇的笑容，也難爲他了。

徐琴芳的焦母，一股頑古不化的神氣，竟演得刻木三分，也難能可貴，可惜化粧得年紀太輕一點。

其餘的配角都是香港的，演技也能說得過去，其他光線也很明晰收音也不差，不過夾雜幾句廣東話好像太注重於廣東方面的觀衆，未免太雜點，取景注意在天然景物，不像上海老是用三夾板和石炭堆成的佈景來得生動，這也可說王次龍大胆攝取自然景試驗的成功。

總而言之，「孔雀東南飛」確是一部國產時裝片水準線上的產物在上海，南京，都先後映過，大受歡迎，可惜在華北尚未開映，我們這許多觀衆，太概是望欲眼穿了吧！

——方其——（完）

宋雅海妮的成功史

成功以後的煩惱是安全與婚姻問題

宋雅海妮進電影界的歷史，說起來還不過短短的五年，現在竟算好萊塢羣星中紅得發紫的大明星，曾爲一九三九年賣座最高的一位。但是我說宋雅海妮的成功固然不是偶然的事，其實她所能受這許多狂瘋擁戴她的觀衆，並不是在電影中所號招的，是在她十餘年來克苦訓練成溜冰皇后的魔力所致的。

說起她溜冰的歷史，竟够難爲她了，這種需要下苦功的藝術，在八歲的那年就開始練習了。造成他爲溜冰皇后的過程是這樣？那年的聖誕節，她的父親送給她一雙溜冰鞋作爲聖誕節的禮物，宋雅海妮就跑到溜冰場去開始溜冰了，初次下場就跌了一交，她不哭不怕，爬起來再溜，再三再四的跌交，她再三再四的努力，經過不多時，內外的圈溜得都很整齊了，這樣努力的到一年後，居然奪得挪京奧斯陸公開溜冰比賽的小童組的冠軍，她開心得了不得，以後再努力練習，五年以後竟成爲挪威全國的女冠軍了，當一九二四年正好是奧林匹克年。宋雅海妮便騰到查摩尼克（Chamonix）代表挪威出席世界運動大會，比賽的結果，可是失敗了，但她並不因這次的失敗而灰心，她繼續的努力，每天總要練習七小時以上的功夫，同時拒絕一切溜冰比賽可是在挪京這地方，沒有室內溜冰場的，每年祗能在天然冰的時候溜上幾個月，這是成爲宋雅海妮努力的阻碍，可是她的父親領會到這個，不叫宋雅海妮失望而灰心，要完成她的志願，就送她到德，英，瑞士，奧國去追蹤天然冰，同時益求深造，訪問各國溜冰名家，增加她的溜冰技術。

花式溜冰是溜冰和舞蹈交織成的藝術，世界花式溜冰之父傑克遜，亭尼司當年根據舞蹈來創出花式溜冰步法的；爲着要了解節拍和韻律，宋雅海妮又向舞蹈下了一番功夫，一九二六年，她到瑞典京城司托克荷姆參加世界溜冰比賽，她這次得了亞軍回來，她並不自傲，再努力的練習，翌年，她總算償了終身的宿願，奪得世界溜冰比賽的冠軍歸來。

從此以後，她繼續得過九次世界冠軍，其中三次是最近奧林匹克溜冰比賽，都是她一人包辦的，中間還得過七次歐洲公開的溜冰比賽的冠軍，這樣包辦溜冰比賽的冠軍以後，她竟成爲挪威體育中舉國崇拜的偶像了。在她的家裏的牆壁上掛滿了各國元首送給她的照片，英國曼麗皇后和溫沙公爵都是她的迷挪威老國王哈汗，每當她參加每一次比賽或表演，都要拍一通賀電給她的。德國廢皇威廉，看完了宋雅海妮的溜冰表演以後，馬上把他佩着的一只很貴重的金鋼鑽石針送給她，她的臥室裏堆滿了幾百只金杯和銀盾，還有其他金碟子獎床，飾物等不計其數，美國名體育記者裔威廉說她是：「世界體育史上，單人演出號召力最大的一個。」

這時的宋雅海妮眞可說是名利全收了，但是在她的心目中尚缺一樣名銜，這所缺的名銜，就是她做電影明星。

對宋雅海妮說她可以成爲嘉波第二的，（因爲嘉波是斯干的挪維亞半島人）。是個僑居奧斯陸的英國外科儀器商斯干蘭，他是個愛好溜冰者，一九二〇年他曾策劃芝加哥溜冰冠軍著比馬克蘭到奧斯陸表演，結果門票收入有七萬六千餘元之多。

經過一番討論後，宋雅海妮和她父親母親決意接受斯干蘭的提議，準備讓宋雅海妮參加了一九三六年的世運便到美國去。

在奧林匹克大會中，宋雅海妮本來打算大顯身手，增加他渡美前夕的聲譽，可惜，大概她太興奮了的緣故，比賽的結果，據評判員的裁判，宋雅海妮的成績比英國選手塞西利亞小姐僅能勝二分，冠軍雖然屬他，可是這樣的成績，當然不會使好勝的宋雅海妮滿意，所以比

圖上爲宋雅海妮溜冰姿勢下爲其近影

養以後，她還來一次表演，將她生平最得意技術盡力的表演出來，獻給觀衆們。

奪得她底第三次奧林匹克世界溜冰冠軍以後（也就是她最後的一次）宋雅海妮便放棄業餘的地位，因爲斯干閙道一班人不主張立刻投奔好萊塢去，却叫她先在美國各大城市裏去表演一番，這不單是利，同時也可給美國人一個深刻的印象，可以造成她入電影圈以前的聲譽，她到美國，先後在芝加哥，畢斯堡，聖鲁意斯，帆尼波，波士頓等大城市中出演，號召力之大，眞有意想不到的驚人，一夕的門劵收入，曾超過二萬元。

這樣的自我表演的宣傳辦法收效很大，她到美國不久，米高梅製片公司便派人和她接洽，願出三萬五千元的酬勞，聘請她客串一個鏡頭。福克斯公司給她更大的酬勞，她和簽訂了合同，把她推上明星的寶座，她底作品「銀冰艷舞」一片轟動全影壇，成爲一九三九年最高賣座的電影明星了。

宋雅海妮與福克斯的合同是這樣，宋雅海妮，每年拍二部戲，便有十二萬五千元的酬報，還有額外的花紅，溜冰的表演，廣告的酬勞以及其他商標的酬報，每年都有很大的數目收入，自從她成爲職業溜冰家以來，四年間她的財產增加到四百萬元以上。

貴爲世界溜冰皇后的宋雅海妮擁有四百萬元的財產，在名與利上說來眞是登峯造極了，在一般外人看來，宋雅海妮是必定很快樂的生活，但是事實上並不這樣，宋雅海妮也有她的煩惱，無憂無慮只是外人的眼光平凡的觀察而已。

至於宋雅海妮的煩惱，就是一是她的安全問題。一，是她的婚姻問題。

宋雅海妮很擔心他的職業會斷送了她的生命，因爲在冰上旋轉的速度——每小時三十五哩的速度，眼前的一切簡直是看不清楚，這是多麼危險的職業，失脚的事，在別人的身上時節有看到過，雖然他的溜冰鞋是世界最著名的能手約翰夫特勞斯斯所特製的，每雙是四十五元的上等貨，冰刀是每對三十元的好貨，可是還有很大的危險性，當她拍片或表演的時候，她要向萊特保險公司去繳納每星期五千元的保險費，作爲她雙足的意外的保險。

宋雅海妮在溜冰場上，在電影圈內都是一個勝利者，可是在情場上，她却沒有同樣的幸運，她在奧斯陸的時候的密友，哲夫狄克遜(Jecf Dich Son)因她渡美而疏遠了。當她參加一九三六年奧林匹克時，結識了一位英國男選手名叫傑克登也爲了去拍電影分離了。到了好萊塢，她就和泰倫鮑華有過一段羅曼史，可是結果，也不過成爲一般人所說的好萊塢式的羅曼史而已。

宋雅海妮現在是已將過「標梅」的老處女了，這種年月怎能不叫她擔心自己的婚姻呢？她也說過：「我太忙了，怎好結婚，我要幹的事情多啦，同時我也沒有可與結婚的人……。」這種弦外餘音，也可見我們的溜冰皇后是多麼的傷感。

現在電影圈裏的宋雅海妮，不像以前的好出風頭，她絕對不像一般好萊塢的明星擾擾熙熙，她的私生活極有秩序，看看書報雜誌，打網球，她所最嗜好的，就是開着巨型的奶白色的汽車，時常開着很快的速度出演在馬路上。

陳宣——完——

伶德與伶技

梅

世風不古，匪獨梨園行爲然也。今之伶人鈎心鬥角，謀奪同行飯碗，自鳴得意，觀夫下記楊三與葛四之事寧不媿死，此則事蹟見淸人筆記中，楊三者即楊鳴玉（？）也。今之八旬老人或尚有憶之者，李合肥受謗時，京人曾有「楊三已死無崑丑，李二先生是汗奸」以嘲之，足證楊伶之名噪于一時焉，筆記略云：「都中蘇班名伶，有楊三葛四二人者，皆蘇人，皆唱崑丑，二人交至密，鬻技京師，楊嘗語葛云，君技勝我，所在皆可求食，君在京，則人皆賤我矣，君能去乎，葛曰諾，遂去。至河南。至山東。所至爲人所重，楊自是，遂獨以技名京師，葛暮年病盲，仍留山東不去，曰：「我不負楊也。」既盲。仍時演劇，每演，必尼姑下山一劇神采飛動，臺步整齊，背負一人，其行如馳，見者不知其盲，蓋精熟技久，權衡在心也，論者多其重交游，不輕然諾，故挽之演劇，爭厚餽之。楊在京，茲時與通問訊，兩家往來如姻婭，葛子文玉，小名虎子，亦能唱崑曲，扮武生，身段絕佳，惜喉閉不能綴習，然已囂囂於世，人謂葛四醇厚，宜有子也。」

筆者按盲人登台獻技不以奇乎？曰否！觀夫晚年之黃潤甫，始信不誣焉，黃伶票友下海者也，京人呼之曰黃三，初習錢寶峯末工，又改效慶四，亦未肖，自採二人之精，獨成一派時人譏之曰，「錢慶黃」以曹操戲名于世，今之郝壽臣侯喜瑞皆私淑黃三者也，每演曹戲兩眼一擠，頓成三角形，活似一奸臣，俗稱「奸臣 」入民國後已近八旬，雙目僅能辨視，寓西什庫畔每演戲宛城，登台四望時，只要撿場人爲老手不移位置，黃一抬足不差累粒不待扶持而登焉，不依晤面訊之曰：「無他；數十年經驗」云閣，嚮至此，每呼古伶人之「藝既不凡，德復可述」也。（完）

爲父母者當注意

夏日的小兒病

下痢是小兒最易患者

所謂夏日小兒病者，乃指小兒在夏日易罹之病而言。小兒病經過甚速，其初若不加以準備，則忽成重病，雖悔無及，今將普通之小兒每在夏日多病者，略述於左，以供參考：

破傷風及鵝口瘡——破傷風，乃因黴菌由臍帶侵入之故。此產婆所最宜注意之事。鵝口瘡，乃口中有黴菌之寄生，而生白色之點，其重者白色之點擴至咽喉，聲音不出，消化不良，往往關係生命。此係不良之乳汁，及口中乳房哺乳器不潔所致。

鼻加答兒——此病在稍長之小兒，不過一輕微之病，然在哺乳兒，不可忽視。蓋幼稚之小兒，恃鼻以營呼吸，設其粘膜腫脹，則障碍呼吸，於睡眠哺乳，大有防害，其主因在於感冒，小兒無論年齡長幼，均易患感冒，如痲疹，百日咳，實折的里亞等，莫非因感冒而起，氣候寒冷之時，宜居溫暖之室禁止沐浴，重者宜延醫治之。

咽喉加答兒——兩歲至七歲之小兒最多其原因亦爲感冒，重者引咽喉痛君起扁桃腺炎，扁桃腺乃咽喉最緊要之部分，在通於鼻及中耳之腺之處，發熱時阻塞咽喉，障害聲音呼吸，宜速延醫診治，屢發扁桃腺炎者，生有一種歒瘤，防害緊要之處，害及于耳，起耳之疾病，小兒用口呼吸，睡眠時缺鼾聲發聲作鼻狀。貌亦變異，其狀如痴，終至害及小兒之身心，此時惟有取扁腺而已，故小兒犯感冒時，宜急用吸入器，咽喉不致疼痛。

喉頭加答兒——此病多見喉頭粘膜，一般呈加答兒之變狀，初覺發鼻加答兒及氣管支加答兒，有微熱，逐續發咳嗽，或初時即微熱咳嗽，即成喉頭加答兒。輕者不足爲患，其在重症，則自一二日呈感冒之狀，至夜忽覺呼吸迫促，喘息甚高，脈膊頻數。使家人大驚，及送至醫生處，則其發作忽止，小兒熟睡，幾如復原之狀態。迨翌日再發，起滅如前，通常多經一二星期始愈，其原因爲寒冷與溫氣。病發時宜急招醫師，避寒暖之激變及間隙風，常臥于溫暖而有溫氣之室內，方能早日痊愈。

氣管支加答兒——小兒之氣管支加答兒，較大人略輕，然亦不宜輕視，往往與鼻加答兒咽喉加答兒併發，初時發熱咳嗽，氣管喘鳴，不活潑，不遊戲，食欲減退。病輕者六七日可愈，重者須五星期，宜令居溫暖之室，發熱時則使就寢，與以溫乳，勿觸寒風，行重炭酸曹達與甘油吸入，注意營養。

腹痛——哺乳兒之腹痛，多因腹部瓦斯之壓迫，蓋以不消化而起。凡小兒突然啼叫，腹部膨大，兩足上下伸縮而啼，及肛門洩氣時，皆爲腹痛之表示。無學識之母，因見小兒啼泣，不知其原因所在，輒授乳以止之，因是不消化愈甚，遂致釀成疾病，故食物最宜注意，小兒腹痛時，手足常覺惡寒，故手足務宜溫暖。此外腹痛之別狀，有原因於腎臟及尿道，而見尿酸之銳利排泄者，而不足憂也。

原因于瓦斯壓擠之腹痛，宜動轉小兒之位置，並抱小兒于肩上，轉其瓦斯之溜，即可輕減，式徐徐按摩腹部，亦爲有益。略服溫暖之芳香鎭痛劑，亦可止痛。惟服藥非請醫師之指導，不可亂用；又用溫水灌，亦有功效。若腹痛過重時，則當依醫師指示，變更食物。

秘結——秘結爲哺乳兒普通之症狀，乃小兒腸內所起之一種生理的特質也。於哺乳之間隙，飲之以水，可以救治；又用麥芽汁越幾斯五克至八克，調以微溫湯，於哺乳中飲以一二次，亦可奏效。其爲人工哺乳者，則可混入牛乳哺中之，則速見功效，不可忽視也。

小兒稍長者，可與少量新鮮果汁，並用輕按摩，以刺激腸之蠕動運動。按摩之法，宜自小腹之右，按摩腹壁，徐徐向上，轉向左方之小腹部壓下，待其稍柔，然後加強，以指徐徐摩之，更由此輕摩臍部，加以輕震盪，試用指尖加按壓於腹壁上。

吐乳——乳兒之吐乳，不可視爲普通之事，蓋吐逆恒爲重病之前驅，如猩紅熱，痲疹，腦膜炎，急性胃腸加答兒等可畏之疾病必其初先吐乳，惟普通原於忽視衛生規則及食物之誤者居多，故宜總合一切之事情，而決其原因，其原因尤不可不預先除之康於食物之誤者，則次之狀態，爲其吐乳之原因也。

飽食——飽食即因過飲而致障害小兒之消化器也。大抵因受乳時之不規則，口渴須水時亦給以乳，所哺之牛乳過於濃厚，不適於消化器，飲之過速，不加注意以致起不消化之現象。或吐逆腹痛，下痢，不消化，便不得睡眠，發熱，體量消失等症，此皆由飽食之所致也。況飽食成習慣，則消化力減退胃擴張，腹痛，秘結，下痢，緣此而患吐逆者，則宜暫減食物，飲蓖子油，歸復原食物如吐逆不甚，則宜用水繼薄荷與之食物，並減其分量，俟愈後再復原食物。其吐逆而起頭強之腹痛，大便有不消化之蛋白粒，示蛋白過剩之兆者，則宜減其稀釋之分數。

下痢兼吐逆——則其原因爲脂肪過剩不可不改稀釋法，食物不消化時，則起醱酵，組織一種成分，發熱不眠，有時更患下痢，此狀態爲小兒所常有，改正食糧之誤，即可全也。

此外氣候之變化，於食物之分量，亦有關係。炎暑之日，脂肪蛋白質，宜較平常減八分之一，即冬季與小兒適宜之食物，夏日便不適宜，爲長者對於此舉，宜相機處置也。

下痢爲夏日小兒最多之病，且夏日之痢其患最重，故爲母者，於氣候變化之時，最宜注意，而暑日尤要。又仲多之際，亦常有最之下痢，惟夏時胃腸尤易起故障，此時宜戒飽食，勿給以不消化之食物，觀小兒之死亡統計，其最多者莫過於夏季，其病大都爲下痢，而人工哺育之小兒，則恒居百分之九十也。

夏季下痢之原因，多係牛乳之不潔，及調理之不適當，致混入黴菌，夏痢有驟然而起者，有先吐逆惡寒者，普通多發高熱，口渴，惡冷，睡眠不醒，大便之性質及次數漸變，便時腹痛，其性質帶酸，作濃厚之泥狀其中雜以黃色或白色之顆粒，或作茶褐色及綠色，洩稍帶粘液之下痢便及水瀉，且有惡臭，腹部膨滿，壓之略痛，活潑之小兒，表示不安之狀，煩渴易怒，四肢無力，雙目無光，此種病狀尤惡，初時以瓦斯膨大之腹部至此坦平如受壓狀，四肢厥冷，體溫高震，下痢頻數，吐逆續發，如此者發病後二十四小時內，陷於虛弱症，皮膚蒼白，呼吸急促不省人事，脈搏虛弱，眼睛半開，終至於死自健康狀態至死。不過一晝夜或兩晝夜，此種病名爲小兒虎列拉。

下痢之原因，大都爲不適當之食物，不潔之食物，及食過量不能消化，凡遇吐乳下痢發熱，宜與以草麻子油之一瓢，行二十四小時饑餓療法，再取食物時宜靜謐。初時給以卵水少量，麥粉湯粥質羹汁少量，漸漸復舊，此等下痢之甚者，能使小兒一時停止發達，補充甚爲困難。下痢後使小兒之勢力太弱，易罹傳染病，見此病始發時候，宜延醫診治，不可稍緩。

夜驚病——罹此病者，大抵爲三歲至六歲之小兒，以神經衰弱或兼貧血病者爲多。而胃病，下痢，扁桃腺肥大，心臟病，顛癇等，亦爲此病之原因，又如使小兒觀異樣之圖畫，聽奇怪之談話等，感動其精神，亦足使小兒患此病之原因。其病狀就寢後經一小時或三小時，突然醒覺，作驚怖之狀，心悸不安，精神昏亂，雖撫慰之亦不能確然醒悟仍在夢中甚爲狂躁，如是約經十五分至二十分，心神稍靜，雖然熟眠，其發作通常一夜中不過一次，每星期發二三次，最好就寢前使之安靜乃自愈也。

——（完）——

美麗的手和足

關於冬季，妳必需處置妳的手像首位歌女般的，妳的足像寄子般的。妳在現在這個季節裡，無論如何，在這事務的那一部份的不整齊狀態是不能讓牠存在下去的妳知道一定感覺足的奇異的，當第一次妳搖動妳的足尖在多沙的海灘上。但是妳還要確信那是特別美觀的。

這不僅是單純著色的表皮。妳必須尋得其根本的。若穿着不健全的高跟鞋妳赤足行路妳足會傷害的，作本篇的訓練，並每天要繼續作的。

每天給妳的足與妳給妳手同樣的注意。不要剪傷妳的趾甲；並銼平牠們。使用浮石和另一種小假骨質在漆皮鞋上。當妳在妳沐浴時用趾甲刷和肥皂堅實的刷妳的趾甲。浴後用妳的浴巾擦亮外皮，並且塗以外皮油，用洗滌劑或草本的乳脂按擦妳的足與手。在妳穿襪以前要用一種特製的足藥粉。並且當妳行走在沙地的時候，做小鴿的間跳步，那是會增強足的筋肉的。

在夏季妳的手也是必需特別注意的。風和太陽，鹽水和沙，這些不僅是指甲光滑的仇敵，並且也是皮膚組織的障碍。必須修一次指甲塗一次油質。大約一星期一次，戴上厚的特殊的油質器和棉質手套。這可以免除乾燥的皺紋和曬黑。假若妳是真誠的驕矜妳的雙手，那當妳散步在海灘上或工作在院內或遊玩在花園裡，妳最好用一雙堅莫無指手套保護着妳的手。

手爲露出外面者，對手的美麗的修飾早爲一般人們所注意，因爲手又可以表示人的身分及境域呢！

近年來，封固多年的足也在解放着，裸足也成夏季的普遍現象。赤手於暴烈的日光下會起皺紋及晒黑，那麼赤足亦同樣的要預防，所以足的修飾也成爲現代化裝之一了。

→ 以足尖直立，然後向兩旁展開。每天作拾次。

↑ 戴以棉質手套及特製無指手套。保護手的美。

——譯馥——

給小姐們的幾點貢獻

在獲得他以前當先理解他的個性

王偉



要「獲得」一個男子須先注意他是不是一個安定的男子，就一切情形而論，一個不安定的男子也許會很欣喜和願意地去滿足一個女子的需要但他決不是一個假假的被追求者。

所以我們最好把這問題分爲二點：（一）在一個男子沒有顯出他的吸引力時，和（二）在一個男子已充份顯出他的吸引力而還沒受到任何女子的覊束時。

就第一點講：第一件事要勸你的就是把你所追求的男子的個性作一個有理解力的觀察，他所顯示出來的一切的本性，你都應該詳細的留意。如果他是一個自負者，你應當知道什麼是最能諂媚他，如果他有許多明顯的缺點，你應當分拆他這種缺點。考察牠的原因。這並不是我勸你利用他的缺點，但是你要獲得一個現代的男子，非熟習他每一個反動力是不可能的。

最重要的，應當知道什麼東西最可以喚起他熱烈的酷愛——怎樣能够使他達到最高度的酷變心，你更須知道他是否喜歡享樂的生活，或是否喜歡有相當的鼓勵和刺激。這些工作常常會使你費去許多時間，而且這種觀察須完全遵你的理智力，而絕對不能有一些偏見。所以，如果在這個試驗時期有漸漸發展的情形，只能維持着你鎭定而純潔的友誼態度，絕對不能表示你對他的渴望，當你對他的性格有了相當可使深信的明證，你便可以計劃去着手進行了。

也許你是一個自負的女子，和許多「摩登」女子一樣，她們却在這個角逐場中先把自已的性格完全表示出來。假使你也是這樣，那麼你決不會有一個成功的機會。這種動作只能對一個正在追逐着女性的男子會發生一些迷惑性——這時你自然可以十足地表現你的自私心和自負心——這種表現不過引起男子追逐的天性，愈是這種表現反覆而難駕馭，愈是能吸引男性。

但是我們現在並不討論這點，我們所討論的是對一般女子，她們各自正在追求着一個她們所需要的男子，而這個男子，還沒有表現出一些對她們的需要性。

聽着！小姐！如果你還沒有得到他，同時他從未注意過你！你也許已熟習了他的性格，你知道他的嗜好是極普通的——他喜歡打球和游泳；喜歡做正當的買賣；在很少的空間時間他喜歡閱讀流行的小說——而對於婦女沒有深切的趣味。雖然他很喜歡交同性朋友，但你絕對不能反對他。

你也許再能發現他許多使你厭惡的習慣——猶如他喜歡在室內吸着板煙，或你所痛恨的香煙和雪茄，同時他也許常常自負着他喜歡婦人們知道他是一個絕對威權的家主。關於他這種特點，最好製成一個統計表。

小姐們，這種男子的確是可被敬重的，雖然大概男子們都敬重女子。他眞是一個適當的男子，是一個很不容易發現的男子，但是，啊！他還沒有注意你呢！

一個贊助你追求的朋友給你一個機會和他一同吃飯。在一小時後，至少他已不能逃出你的掌握了。因爲，你知道了他的性格，你就可以同情地和他談話。在你和他談話的時候，找出一個很能引起他興趣的題目，使他對於這個題目有詳細的發揮，……你必須很欣喜地聽着（切不可假裝），雖然你對於這個題目也許不明瞭，但是你至少要詳聽他關於這個題目的完全說明。

到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不能賣弄你的風情——或參入一些異議——很和平的曲意地奉順他，使他確實知道你對於他的話是極感興趣。這時他雖還沒對你「有意」——可是他已受到你的安慰了。他這時已認定你是一個溫柔的女子，爲什麼？你且不必知道。

你覺得這一餐時，他對你已很滿意，以後他就很願意和你談話。如果你在跳舞的時候，他要和你談話時，你便可稍稍地活動些了，你應當對他說些有深意的話來使他猜度，如果他喜歡跳舞而你却跳得不好，你可以說因爲人多而不願意跳，否則，你須很用心地跟隨他的步伐。

如果他厭煩了這跳躍的環境，告訴他你也正厭倦着，這時你們便可坐談了，把你的智慧運用在這二小時內，你便可以引他對你的羨慕心，至少也能安慰他的空想，這時你已得到初步的勝利了。

這裏，親愛的小姐們：請你不要想「要籠絡一個男子是何等的一件難事啊！」你們應當承認我的談話是一種有意味的談話，因爲我不過對一般女子，她們正在希望獲得她的目的物，來講幾句話。

我們的小姐，現在你已有了許多顯著的進步了，這時你應當還維持着他對你的不厭惡，到你們彼此說聲「再會」的時候——如果你能設計一個不很露骨的表示，你可以施展你的策略使他願意送你回家，最要緊的，在他已被喚起了興趣，覺到了你給他的安慰，知道了你對他的同情：你決不可讓他知道你對他的追求的策略或渴望的觀念。

很有許多女子失敗在他們第二次遇見的時候，因爲她們這時把熱烈和渴望的心完全顯示出來。所以如果已儲着你的能力表示你的吸引力；在抽象的意識中，這個男子一定會歡愉着你而想法再會見你——如果他正在希望着，那麼第二次的會見，你應當把它窮作偶然的和依照着普通的社交方式。

你一定能够得到這樣一個機會，這時你應當很狡猾地表示你對他的習慣或喜歡的東西發生同情——當你們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你可以很巧妙地告訴他關於你的特性而促起他的注意。

這裏，你應當依着他的性格來決定你進行的方針——最重要的自然還是應當完全了解他的特性和反動力，這步工作正在很順利進行時，用你的判斷力和常識，觀察這時的環境，如果到了你的感情需要刺激他的感情時——立刻表示出來。

但你決不能自卑，一個女子利用她的卑賤的行爲和自己的輕視，也許會屈服一個男子但是這種婚姻是不美滿的，甚至鬧出離婚的把戲，因爲失掉了男子的敬重是任何女子所不能承受的。

許多女子以爲引起嫉妬是一個極好的戰略，但是這個策略除非一個男子對她已有了極好的情感是決不會發生效力的，這不過給他一個非常刺激而同時也許會引起了他不願再受煩惱的決心。當一個男子對你發生了極大的興趣而有了想佔有你的野心時，引起嫉妬心——儘你的力量使他嫉妬，但是不能使他覺你已減低了你底人格。你應當激勵他，使他決定要像他人一樣地合法的佔有你。

最後，注意他一切的性癖，好似一個科學家注意他的實驗同樣仔細。凡他做你所不喜歡的事，或你所厭惡的東西，你都不必去反對他，這樣你差不多可以「獲得他」了！如果你不以爲這是一種屈服，你一定會感到極滿意的。

在我們沒有講怎樣去「操握」他之前，

我們應當講一講一個男子在最初的時候已被一個女子吸引住了，應當怎樣？

王先生和陳小姐最初邂逅時，已很注意她了。同時，陳小姐已知道他曾對她的幾個女友表示過慇懃，但沒有經過多少時候就冷淡了。這時陳小姐不可不表示她的熱心——她應當使王先生感受一種困難。但是如果在交際場中，却須使他覺得榮耀而快樂，這會使他希望再能受到你的安慰，好像被蚊虫咬了一口需要搔癢一樣。

陳小姐不可時常刺激他，但是等他覺得太困難時，可以表示出她的溫柔而使他驚奇。以後就時常變動着她溫柔的態度：這樣陳小姐便獲得他了。

每個女子都應當知道，如果憑着妳自已的意志和動作獲得了一個男子是極難操握他的。這種困難比較他——一個男子——自願急燥地浸入受網中還要厲害。妳應當極小心地戒備着——妳絕對不能夠懈怠，因爲結婚戒已戴上了。妳無論如何不能洩露那猛烈的性格，妳不能因爲已獲得了他而心中感到安適。因爲這時很容易引起他的疑慮。他將回憶過去的一切，他想起以前的溫柔和相互的諒解和有柔順行爲的性格是減少了。因爲他覺得現在能證明這種溫柔和諒解了。

如果在這時，她依舊不斷地揭露着，發表妳眞的感覺——如不喜歡他吸烟；或厭惡他別的特性；憤怒他對妳的輕視等等是都能使他懊喪的。他會覺得已受了欺騙和陷入了妳的圈套——這樣一來，妳的努力完全被他打破，自然舍之離婚是無路可走了。

女子操握男子僅有的方法就是增加妳對他的認識，滿足他一切的希望。要使他快樂妳必須對他所最喜歡的東西表示同情——這時他也許仍覺得被她所控制，但他是很快樂而甘願的，因爲一個人的性格在別人的勢力範圍中伸漲出來總是被這個範圍吸引着的，猶如一個嬰孩緊抱着他的媽媽會使他小小的心中感到平安和滿足。

一個聰敏的女子用她的智慧去獲得一個男子而繼續着變他，仍用她的智慧去操握他是極容易而不須恐懼的。但是世間上很有許多得到了一件東西，她們就不喜歡這東西了換句話說，沒有這件東西時，她們是渴望着，得到了這件東西，她們又厭惡了：這眞是一件不幸的事，她們對「獲得的東西」，漸漸地不加注意，她們的慾望也變成勉強開而不自然了：於是，痛恨和劇變的反應就始了。

還有一種女子，她們很能運用智慧去吸引一個男子而達到她們的婚姻目的，但是在婚後她們做差了一件事，就是把丈夫的性癖完全顯示出來，這是一種卑鄙的行爲，是任何自重女子所不肯做的。這完全是因爲她們覺得已獲得了一個男子，似乎可以變換一種方式，但是這時的男子已確切的認定她們只是一堆已腐敗的亂草吧了。所以這種突然的變化引起了強烈的憤怒心，當然吵嘴就立刻開始，而他們亦就很快的結束了他們的幸福。

最後我所要給你的忠告：最要緊的當你獲得了一個男子或想獲得一個男子而是憑你自已能力的，不要更動你的策略，須把你的吸引力漸漸地增加，而使他在你的勢力範圍中，感受到最高度的興奮，你想這樣是否能夠操握他呢？親愛小的姐們！——完——

關於男子夏季的衣服

式樣色彩以舒適活潑爲標準

運動衣是夏季最適宜的服裝

陳旦

賢明的主婦們，現在已經在這很熱的天氣中，妳們大概也在打算替你的丈夫做件很合夏天穿的衣服嗎？這確實很緊要的。現在我說出來幾個樣子，你們挑選定了，可以給心愛的丈夫做上一件穿穿。這樣你的丈夫要多麼的開心，同時也能增加你們夫妻倆的愛情。

照事實上說，男人的工作總要比女人多，可是穿的衣服也比女人多，這一來夏天就成問題了。在寒暑表升上到一百度的時候，起碼還得穿一件汗衫，一件襯衣，一件外套，有時還要打上領帶，這不是熱透了嗎？

在日常辦公的時間可以穿襯衣短褲，不打領帶，可是，我以爲能够穿運動衣式的衣服更覺得合宜。襯衫短褲可像太單調化了，比不上運動衣充滿戶外的明朗的色彩。試想想，在一間辦公室裏，大經理穿着淺藍的夏威夷的襯衣，海藍的褲子。女書記穿着條紋的運動衣，白色的短裙，（友邦穿的多）職員們不是淺色的，夏威夷的襯衣，便是五色斑斕的運動衣，幾個年輕漂亮的職員，還穿起夏威夷情調的花的Falmouth shirts來。

在這樣的情景下，雖然屋裏沒有裝冷氣，也能一室生涼了。大家工作像在運動場裏一樣的起勁，工作效率可以提高十倍。運動衣倘若不過份，並沒有不雅的地方。

據朋友來信說，今年最流行的花樣要算Falmanth Shiat了，在海灘上最活躍。這是夏威夷襯衫一般剪裁的運動衣，領兒稍微來得尖長一些，特點是布料屬於大花大朶的夏威夷作風，紅花綠葉的熱帶產物，細碎的火奴魯奴蔓生花草粗線條顏色彩濃厚，都很美麗，都能够表現出熱帶活躍的運動風格。

穿這衣服可以配短褲和涼屐式的鞋，戴着大闊邊南洋式的草帽，有點像熱帶的土人看上去也非常好看。同時也可以運動外衣的襯衣，一件白蔴布或「蓮紅」的運動衣，明郎的監色褲子，配上也很活潑大方的。

這種衣服有幾點特色，値得推荐，袖兒短過手腕，這在夏天穿起來，便利許多，袖上祗釘一夥鈕扣，這是運動衣的簡單的作風兩邊釘口袋，右旁的口袋上釘一小口袋，這小口袋可以裝些零星稀小的東西，如名片，紙條等。美國羅斯福也很愛這種口袋，當他穿單排口的衣服時，都有這樣的小口袋。

在運動衣中夏威夷襯衣，和「毛巾布」襯衣仍然一樣流行，據在一般正統派的服裝專家的意見，穿這種襯衣時須將衣尾收入褲腰內，可是，我以爲可以隨便一點，因爲我們到有貴客的場所，或禮堂上，我們決不會穿這種式樣的衣服的。

一件黃色的毛巾布的運動襯衣，配一條草綠色的褲子，白色的涼屐式鞋，是很好看的，黃色的運動衣，較深色的褲，是一九四一年時裝特徵。

穿夏威夷的運動襯衫，有幾點不要忽略襯衣本身不要過長，過長有點像印度人的打扮，看來不大有活潑氣，衣袖不應過長，或過窄，鈕扣不應太密，因爲牠不是打拳時穿的衣服，或神怪電影中的「夜行衣」，冬天的運動外衣，釘上較大皮鈕扣，是很好看，但是夏威夷的襯衫用不着這個，衣服太薄了，不可用這樣的鈕扣，因爲是不相宜的，反而強調鈕扣的笨重，夏威夷運動衣的闊度和一般普通襯衣差不多便算了，太闊不活潑，太窄又有點不大方。

還有一種運動衣也能流行的，就是用橫條子的棉織的運動衣，這種運動衣若在打球，駕車，溜冰或划船時穿起也很好看，在好萊塢已經很流行，米凱龍尼就是最歡喜穿這種運動衣的一個。

選擇這種運動衣時應該選擇短一些的，這樣，靠着牠的橫條子，可以把你形成一個高胸寬肩的力士型的人了。　（完）

採取分床的制度

夫妻間的分床問題

增進身心的健康

現在我們來談夫妻間的分床問題，大概有許多人會覺得是件奇事，其實這對於夫妻間的愛情及康健是有很大的益處。夫妻間的分床，因爲在中國的社會裏，夫妻在一床同睡，簡直是絕對的義務。雖然也有分床睡的，但是這都是有特殊問題的居多，也可說是例外。但在外國夫妻間的分床制的居多，普通夫妻們一間屋內各睡一床，但也有二間屋各睡一床的，這大都隨着他們的傳統的婚姻風俗而定的。不過這種一間屋或二間屋是那種爲標準，這於分床的根本問題沒有多大的得失，我們現在從分床的本身上來估定牠的價值。

講到夫妻的同睡一床，這種辦法最普通的理由，大多數的夫婦爲欲促進他們的幸福，使兩人中間的熱情造成最精妙而持久的關係，不得不採用這種方法。其最初的用意是値得同情的，因爲愛情的生命是絕對的親密纔能維持長久，沒有絕對親密的愛的生命，是很容易破產的。所以婚姻中的夫婦的同床生活，是本着精神團結共同合作的熱情，在兩位一體的關係中，尋求其愛的絕對密切。就如利普同說的：「婚姻是二個半片結合而成的整體。」也就是埃瑪遜所說的1＋1＝1的自他的合一。在理論方面，我們自不能不相信牠有成立的價値，但事實上夫婦同床的利益却抵不過牠的弊病，在這裏，我們且從這種制度的普遍性上加以檢點，則牠的最顯明的弊病有二點：

一・對於衞生的危害

這一點差不多是一般夫婦所不大注意的，他們在婚姻中，對於同床的生活覺得很平凡，祗爲兩人間應有的義務，而不當作特殊的權利，所以他們或她們在婚前自尊的慾望，一變爲自立的慾望，於是他們或她們在私人的生活中，不顧雙方的利害，在睡覺的時候，常把汚穢的衣褲亂丟，把兩個不同的個體塞在一個被窩裏，不管自己是有口臭的，對方是腋臭的，反正兩個人總要擁抱一回，接吻一回，這是多麽不自然不衞生的，並且就是夏天熱得要命，夫妻兩人睡在一張床上好像置身於蒸鍋上，在臭汗交流中大做其好夢，這種風味更不堪設想，在冬天照理可以說兩人同睡一張床上是有益於煖的，但是假使這丈夫歡喜夜遊的，或編夜稿的編輯先生，等他的夫人睡得最甜蜜的時候，他却喝飽了酒，醉醺醺地回來，把自己身體上的冷氣放進被窩裏去，把被窩裏的熱度放出來，這做妻子的是多麽的難受，假使對手犯有花柳病或有其他的傳染病，那睡在一床上，那是多麽不衞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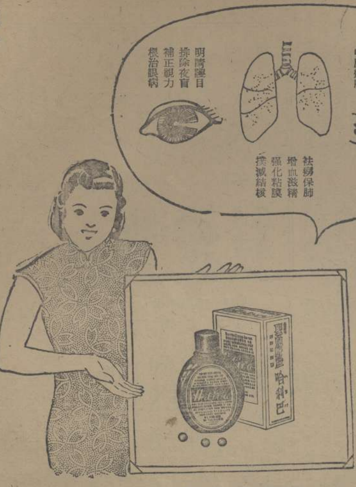
一・對於心靈的危害

這一點是最重要而最被忽略的，一般夫婦在結婚以後，對於各自的美是不大關心的，雖然在戀愛期中會非常熱烈地關心過自己的裝飾，保持自己的特質，但他們以爲這是對於異性的引吸還未達到目的以前的一種努力的手段，待戀愛成功以後，就可不必行施，所以他們或她們就把二人間的尊嚴弛鬆下來，不想尋求新的發見。在一張床上睡覺，却是兩個個體的表現决不是使異體合一，那末睡着以後或是像活僵屍似的直挺挺的躺在床上，鼾聲如雷，使床條動震不息。那妻子却更好笑，一只而孔就表示一種怪態，一只嘴是歪着，嘴唇邊的水一滴滴地滴出來，這種情形即使她最心愛的人見了那有不生厭惡的道理。而且此外，兩個人的睡相碰到壞透的，那在夜裏丈夫把妻子的被頭搭到身邊，妻子的脚踢在丈夫的肚子裏，這樣的兩人就要打起來，至少也會出脾氣，發生口角來，這樣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睡在一床，天天發生意見，這種生活自然會發生雙方的厭惡心，將來漸漸地養成了不幸的果實，婚姻上就發生糾葛。所以分床睡，丈夫或妻子的短處，都可絲毫的不能發覺，並且愛的能力亦能越進越密。

我們現在譬如有一對夫婦，他們在平時的情感是很好的。有一天夜裏二人很寫意的各去睡，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很安靜、但他們內中的情緒不安得非常。因爲他們白天忙了一天，所以一晚就各人去做自己的好夢。不過在丈夫的心裏今天輸去這許多鈔，感覺到非常不快，但妻子閉上眼睛以後，夢想今天在舞場裏的興緻是多麽的好，可惜自己的丈夫沒有去，假使她的丈夫能够一同去，那是多麽的美滿，她能想像出很快樂的興緻，興奮極了就不容易睡熟。她越睡不熱，越是容易想起快樂，她快樂到極點時候，就會想明天再同丈夫進舞場中去玩，恐怕丈夫明天有另外應酬出去，非事前預約好不可，所以就去叫醒她的丈夫，來訂定明晚玩舞場的事宜。不想這時候的丈夫，他白天輸了錢，精神和物質雙方的損失是很痛苦了，這時精神上極對要想恢復過來，一定是很要睡的，不過輸錢的氣，心裏尚未退去。這時妻子的叫醒他，他一定說「你別跟我麻煩，我要睡覺，」或者說『你去你的，我不願同你去，』假使做妻子的碰到這樣的釘子，心裏多麽的難堪，免不了會生氣，鬧出意見來。就是相反的丈夫去叫妻子，碰了釘子以後，心裏就會生出厭惡心來，同時也會連相到路柳墻花的地方去這樣夫妻們的精神上就會隔膜起來，將來會能演近到不堪設想的地步。

所以分床睡。雙方均不易發生上例的禍端，就是有類似的事，因不是天天是這樣的，雙方都能原諒的。分床睡就是精神上和康健上都能兩得其益的，尤其是夏天。在中國舊俗，做媳婦的每到夏天有歸寧息夏的習俗，其實也是一種分床制就不過祗在夏天而已。——施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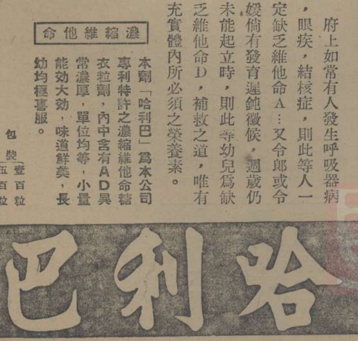




助育·保肺·明目

府上如常有人發生呼吸器病，眼疾，結核症，則此等人一定缺乏維他命A…又令郎或令嫒倘有發育遲鈍徵候，週歲仍未能起立時，則此等幼兒為缺乏維他命D，補救之道，唯有充實體內所必須之榮養素。





濃縮維他命

本劑「哈利巴」為本公司專利特許之濃縮維他命糖衣粒劑，內中含有AD異常濃厚，單位均等，小量能効大効，味道鮮美，長幼均極喜服。

包裝 壹百粒 伍百粒

哈利巴

北京株式會社 田邊公司

HY 131

趙煥亭著・吳一舸畫

武俠小說

雙鞭將（五）

第二回　色迷人大盜遭刑戮　財亂性捕頭走險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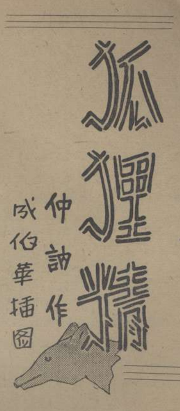
你便敢攔三擋四，吃得好飛醋這次又要威風咧，上次與官兵接戰，不着俺一箭救你小命，說不定這時你腦袋已朝了後脊骨，喂，小子，馬蹄下爬出來的，快收起你那威風，侯生大怒，拍胸道，噫，老關咱是好話呀，你瞧不着俺不打緊咱便打一場子，關大山一聽，猛然一推春紅，春紅登時仰面翻倒，兩支金蓮飛舞之下，大山已一個箭步搶過，侯生雙拳一掄，二人登時劈拍拍打了個不亦樂乎，春紅小小香窠，楞作了臨時戰場，春紅眼看着二人水牛般健漢，滾作一團，房中什物齊飛，早唬得哨了一聲昏去，關侯二人吼叫如雷，打得起勁，被三黑極力叱住，二人兀自亂跳叫罵三黑道，你二人先返去，俺不出五日，一定回寨中，料理一切，侯生紅着眼道，好，好，五日後你不回去不打緊，瞧咱老侯的把戲，如饒過這婊子便算差了種兒，說着二人憤憤竟去，三黑喚醒春紅，已花容慘淡，三黑道，不要怕，方才那二人是咱部下得力悍目，高的名關大山，矮的名侯生，因刻下正與官兵打仗，尋俺去料理一切，不日俺便去，俟掃清官兵，俺再來，春紅流淚道，你不必來了，俺吃不起嚇，這班生殺野漢，你眞也交作朋友，三黑道，俺們弟兄均是如此，說實了便是猜着腦袋幹的勾當，春紅那敢說什麼閒話，勉强過了一夜，次日三黑去市酒肉，春紅勉强揮把收拾一切，忽然進來一青衣大帽僕人模樣人，春紅一怔，僕人道，丁大老爺來了，春紅一聽連忙跑出，只見丁星垣衣帽鮮明，坐了一乘小轎，春紅慌忙拜倒，丁星垣樂得合不攏嘴，隨了春紅入去，丁星垣叙說自已升官，一切多得春紅扶持，感恩特來相接，一同赴任，春紅喜得屁股都要笑，忽然想起劉三黑還在這裏，倘如撞見丁星垣，那火燎性子，還了得麼，於是低低一說劉三黑之事，丁星垣驚道，這還了得春紅道，左不過三五日即去了，俟他滾開，咱再上路不遲，丁星垣一股勁如何按得下，看看春紅，丟秀秀還得去陪强盜，不由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不二日俺便上任，那裏成，哈哈，有了，說著，匆匆而去，悄悄與地方官投刺會見，只說自已赴任，跟下大盜火判官，落在娼寮中了，官中正緝拿這魔頭未著，登時大悅，悄悄知會捕頭，佈置一切，趁夜深人靜，將春紅香窠包圍了，捕頭攛了幾個眼明手快公人，越垣而入，撬開門，火判官正睡得張手舞腳，被公人拉開鐵鎖綑牢，火判官夢中驚醒了，手足被綑得反到脊骨上，亂掙當兒，只在床上亂滾，直摔落床下，公人早捏唇一聲胡哨，捕快火雜槍入，活捉火判官，春紅也脫逃不了，一發光溜溜綑入捕房，次日地方官審問一回，將春紅放回，丁星垣方告知春紅。捉火判官都是自已之力，火判官瀆擒，地方官生恐押着這個魔頭滋事，隔一日一刀砍掉頭，血淋淋巴斗大腦袋，高高飛掛上城頭，好不忭人，却說關大山侯生二人去後因爲官兵圍得緊，二人狠命厮戰，這日關大山部下掠來一個小娘，知是自侯生部下刼得，因此二人暗暗恨憤，伏下殺機，侯生正想尋大山理論，突人報官兵分三路而來，大王快作準備，關侯二人不顧自家咬死架，先調兵馬把住要隘，關大山又差二精細探子去探聽火判官消息，催促快來，不想二卒返來說，大頭領已被切了頭，並探得丁星垣爲爭春紅之謀，關大山又氣又怒，知道丁星垣將赴中牟，預備中途刼殺好在刻下正戰事緊急，關大山也沒功夫細尋思，於是差人告知侯生火判官被殺消息，二人又合兵計較。悄悄拉出一彪兵馬，抄在官兵後陣，兜殺上來，官兵只於前陣着眼，進兵迎着賊兵大殺一陣，不想自家兵馬自後潮水般擁來，喊殺如雷，前面官兵壓止不住，吼一聲反又想交，自家兵士，單刀闊斧登時殺得人頭彈丸般飛滾，前陣冲得五落失散，賊兵自後掩殺，官兵武官馬上大刀，奮呼力戰，突然震天價的崩潰下來，早有一部賊兵突入，當頭悍賊關大山，馬上開山大斧，劈剁得血肉橫飛，武官接戰之下，官兵也望風潰散逃走，武官見勢不佳，挾馬想逃。突然雷也似一聲大叫，武官四顧之下，侯生馬上冲來，手中大砍刀，一下劈死武官，侯關揮兵直進，直殺到夜晚方收兵，這一戰官兵死逃精光，關侯二人大喜，重整起兵馬來，大家聚在聚議廳上，依次坐下，只空了第一把交椅，部下悍目道，大頭子已死山中必須有人來統治，蛇無頭不行，先推選大頭領爲要，關侯二人聽了，互相瞧了一眼，彼此均有試試交椅之意，諸目也不敢妄言，關大山忍不住道，無功的無能爲的，坐不得虎皮交椅，侯生道，是呀，俺刀劈官兵武官，因此擊潰官兵，可以說功高，大山道，什麼武官，已被俺殺敗逃去，正你撿到，穩當當撈撈呆雁，怎便算你功勞，侯生一翻兒睛道，這又奇哩，左右殺那武

官的是俺呀，你無論怎着也未刀劈敵人，關大山大怒跳起來道，那不打緊，咱便馬上比試一下，勝者便坐虎椅，侯生大怒道，好好：那個畏縮便×他娘了，關大山，面如血色，不容分說迎侯生面上便是一拳搗過。二人登時連罵帶叫，滾打作一團，侯生力大，二人鬥了一會，將關大山從室內扔出院中，翻了兩個跟頭，關大山哇呀呀一陣怪叫，跳起來便走，侯生大笑道，兄弟們見沒，說着四顆啄一聲拔出單刀，迎風一幌道，那個不服趁早試一下，諸目那敢滋毛，以爲大山已去，便奉侯生爲大王，不想侯生方被捉弄上虎皮椅，突然雷一般一聲怪吼，大家一怔，早見雪亮刀光一閃，搶入一人，正是關大山，手中一柄金背刀，凶神似直搶過來，侯生見了知道事壞，猛然一蹬，連交椅豎個跌出丈巴遠近，大山將刀一揮，自已部下幾個悍目挺器殺人，大山便去奔侯生，侯生正因跌倒，搶來一個大山一黨悍目，手中短斧，當頭便劈，侯生就地一滾閃開了，一個鯉魚打挺跳起，隨手抄起坐椅，迎那目當頭一下，那目連忙去迎那椅，侯生趁勢一伏身，一腿掃過，那目一跳未及，登時仰面栽倒，被侯生一脚踩在肚上，奪了短斧，關大山單刀殺到了，侯生大叫手下取將，快來送死，說着二人刀斧殺作一團十餘合不分上下，雙方部下也便殺在一起，一座聚義廳登時血濺滿地，人頭亂滾，大山性起，趁侯生一斧劈出，趕進一步，一個長虹繞頂式，白茫茫斧光平削過去，侯生一伏身閃過，單斧一翻，一個蹯龍出水式，猛然突過一斧，大山趕忙一偏身，讓過了來斧，侯生不等大山還刀，單臂一翻，明晃晃斧光一閃，攔腰削去，大山見勢忙將刀一帶，迎侯生面門一個虛刺法，只刀光虛閃，侯生忙掣斧來擋當兒。大山早已抽回刀，便是一個連環急刺法，刷，刷，刷，一連五六刀突過，只見那刀光亂閃，分三路直取要害，侯生手中短斧沉重，單臂着力只一擺，叮噹聲磕開來刀，二人一齊怪叫沖過，一來一往又是十餘合，這時雙方悍目死併，關大山部下弟兄少，又以大山夙日橫暴不得人心，部下不肯出力，一點點逃走了，有的倒戈攻大山，大山只餘下幾個心腹弟兄，咬牙猥鬥，大山見部下竟多不戰而走，越怒，與侯生大戰不分勝負，突然侯生一斧劈下，大山斗邁進一步，伏身將刀一帶，平掃過去，侯生飛身跳起，落在大山身後，回身雙手掄斧，一個金刀劈風式，大山不及回身，只反臂一刀，嗆然一聲，關侯二人刀斧磕碰在一起，激出一溜火光，二人一齊嚇了一跳，趕忙一分，重又捲回，二人都殺直了眼睛，誰還要命又戰了十多合，不見勝負，這時雙方悍目殺得人頭滿地，滴溜溜亂滾，關大山部下已被殺死大半，其餘見勢不佳，誰肯拋去一顆頭，胡哨一聲逃得精光，大山正慌了手脚虛晃一刀想走，突然一悍目殺得逆變四飛，手中一顆血淋淋首級，怪叫趕到，吼一聲脫手一顆[illegible]頭，拍唧一聲，正打在大山背上，氣力十足，大山方取式想擲出院中逃走這一來踉蹌一溜栽出廳去，搶得鼻頭血淋淋，跳起來當兒，侯生與諸目火雜雜殺到，大山不敢再戰，回頭便走，一面叫道，老侯，咱改日再見吶，說着飛步逃去，這裏衆賊擁侯生坐了虎皮交椅，重整部衆，且說那丁星垣，自獨得春紅樂不可支，一連過了二三日不肯便去春紅催了三五次，丁星垣道，左不距接任期遠得很，何必忙，又過了五六日，方想起行，聽說山賊侯生關大山二個鬧頭，咬起窩子架來，各不相下，已見了數陣，原來關大山戰敗逃下山去，懊喪憤恨，又不敢再去拚命，正在徘徊山林，突聞一陣口哨聲，接着拍拍亂跑之聲大山以爲是侯生統衆搜到，又氣又怕，忽然林中轉過一部人馬，却是自部下大悍目王賓，洛賓，紀均等人，統了好些小嘍囉，關大山見了不由唏嘘道，得咧，咱栽到家咧竟被侯生除下山寨，惹綠林笑咱還怎活得，紀均道，原來關大哥仍是活跳跳的呢，關大山一說自已不敵逃去之事，諸目憤然道，俺們探得關大哥遇害，所以調動弟兄去報仇，關大山精神一振道，好，好，咱這朋友算交着了，兄弟們有膽量敢隨俺去奪山寨，切掉侯生麼，諸目拍胸道，關大哥說什麼來，咱若捨不得頭顱還這裏來麼，哈哈，就是切掉個巴腦袋，二十年後咱還是這般大，關大山大喜，先尋了一小小村莊統兵冲入，活該一村百姓倒霉，正在睡得死去一般，被山賊一刀一個切個痛快，關大山殺了好些百姓，方少洩胸中之恨，俊俏女娘兒，都被掠去縱淫，關大山命搜刮錢帛糧米，就小村紮下兵馬，過了二日，自已調動大兵，尋問侯生，侯生正新坐得大王，樂得每日酒肉摟小娘，眞是一呼百諾，侯生暗道，怪不得都來爭奪這牢什子，俺侯生殺人放火二十餘年，只知作個强盜哇呀呀一叫，唬得老百姓跌滾，却未嚐着山大王的滋味，正在胡思亂想，樂得裂開嘴子口，突然小嘍囉飛步報道，刻下有一般官兵圍殺將來，大王快作準備，侯生不但不驚，反哈哈笑道，一定是與那武官報仇來了，咱老侯一斧劈殺武官，誰敢敵咱，說着揮手，報卒下去，自已也不通知部下頭目，只統了自已一些嘍囉，火雜雜飛搶出了山寨侯生一面心想道，自已力退官兵，

顯得自家威風，兵到山下，侯生馬上一柄開山大斧，左右一揮，部下兵士刷拉拉列開陣式，左右射住陣角，侯生帶了兩個悍目，擊鼓飛出陣去，抬頭一看，見對面那有什麼官兵，却是一隊神頭鬼臉的小賊正一字長蛇般拉開陣式，當頭一員大將，馬上横刀不是別人，正是那關大山，大山怒目横睛，馬上用刀一指罵道，你這無頭鬼，竟敢妄自尊大，侯生見是大山，登時哧哧一笑道老關，有頭無頭的這會自然曉得俺當什麼官兵，早知是你，發咱部下小頭目料理料理就是，還用勞咱大駕麼，說着一聲冷笑，很透着藐視，大山大怒，哈的一聲，揮刀殺過侯生馬上大斧迎面接戰，二人就山下斧刀攪作一團，二馬騰挪生風二人戰了三十餘合，不分上下，侯生趁大山一刀平削過來，馬上一伏身閃過，大山刀式未收，侯生早飛馬跳起，隨手一帶大斧，攔大山腰旋去，大山挾馬一蹤，剛剛閃過斧鋒，侯生因用力過猛，竟馬上一歪身，大山雙手挺刀突過，侯生閃之不及，掉斧鐺一聲撥開，大山抖轉馬頭，長刀一翻，一個長虹奔月式掄圓大刀自馬踏下兜上，侯生住馬，雙手挺斧望刀來勢着力一攪，大山之大斫刀，不想侯生之斧早一個怪蟒翻崖式兜過，大山沒法，只好兜馬便走，侯生以爲大山戰敗，怪叫一聲拍馬便趕，大山直冲入自已陣中，侯生望得分明，大叫老關逃向龜窩俺也不饒你的，說着反身大斧一指，部下二個頭目統兵冲過大山也將刀一招，部下隨了便跑，侯生見關大山與兵士飛跑，如何肯捨，死命追下，直闖得數里迷塵漫飛轉過一帶深林，關大山早在前面佈開陣式，侯生一看却是雙峽豎立，一條獨天的三叉口，侯生見大山又有再戰之勢，正想揮兵冲殺，突然一棒鑼聲，侯生方才一怔，連忙止住軍鋒，拉開雙股燕尾式陣，早見自左邊山口飛出一彪人馬，馬上大頭子，却是洛賓，侯生不由心下含糊起來，因爲夙日洛賓，王賓，紀均與關大山是一黨，當時侯生一怔之下，早見洛賓躍馬過來，站在二陣之間，馬上一雙索鞭銅，鋒芒如雪，一雙蟒般挂在鞍韂上，好不怕人，侯生叫道，洛兄你來幹麼來了洛賓道，與你二家講和，侯生道，關大山連敗咱手，正要追切他狗頭看洛兄面上饒他去都可以，只是洛兄須擔起保證來，不然他再來胡攪可不成功，洛賓馬上笑道，自大王死後，侯兄你不該强奪虎皮椅，這也莫怪關大哥討罪，便是俺們氣兒也有些不順，侯生見話頭不對，洛賓接說道，俺們爲你們爭那交椅，一發開下山來，侯兄你應怎處理呢，侯生道，俺只捉得關大山，餘人均是好弟兄，夙日無仇無恨幹麼尋這挺兒，洛賓馬上哈哈大笑道，你旣知尋挺兒還裝什鳥，咻，預備好了沒有，侯生猛然一聽馬上呆了一跳洛賓馬上笑道，關大哥還不動手，關大山吼一聲飛馬挺刀直取侯生，侯生幾乎氣得撞下馬來，哇哇亂叫揮斧截住大山，洛賓挾馬抖鞭，一雙索鞭嘩啦啦一陣亂晃，平空飛起兩條黑蛇，洛賓趕上夾攻，侯生怒極揮斧如風，力敵二人，侯生帶來之二個悍目，見大王被圍，馬上掄起一雙丈八長茅，着地一抖，突突，突，截住洛賓，大山與侯生殺了個平手，洛賓雙鞭敵住二悍目，吼叫如雷，二目突然一分，左右突過兩條長茅銀鋒，電也似搠到，洛賓挾馬一旋，抖開雙鞭，一個疾風掃葉式，叮噹噹登時激開長矛，挾馬一跳，蹤出丈餘，掉馬再戰當兒早聞一陣鑼聲，右山口飛奔過一彪人馬，却是王賓，馬上板斧火燎鬼似的怪叫冲來，那二悍目正挾馬欲逐洛賓，突然王賓趕到，不容分說，颼，颼，颼，雙斧齊下，二目只好分兵接戰，且說洛賓接住一悍目，二人鞭矛殺作一團，洛賓趁悍目一矛刺來，偏身讓過。不等悍目掣矛，左手索鞭飛起，直奔將去，那悍目好不伶俐，長矛一翻，撥開來鞭，抖矛便是一個風點梨花，那矛鋒雨點般洩下，單取上，中，下三路，唬得洛賓揮起雙鞭，一個烏雲遮日式，劈拍拍格開來矛，雙鞭一斂，鞭鋒入手，趁悍目掉矛再刺當兒，早兜馬一跳，回頭夾馬便跑，悍目大叫拍馬便趕，洛賓跑一程回頭望望，故意放鬆馬勢，聽得後面悍目趕到，猛然一勒馬頭，坐馬突然住足，後面悍目正放開了馬猛然止不住坐下馬，登時冲到洛賓坐騎後，洛賓就悍目來勢，猛然一擺雙鞭，便是一個雙龍出水，只見明晃晃鞭頭，霍的突過，悍目愴然之下，那裡閃得及，噗哧哧雙鋒直透當胸，扎手舞脚死於馬下，洛賓跳下馬割了首級，上馬返回，這時王賓已與那一悍目饒場追逐，不分上下，洛賓便去助關大山，且說王賓與那悍目殺紅了眼睛，不分上下，進退離合，又鬥了二十餘合王賓見久不佔上鋒，心中着急，於是想了一計，故意作一斧劈空，望前一探身，那目飛起一矛幾乎挑着王賓，王賓不敢回頭，挾馬一蹤便走，那目趕去，自後颼的一矛，直奔王賓後心，王賓正提防着這一手，馬上一偏身，矛頭自脇下突過王賓趕忙單臂一挾，挾着來矛，丟了一支板斧，只用右手板斧反身便劈，那目見勢一面雙手拽矛，一面閃過來斧，王賓見那目雙手幾乎奪走矛，於是雙斧均投下，也雙手來奪矛，二人馬上用力，二馬也隨着旋了一圈，二人一陣推拉，一齊滾落馬下，仍不肯放手，只聞哧喳一聲，一條矛折作二截，每人用半截矛亂打亂扎，王賓索性避開悍目，望前一撲，二人登時一齊投了手中兵器，撕扭作一團，撲通一聲，一齊滾倒，大打，且說侯生，不過趁着怒氣勇力百倍，不想一點點汗流氣喘，怎敵得關洛二人，於是且戰且走，洛賓雙鞭一抬兵士一齊作半圓式兜過，侯生也揮兵截住，無奈雙方兵士斫了幾個照面，侯生已被關洛趕出陣去，侯生之兵一見主將先逃，唿一聲四散，侯生大敗，拍馬飛走，正奔當兒，突然部下兵士又反突回來，賊叫如雷，前後兵士打作一個大團子，亂蛆一般滾攪，再也解不開，氣得侯生揮斧劈翻數卒，突然一片白刃捲處，人頭彈丸般飛滾，部下兵士聲嘶鬼叫，侯生一看原來對面冲過一般雄兵，截斷去路，侯生慌了手脚，早聞人大叫侯生休走，侯生百忙中一看，却是紀均，馬上一柄三環套月式大斫刀揮斫如風，三個環子嘩啷啷山響，侯生將心一横，催馬便沖，一面揮斧與紀均打了兩個朝面，便想逃走，那知關大山洛賓趕到，洛賓提起割得悍目首級，拍嘩一聲將侯生打得馬上一閃身，險些落馬，關大山大叫老侯休慌，留下腦袋便放你去了，侯生這時也不争氣了，只策馬便跑紀，關，洛，三人三面兜圍侯生正在危急，突然冲入兩路人馬，却是自已寨中大頭目，知道侯生下山，特來接迎，雙方大殺一陣，侯生趁勢逃入寨，雙方罷兵，且說王賓與那悍目二人拚命，撕打作一團，悍目不敵，被王賓活捉去

了，關大山統兵返回小村，置酒犒兵，大山自此一勝，便以爲究竟自已天下無敵，早忘了完全得王，洛紀，之功，王賓把捉 悍目獻功，關大山笑道，捉得侯生確是一件大功，捉個小嘍囉也值得囉唆多了，王賓好生不悅，關大山喝命斫掉就是，那悍目道，關大哥收起你那威風，咱都是同黨弟兄，何必如此，大山道你叫什麼，悍目道，俺便是柳貫，大山道，原來是你呀，那麼放掉吧，柳貫被放了，尋思一會，侯生也是如此，於是不去了，關大山問柳貫侯生近狀，柳貫道老侯近來驕縱異常，自充了大王便首先羅置美人，聽說你派人掠得兩個小娘，不日便送到，聽說從南路來的，關大山一聽大喜，心道有這等美人俺何不撈一把，於是派人截斷南路，不想一連三五日不見小娘送到，這日派去人回報說，侯生確是押得兩個絕俊娘兒，原來早已被人撈去了，關大山怔道，那個佔了上峯，報信人道，聽說洛賓，紀均，二人分得了，大山震怒之下，派人去索，紀均洛賓新得來寶貝，怎肯把出，一口回絕，沒有，大山大怒罵道，怪不得他二人一向不來，原來偷咱的美人去了，好，好，咱可能饒過他，於是預備捉殺洛，紀二人，王賓知道了忙勸道，關爺怎這樣想不開，天下小娘有的是，總得奪那二個，傷弟兄和氣，再說自家殘殺勢孤，怎敵得侯生，不見咱家劉大王，因爲戀那婊子，丟掉命，關兄怎不明白呢，關大山突然拍案大怒，王賓以爲是與自已嘔氣，關大山罵道，×娘的，劉大哥不死咱那有這場爭殺呢，細想來都是春紅那婊子作孽，聽說她已落在丁星垣之手，不日赴中牟，咱便中途刼他媽的，王賓道，正是，關大山道，王兄既說咱也不追究了，王賓以爲大山眞個不究了，原來大山生恐走了消息，不得下手，所以騙哄王賓，王賓匆匆告知紀洛二人，二人也是歡喜，過了一日王，紀，洛，三人到大山處議事，大山備了酒肉大家吃喝，傍晚都吃得大醉，返去洛，紀，二人返回，摟了小娘困倒，一推泥一般，關大山也喝得半醉，想起紀，洛，二人奪了美人不由大怒，於是帶了數十兵士，自已結束起來，一柄厚背刀，跨了一逕摸到紀均寨，一聲號令斫入寨中，正在深夜人都入夢，被關大山撞入了紀均大帳，一刀殺死紀均，奪了個光溜溜美人，大山先派人將美人送回，自已又悄悄到洛賓寨中只說尋洛賓議密事，兵士一看是大山，誰敢不放入，因此洛賓一個英勇漢子，一發喪在刀下，關大山爲二個美人，殺了二個健將，回帳取樂，二寨兵士曉得了，一齊投在王賓大寨，王賓得了這個兒信，唬得跌脚道，關大山自尋死處，有什可說，於是收攏二寨兵士，放火焚着大寨，統兵不知何處去了，關大山落得孤掌難鳴，趕忙救滅火，只落得漫罵一頓，擁了二個絕色小娘，終日不出，早被侯生偵知消息，調動大兵將小村圍了，單爲捉關大山一人，關大山不得人心，兵心渙散，知道自已落不得好處，想逃去又捨不得二美人，於是挾了一個丟下一個，大山挾了一 小娘飛 身上馬，挺刀冲出，侯生統兵合圍，大山冲殺半日，不得脫身，究竟挾了一個不得手，又被侯生打了一鏢，關大山一歪身美人落馬，大山落荒逃走，侯生追十餘里，不見大山影子，方收兵，自已去掉一塊心病，穩當當去坐山大王，且說關大山自作自受，落得單人獨馬好不懊喪，細細一想，都是劉三黑死掉，不然那有這事呢，從此又連恨到春紅身上，大山早探得春紅落在新任中牟令丁星垣手，不日上任，於是伺査以備刼殺，且說春紅自隨丁星垣眞是一步登天，這日打點上任，一品官太太，春紅樂得櫻口合不攏，突然丁星垣返來說，大盜關大山侯生火併，咱上任須小心，春紅猛然一想道，俺早聽說有個關大山，可是俺有個胞弟也名大山，爲人粗暴，打死一人逃走，不知所向，所以人提關大山俺就想起俺兄弟來，丁星垣笑道，這關大山莫不是妳胞弟麼春紅白瞪一眼道，人的名兒相同的多得很，俺沒有那個強盜兄弟，俺記得俺兄弟高高的身個，黑黑面孔一臉大麻好個醜面孔，丁星垣也未理會，過了二日丁星垣攜了春紅一齊上任，取大路直奔中牟縣，行至一片層山，長林蔭風，窄徑如帶，車子推上山徑細石軋軋亂響，丁星垣正滿頭官氣，興匆匆坐了小轎，突然林中一聲尖厲厲胡哨聲，大家一齊嚇了一跳，早見林中刷拉拉飛出一部健賊，當頭一怪模怪狀頭領後面十餘僂大粗黑嘍囉，每人手中一柄鬼頭刀，大叫留下春紅小娘，丁星垣春紅一聽，賊人竟叫着名兒刼讞，一定是知底細之人，春紅戳抖抖的偸偸一看，見那賊首正是那日與侯生大鬧自已香案之莽漢子，正在唬得魂靈飛散，那一夥強盜風也似旋過，不容分說，將丁星垣春紅一干人，馬上刼走，丁星垣還不敢說是上任官兒，被人捉弄到一處破窰中，那強盜喝道，你這一行牛子，是幹什麼的，丁星垣叩頭道，咱是客商回家，十多年看不着家鄉大王饒命，盜首大笑道，丁星垣來瞞那個，你赴中牟俺早已探得究竟，咊，沒別的，快償咱劉大哥之命，丁星垣知道不妙，忙道，大王錯認了，俺，俺，俺，話未說完，盜首早喝令放了春紅，自已抱在懷裡道，不要怕，妳忘了那日俺摸摸妳的嘴巴，妳都唬得哭，如今何止摸嘴巴呢，俺若不貪妳怪俊俏的，便一刀切掉妳，與俺家老大報仇，丁星垣說不出話來，盜首兒目瞅了星垣一眼道，俺什麼，俺不認得你却認得妳哩，說着一拍春紅，丁星垣這時方略明白，這盜首一定是劉三黑部下弟兄了，只見盜首又道，俺告訴你吧，俺便是關大山，丁星垣登時吓了一跳，原來大山自一敗塗地，駐馬不知投那兒，徘徊至晚方遇見十餘個弟兄，關大山嘆道，俺何等氣概，如今說不得哩，細想起來都是丁星垣牛子，害了劉大哥所致，俺聽說丁官兒不日赴中牟，一定道經此地，俺們何不刼着切掉他，衆賊轟然道，好好多少有些油水，於是截斷去路，正逢丁星垣，鬧個甕中捉鼈，一個莫跑，當時春紅委在關大山懷中，關大山更是厭氣，一個鬍子嘴只管在春紅嫩腮上揩來揩去，春紅猛然聽說是關大山偸偸一看，大山嘴角一條刀傷，春紅心中含糊起來，因爲自已弟弟關大山，小名瑨頭，當年與人鬥毆，嘴角挨了一刀子，個巴月傷好，留下一條疤痕，當時春紅心中含糊又不敢冒認，於是大着膽兒道，瑨頭哇，關大山猛然一怔，一雙凶睛瞅定春紅半晌道，妳說什麼，春紅一看是沒錯了，於是道，你不是瑨頭麼。

——未完——



十九　隨牠去死了也認

曹仲溥又折騰了一夜。這一夜，他又重新回想早晨的事，早晨到街上打轉也許是作夢。他記得街上的大宅院，除了「中州李寓」便是一家姓陳一家姓楊，爲什麼實際上不對，却是姓朱姓吳，他想也許是在夢里，連晚間同老處女看見窗子上的影子，也許是作夢，他睡不着覺，也彷彿是作夢。本來他神經衰弱得厲害，時常作夢，這回他簡直要把實在的事當作夢境了。

天一亮時他矇矓了一會便又醒了，睜開眼睛看看錶，差半點便到上班的鐘點，他驀的立了起來，穿好衣服，忙着洗漱，便失了神似的跑出去，一直走到黃宅後門，抬頭看那窗戶，仍在嚴嚴的關閉着，他立在那里不動，耐性等下去，過了一會，看那窗門一動，果然吱的開了，他趕忙緊精會神向上看去，開窗的却是一個男人，留着光油的背頭，戴着一副眼睛，臉色很白淨，唇上留着兩撮小鬍鬚，穿着整潔的西裝襯衣，領帶還沒有結。倒很像一個紳士，他身後有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便看不見了，那男人開了窗也沒有向街上望，也轉回頭去。

仲溥看着窗子，四肢有一些發軟，兩脚想邁步要拔不開。他不知道這是失望還是滿意，他只覺到在身體里有一種潛在的力量在活躍，彷彿蟋蟀在鬥爭之先渾身打顫似的。說一句俗話，他是在發作酸性，酸性是一種人類潛在的力，狙暴的人在發作時便要動武文人在發作時也許要吟詩的。

仲溥立在街上，雖然沒有吟詩一首，却已想入非非了，他想到小樓的男女，在一夜里的纏綿，什麼戀愛至上，睡起覺來滿忘了那個帶小鬍的男人也很溫懇，她會不變他，而定要變我，這神經患病的人！不能！那是文人的幻想，連朱麗華之愛羅米歐都是文人的幻想！何況周玫！

他又想，也許那個小鬍子行爲不好，他另外戀着一個舞女或是娼妓，他不常到家里來，周玫彷彿是一個囚犯似的永遠關在這小樓里，今天難得回來一次。他是暫時厭惡那娼妓的媚笑，而跑回來換一換口味，周玫寂寞了多少天，得到他也彷彿久旱遇到雨，也感到一些愉快。

「不！」他又想「周玫一定不是這樣，她不會這麼沒有出息。她一定是恨那個鬍子，但他回來了他不能不敷衍他。她還是在想着我，在物質上，她屬於那個鬍子；而精神上終是屬於我的。」

他想到這，臉上透出微笑，覺得他始終是立在勝利的地位。那個鬍子是一塊死肉，是一個傖夫，他不懂得什麼叫戀愛至上的。他只知道憑他的財勢得到人，得到人有什麼用，她心裏不愛你有什麼辦法！

正在幻想的時候，忽然窗裏閃出一個女人的背面。那個男人之在她的面前，臉對臉挨的很近。一刹男的便走了。女人陡的回過臉來，向路上一看。很快的關了窗戶。

那女人的臉把仲溥的心從胸部提到喉邊。她是周玫，簡直沒有錯，同時他感到周玫已然看見他，很快的關窗是避他的視線。她好像不願欲見他似的。

「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仲溥憤怒的人想，還是那一句話，朱麗華愛羅米歐都是不會有的事，何況王寶釧愛薛平貴！那是文的胡思亂想。文人最好是胡思亂想，胡思亂想還可以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眞個去找精神上的安慰，得到精神上的愛人，那是找彆扭！」

一腔怒火催動了他的兩條腿，脚不隨地似的跑到學校裡。學校已然打上了班鈴，他拿起學生名册和教本去上班，心裡還叨念着「女人終是女人！」脚下一步邁進教室裏。

胡亂教完了書，下了班，又回到華美里，在路上走到黃宅後門，不由得又抬頭，看那窗戶關閉着，裏面像沒有人。他垂着頭走，心裏懨寡着。

從此以後，再胡思亂想是不成了。這裡留下了這麼一個痕跡。無法再忘掉牠。在胡思亂想的時候，是空的好像看着一張白紙起畫稿，可以盡情的想，那裡畫山，那裡畫水，那裏畫房屋。但是在紙上畫了幾筆之後一切的佈置便不能盡情的幻想了。白紙若不肯放棄，墨蹟也取消不掉。若不依着已畫出來墨蹟去畫，是畫不成的。

曹仲溥走到華美里，一言不發的躺到自己的床上。一連吸了三隻烟，心情像烟縷似的飄飄搖搖，一點決定也找不到。

他立起來，在屋裏打了半天轉。決定照原定計劃進行，還是寫信，坐在寫字台前，拿出一張信紙來，蘸了半天筆，在信紙上寫了兩個字：

「玫妹。」

又把筆放下，吸了兩口烟。嗤的一下把「玫妹」扯了。又拿出一張紙來，對着紙端詳了半天。拿筆寫了三個字。

「焦太太。」

焦太太在案上沒有呆多久，又隨着信紙跑到字簍里去。案上又擱了一張紙。紙上什麼也沒有。

「這信怎麼寫呢，」他盤算着「假若信叫姓焦的看見，她是吃不消的。若是姓焦的知道我，我也是麻煩的，……不愛他，麻煩怕什麼，為了戀愛跳井也不怕。」他拿筆很快的在紙上寫上：

「親愛的玫。」

「親愛的玫」也沒在案上呆多久，仍然掉進字簍去。在另一張紙上另寫了四個字：

「周玫女士」

「女士」兩個字又塗掉了，改了「先生」。這張塗抹的紙又哧的一聲壽終正寢，另換一張紙，上面寫着：

「周玫先生：

久違甚念。前聞張秀瑩女士言及近況，甚慰。敝人依然故我，乏善可陳，惟賤軀尚健，差堪告慰。若能愚我數行，請寄張女士收轉可也。專問

近佳。　溥啓

短短的一封信看了兩遍，又覺得張女士這一點不妥。這一點或許引起周玫懷疑張女士與他有什麼關係，於是又吸了半支烟把「前聞張女士」圈掉，改為「前偶於友人家遇一張秀瑩女士」。又把「張女士收轉」改了「華美里十五號。」又端詳半天。重新拿紙抄了一張。一咬牙裝在信封裡，信封寫黃宅住址，中間是「周玫先生台啓」又相了半天面。貼好了郵票，跑出門去。把信投進郵筒里。

離開信筒回家裡的路上，他又想起把自己的住址寫上去太不妥。若被那姓焦的看見他或許要找了來麻煩的。

「隨他去，死了也認！」最後他下了這個決心！

二十　新婚後的微波

老處女由曹仲溥家回去，一進門便看見王愛珍，坐在自己房裏，低着頭看書。

「呦，你這麼晚為什麼出來。」

「晚麼？」王愛珍看了她一眼，淡淡的說。

老處女坐下來看王愛珍的臉，素素的臉皮沒有施一些脂粉，一層淚光。眼皮有一些紅暈，像是哭過似的。頭髮也很亂。在她認識王愛珍以來從未看到她這樣的狼狽。

「怎麼了，你和誰鬧彆扭來？」她拍着愛珍肩膀問。

「瑩姐！你算是對了。女人就別結婚」愛珍咱噎着說。

「怎麼了，劉荃欺負了你！」

「除了她還有誰？」

「她怎麼欺負你了？」

「瑩姐，也得怨我們女人賤骨頭。自從我們結了婚，我體貼他，什麼事我都親自去作，為什麼我也不知道。我總覺得是結了婚了，不是作朋友的時候，一個女人結婚後，應當替男人作一點事，不能像結婚前那樣，和男人打打鬧鬧。但是這就錯了。女人這一兩把身份降低，男人便把身份提高了。起初他叫你作一點事彷彿還知道你是體貼他，後來他便視為當然了。若是鄉一點不去作，他便會發男人的威風！」愛珍滔滔的說。

「男人的威風是什麼？」

「摔東西，罵大街！」

「你不會罵他！」

「我總覺得男人們在發脾氣時總得讓他一點。」

「那就是你錯了。男人們在發脾氣時，你也得發脾氣。他若是打你，你便把身子給他豁出去叫他打，他便不敢打你了，你若是一躲一閃，他知道你怕他了，他總得抓住你打幾拳！」老處女說。

「你說的是！」

「再不然，你再進一步打他，他眞敢打你一拳，你便不休止的打他，他也會屈服的」

「你說的是！」

「你若是不願意和他糾扯，你還不會哭麼，他只要打着你，你就哭，也不和他說話險乾着他，看他怎麼樣？」

「你說的是！」

沉了一會，老處女看王愛珍不發言，忍不住問她：

「他罵你來麼？」

「沒有。」

「他打你來麼？」

「也沒有。」

「他怎麼發威風？」

「今天早晨起來，」王愛珍很委曲的訴說，「我先下了床，想舖床單，因為有一個朋友說要來，我怕人家來了屋里亂七八糟多麼難看，我急着要收拾屋子，他還在床上挺屍，拿着一本臭小說，瞪着兩隻賊眼一動不動，我一堵氣把書給搶過來，揪他耳朵，不知他那里來的斜火，瞪着賊眼看着我，直着脖子喊：『你想幹嗎？我偏不起來』。又兩腿伸直仰在床上，拿起那本書來，你猜他是看書還是幹別的？」王愛珍一口氣說到這里，直喘大氣。

「他幹什麼呢？」老處女問。

「活把人氣煞！那書里夾着一張照片，是一個女人？」王愛珍喘着氣說。

「那可眞該死！」老處女說。大約女人們都以男人看女人照片是該死的。

「像片一下由書里掉下來，被我拾起，他跳下來便搶。我問他她是誰？他只說不認識。可是一死兒的搶，好像他的命已然落在我的手里似的，你說可氣不可氣？」

「後來呢？」

「後來我可眞急了，一張嘴把他的手咬了一下，掙開來坐在沙發上，板着臉和他開談判。問他那女人是誰？他起初還是笑，不告訴我，後來我急得哭了，我那時眞要和他離婚。他才說了。那是一個舞女。」

「舞女？他還捧舞女？」老處女也有一點憤慾似的說。

「他說出那女人是舞女，我更急了，再問他什麼時候認識了這個舞女，晚間常不早回家是不是去跳舞？」

「他說什麼？」

「他說他不認識那個舞女，他也不常去舞場。」

「他那是瞎說！」老處女說。

「我也是那麼說呀！他說他沒有去跳舞他起了一個重誓，說他若是跳舞去叫汽車幢死！」

「那麼他常很晚回家是到那裏去？」

「他最晚回家的時候不過七點。」

「七點還晚麼？」老處女笑了。

「你可不知道。每天他出門我在家裏等着，眞是度日如年，說不出的寂寞，在沒有結婚前還不怎麼樣。自從結了婚，離開他一會兒便有些沒着落似的。」

「他每天七點回家，一定沒有去舞場」

「沒有去舞場，那裏來的舞女照片呢」王愛珍反問老處女。老處女覺得他這一問怪可笑，看了看她，沒有說話。

「我一死兒的問他，他就是不說，後來我問急了，他說是他拾的，你信麼？」王愛珍說。老處女搖了搖頭。

「叫誰也不信。他後來說了，是朋友交給他的，煩他 送給什麼 電報館，去登 在報上。」

「這話到有邊。」

「你說可恨不可恨，他早不告訴我，叡我看了半天急。我越想越氣，一直哭了一早晨。」

「還氣什麼呢，他是和你逗着玩。」

「逗着玩有那麼逗的。他還是心裏想着那女人。早晨起來看那像片，我拿開書便向我喊，你想，那會是逗着玩？」

「你得注 他的意，隨時留意，別和他吵。那有男人不愛妖媚的女人的呢。只看他的太太防止的方法怎麼樣了。」老處女勸告她。

王愛珍低了頭沒有說話。

「你不要對他太急了，你得隨時給他一些安慰。比方他要去舞場，好，我們一同去要跳舞，好，我們一齊跳；，要看電影，好我們一齊看。要看修飾得美麗的女人，好，我來修飾我自已。這樣，你好像包圍他的一堵牆，他逃不出你的墻來。你若是和他口角爭吵，發急，那無異把你包圍他的牆打一個缺口，放他離開你的範圍！」老處女繼續向他勸告。

「但是，這樣作是不容易，我忍耐不住我不會那樣造作，你想，他拿着一個舞女照片出神，你還能不生氣？」王愛珍急着說。

「那麼你就和他打，可得厲厲害害的打一氣，要鬧出章程來，他眞怕了你。也是一個辦法。就怕不疼不癢，半途而廢，那更糟了。」老處女像講演似的說。

王愛珍 沒有說話，坐在 一旁拚 命絞手帕。老處女看她那樣子覺得好笑。她想這樣小的事情也值得哭鬧打架，這大概是小夫妻最有趣的把戲。本來男女在結婚後，生活反到歸入平淡，一池浆生不出一些微波，也便覺得無味。他們的爭吵，只是浆的微波，又彷彿靜止的花枝，遇到一陣花，花朵微微的擺動，更多了一種生動的姿態。

王愛珍絞了半天手帕，喃喃的說：

「我想今天出來，一夜不回去，看他怎麼樣。也叫他着一夜急。但是我忍耐不了，我出來在這裏獨坐了一會便覺得淒凉的難過我忍不住哭了。其實這有什麼好哭呢，但是我忍不住，就是覺得委屈。」

「你是離不開他的！」老處女說。

「眞是怪，自從結了婚，一刹的分離我便覺得寂寞了。」王愛珍看了老處女一眼，臉上浮着笑，笑裏像帶着一些得意，使老處女感到一些懷意，但一刹便消失了。

「他對於你呢？」老處女問。

「他也是一樣！」

「那就得了，你何必躲到我這裏叫他着急呢？你躲到我這裡，只才短短的半天，便感到寂寞，他離開你這半天，也一定要感到寂寞。雙方都在苦悶裏，却爲了一件小事，也太不値得了。」老處女笑着說。

「那麼我還是該回家？」

「當然該回家了。你要知道，夫妻間相處最好的方法便是我的第一個建議，其次便是第二個。」——便是打出一個章程來——若是堵氣躲開，是最傻的辦法。而且也最危險。」

「怎麼最危險？」王愛珍很注意的問。

「危險可大了。譬如你堵氣出來了，幸虧跑到我這裡。若是到男朋友家裏，他也許陪着你玩，或許去跳舞，看電影，吃飯館。假若不幸遇到劉埜，那就會給你安上一個極不好的罪名。兩人或許要認眞打一齣，你那男朋友再若趁機進步，說不定你們夫妻間眞發生了想不到的結局。再譬如你出來到我這裏一躲，他堵氣走了，也許會跑到男朋友家打牌，也許要跑到娼窰裏去尋刺戟，也許到舞場裏去跳舞，那危險便更多了。假若他去找結婚前曾經有戀愛歷史的女朋友。那豈不更糟！你想這危險大不大！」老處女掰開揉碎了的說。

「眞的！這是太危險了。我得快回去，瑩姐，謝謝你？」王愛珍聽她說話，眼睛都直了，立起來又坐下，一時也忍耐不了似的在她剛把話說完，便騰的立起來向外走。

「快雇一輛洋車吧！」老處女隨在後面

「是的大姊！」王愛珍飛也似的走出去老處女送到大門口，看王愛珍急着雇上車，一溜烟跑了。他回到房里，在案頭坐下來 隨意拿起一隻筆在一張紙上寫：

「人類大概是永遠不滿意他們的現在的環境的，永遠希冀着將來的幸福，等到享到了所希冀的幸福時，又感到不滿意了！」

她投開筆，微微的呼了一口氣，回頭看見她小妹跑了來，手里拿着一包糖，掏出一塊來給她。

「到那兒去了，這時才回來，不去睡覺？」老處女問，一面接過糖來。

「和小表哥看電影去了，是他 給我的糖。」小妹妹笑着說「小表哥好極了，他還約我明去野餐呢？」

老處女嚼着糖看着她的妹妹，十五歲的年齡已然長成少女的風度，要是漸漸走入戀愛的路上了。她看那少女的背影走出去，她又在紙上寫了一句：

「人類原是快樂的，他爲什麼一死兒向苦痛的路走呢？」

（未完）

冰弦彈月記

劉雲若 著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玉參差　斜月窺獻雙聲金絡索

二十四

那老美抓耳撓腮的似要說話，又却沒再說，過來把筷子擺上，叔子看着他，也覺詫異，心想這位堂倌，如此招待客人，也許是洋派，只這國產臟類，未免太對不起飯店的摩登名字了，就向九芝道，別這樣怔着，快教我瞻仰瞻仰你們那位的郇廚妙品吧，我現在雖然不餓，還可以吃幾杯，可是得好菜來下，九芝道，好，您就想菜，叔子道，不然，入門須問過來人，我是外行，你曾吃過，才知道什麼拿手，九芝道，我也只於試嘗，並不知那樣最好，叔子道，那麼就煩堂倌報報菜名吧，九芝見老美仍在發怔，就問他道，你這兒有什麼好菜，給報報名兒，老美又搔了搔頭，呲牙裂嘴的道，您要吃菜，炒個豆腐，炒個白菜，要不就炒個鷄子兒………還有肉絲燴餅………九芝一聽，更爲驚異，心想怎樣報起這樣菜名來，我才向叔子誇獎這裡肴饌精美，而且今天午間大家品評這裏的菜，比大飯莊還要在上，怎你竟忽然變格，只報出起碼小飯館的菜名，就問道，這是怎麼了，難道除了白菜鷄子，沒了別樣東西，你再想好的，那老美只搔頭不語，好像小學生被人考住了，窘得難堪，九芝不知他受了什麼病，心想該我丟醜，這眞是不舞之鶴，辜負羊公，但不知二姑娘何以不見，現在既不定菜，不好意思請她過來，只好撿我曾經吃過的要上兩樣，等她過來下厨，再作商量，就道，不用你想了，我們還要昨天吃過的那兩樣菜吧，老美嘁咕着眼兒似乎忘記昨天吃的什麼。九芝很爲不悅，但看在二姑娘身上，不忍形於詞色，只得捺着氣告訴了他。老美慢騰騰由側門退入厨房，只聽他把正在盹睡中的夥計叫醒，二人唧唧噥噥，說了一會，好像有所爭執，老美又走出來，愁眉苦臉的向九芝道，先生您改天再來吧，我們作不了，九芝一怔道，怎麼………作不了，昨天我們不是還吃來着，老美好似口中含着熱湯圓，含含糊糊說道，昨兒不是有人作麼，九芝不由瞪大了眼道，怎麼昨天有人作，今天會沒人，說到這裏，忍不住就把心裏的話吐出道，你們………你們那位姑娘呢，老美也瞪着眼道，她病了，我不是告訴說病了，九芝頭上轟的一响，心裡亂跳，竟毫無理由的問道，你何時告訴過我，說她………老美怔怔的道，我不是說今兒外面叫的菜都給退回來，嫌我們夥計作的不是味兒，若是姑娘下廚，那有這事，九芝心想，我也沒聽你說過這話，你眞是昏得可以，但這時已顧不得和老美多話，只思量二姑娘怎會無端病了，又病得這樣急速，也可說是恰巧，莫非是爲着………想着不由轉臉去瞧叔子，那知叔子也正瞧他，二人眼光一對，叔子便點點頭，九芝忙將眼光避開，但也只可忍着不好意思，又問老美道，你們姑娘不是好好的，早晨還給我作昨天定下的菜，怎會這樣快就害了病，是什麼病啊，老美吃吃的道，我也不知道，她早晨還挺好的，自從作好你定下的菜，交給那位來取的人，那時旁邊胡老家派人來要了三鮮肉，姑娘正給作菜，還沒出鍋，忽然把杓一扔，就跑她自已屋裏，倒在床上。我只當她怎樣了，趕過去問，她說頭疼，準是被煤氣熏着了，要睡一天，不許驚醒她，以後我再進去問她好些沒有她嫌吵又生了氣，吓的我也不敢再進去了，你二位多包涵吧，我們這半天買賣都停了擺，送出的菜全退回來，本來只仗她一人下廚，換了主兒吃主就不依，所以有叫菜的我也不敢應了，九芝聽着心中一陣惶愧，一陣感激，覺得二姑娘的病，多半是爲自己而起，雖然她也許只是傷心懊悔，未必眞病，但這也是我的罪過啊，想着忽覺背上被打了一下，隨聞叔子哼着說道，誰便道相思似此，一捺頭索去憔悴死，你眞造孽不淺，九芝聽着更覺懊惱，但恨叔子不該當着老美亂說，但轉想老美在夢裏，也不會看過西廂，就轉身向叔子憮然說道，二………人家姑娘病了，咱們怎樣………這飯吃不成了，叔子也嘆息道，眞是不巧，這飯咱既吃不成，咱們也只可走吧九芝心中實不忍這樣便走，但雖知二姑娘對自已深情若揭，自己也該對她有所表示，有所安慰，無奈實際毫無關係，怎能冒昧行事，但無論如何，也不能一言不發的走去，起碼也該教她知道自已曾來訪過一次，並且定了再來之約，只是這怎麼好說呢，九芝正在爲難，叔子在旁見他皺眉蹙額知其故就替他開路道，眞可惜，我沒福吃好菜，今天晌午你帶去的兩樣，不就是他們姑娘作的麼，味道太好了，不過那兩樣菜都很費手續，費火候，我想他們姑娘害病，就許是替你作菜給累着了，眞對不住人家，九芝得了這話，急忙接着說道，可不是，我太抱歉了，老美却不拾這碴兒，搖頭說道，她那一天都得作幾點鐘活兒，怎會炒兩菜就累病了，我看準是被煤氣薰着了，九芝也不接他的碴兒，只自說道，勞駕你見你們姑娘替我問候吧，老美回答那可不敢當，九芝覺得不能再留了，只得和叔子一同走出來，老美還說教二位白跑一趟，改日再補吧，九芝答說我們明天還來，這位姜二爺太贊成你們姑娘的手藝，非得多吃幾回不可，九芝這話，只爲教老美轉達過去，使她知道自已屆期必至，莫再憔悴憂思，那知話未說完，叔子在旁邊不知怎的，忽然平地跌交，一出房門，地下並沒什麼東西絆脚，竟而踉蹌欲倒，虧得一把手揪住九芝衣袖，才得立住，但已嚇得他呦呦高叫起來，九芝也吓了一跳，忙扶住他道，您留神啊，叔子道幸而拉住了你，若跌倒了，我這年紀就許起不來，說着仍扶着九芝向外走去，老美站在房門口，叫聲二位走了，明天見，九芝應着，也說聲明天見，便到了大門以外，才走出兩步，忽聽院內呼的一响，九芝聽見了也沒理會，挽着叔子前行，滿面悽酸，一心悵

惘，正要和叔子說話，叔子忽立住不動，向他擺手，九芝不知何故，方自一怔，叔子便向後努嘴，九芝還未回顧，已聽得院內有嬌脆喉嚨，叫喚爸爸，隨又聞說話之聲，心中一動，自思這不是二姑娘聲音麼，她怎又出房來了，這時便聽叔子低聲笑道，等着，我們命中還該有得吃喝，我那一交不是白跌的，九芝這才恍然大悟，明白叔子那一交是有作用的，居然把臥病的二姑娘驚起來了，但她起來又將如何，我們也不好意思再進去啊，才想到這裡，立刻就得到叔子那一交效果的證明，只見老美匆匆由門內跳出，向左右亂看，口中叫着二位請回，二位請回，及至瞧見二人，方而一怔，好似料着他們已經走遠，却不料仍在門外，就招手說道，二位請回來吃吧，我們姑娘……好了。叔子聽了向九芝看了看，似乎說你看如何，我的手段收了功效，你的孽緣也算完全證實，無可解脫了，隨又說道，好好，居然又有得吃了，該着我不白來一趟，走，咱們進去，九芝這時已稱知二姑娘相愛之情，她必是因爲早晨自己未曾親來取菜，芳心怨悵，所以再沒高興工作，假裝有病，自去懨懨悶睡，以致害得這美國飯店臨時停業，及至自己和叔子到來，她在睡夢之中，不能知曉，老美蠢如豚豕，更夢想不到我便是他女兒害病的病源，自己也不會叫醒她報告，只當作普通顧客，不敢爲我們驚動他的寶貝女兒，恨不得趕忙推出門外，那知我們一走，他女兒還得睡下去，飯店也還得有一兩天的休息，幸而叔子奇想天開，故作跌交，把二姑娘吵醒，大概她聽見聲音，就從窗戶瞧看，我們出大門向外走，她也正由臥房往外跑，出來對他父親說病已全癒，教把我們喊回去，不要教走上門主顧由此着想，她不但深情固結，而且十二分的熱烈，這一霎間芳心震動，想必有意於我，想着已被叔子挽着，回身入門，一進院中，只見東面住室的風門開着一道縫兒，露着二姑娘半截臉兒，秀髮微蓬，妙目惺忪，像是才睡醒的樣兒，想因睡覺原故，臉上脂粉淡褪，但她皮膚太已細潤，反由毛孔中分泌出一種細微液質，成爲一片寶氣珠光，顯得那額角眉心，越發光緻如玉，襯托着微有紅暈的眼圈兒，只有說不出的風韻，叔子只在一瞥間，瞧見她半截臉兒，已經失聲喝采道，絕了絕了，只這半面妝已是天香國色，九芝却在一瞥間注意上二姑娘發紅的眼圈，立刻意識到她必哭過，她爲何人而哭，爲何事而哭，當然不問可知，正在滿懷悒悒，忽聽叔子放狂亂說，恐怕惹惱二姑娘，忙要攔他，還未開口，只聽砰的一聲，二姑娘已縮身回去，把風門關上了，因爲摔的力量甚大，叔子嚇了一跳，自然就閉了口，九芝忙拉他同入客座，仍坐在原處，見方才老美擺的匙箸，還未撤去，倒省得再費事，老美跟了進來，想是因爲他女兒病好，又能繼續營業，齜牙醜笑道，我們這館子只仗姑娘一個人，她一害病，買賣立刻就完，去年春天她病了半個月，也就關了十五天門主顧們錯了她作的不吃啊，叔子聽着，就倚老賣老的跟他閑扯道，這可不是常事，買賣全仗你們姑娘，你們姑娘歲數大概也不小了，早晚總得出閣，那時你怎麼辦呀，老美嘻嘻笑道，到那時我就把買賣收市，跟她去，我只這一個女兒，她也只這個老爹，姑爺還不養我的老麼，說着又手搔禿頭道，我們姑娘可不像別人，她別提多麼疼我哪，叔子聽着，瞥了九芝一眼，教他注意這種責任，日後能如所願，不但得到如花美妻，還能饒上一位禿頭丈人呢，九芝心中明白，却裝作沒有看見，老美又問你二位還是要那兩樣菜麼，九芝道，不拘什麼都成，請你跟你們姑娘顧配，檢方便的作兩樣好了，老美應着進了廚房，這裡九芝目不轉睛注定側門，只等二姑娘過來，叔子低聲笑道，我這會兒大有銷魂之意，通身骨頭都發了酥，九芝道，您爲什麼……叔子道，我替你美的，旁觀尚且如此，你這身受的又當如何，老弟你還記得貴姓是不是在百家姓上，是單姓還是複姓，九芝忍不住笑道，教您說的，我又何致這樣發昏，叔子道，我若是你，非得發昏不可，試想這樣一個美人兒，爲我費心，爲我生氣，爲我害病，還爲我失神落魄，忘了她女孩兒的尊貴，這種種表示，都是天大恩情，我的老天，你怎麼報答人家啊，我以爲便是捐軀頂踵，也難答報於萬一，可是……說到這裡，忽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來，九芝問他笑什麼，叔子只是擺手，等笑完了才道，我是想起鴻鸞禧那齣戲，二姑娘實比金玉奴好，美國飯店的菜也比豆汁兒好，你自然更比莫稽好，只有這位金松差點兒，將來莫稽發跡作官，金松也幌着禿頭要隨任就蓋，你當然不致於像薄情郎那樣行事，因爲到了棒打那場很用不着使女丫鬟，只夫人的健兒身手就夠受的，你是早經領略的了，不過這位禿金松老太爺，隨着出入衙署，莫稽還得對人介紹這是家岳，那滋味倒不大好了，說着又笑，九芝繃着臉道：這有什麼好笑，您別胡扯了，叔子道，好好，我胡扯，但盼你們翁婿冰清玉潤，美且雞並，我不說了，咱們的菜怎還不來呢，九芝這半天眼睛沒離那側門，却並未見二姑娘過來，但老美却出去一次，已回來好久，和那夥計預備材料，也早弄完，但二姑娘仍不見來，老美似乎恐怕客人等急，就高聲叫道，二毌兒，你可來作呀，材料都切好了，隨聞二姑娘在對面住室中應了一聲，九芝以爲她必然就過來了，那知又等了半天，還沒消息，叔子不知是急於看人，還是忙要喝酒，又道，怎樣把咱們墩起來，這可受不了，九芝只可擺手，教他少安勿燥，但老美在廚房聽見叔子的話，覺得太下不去，就又走到廚房門口叫道，二毌你可麻利點兒，人家等了這半天了……他才說到這裏，對面房中的二姑娘不知怎麼發起火兒，提高那銀鈴般喉嚨叫道，活該，誰教他等的，不許不等麼，別這麼大爺高興來到就是時候，我還有個伺候的着伺候不着呢，願意等就等，不等就走，您也別這麼拿雞毛當令箭，大驚小怪，儘自催我，也想想我怎麼頭疼的，到這會兒還沒好哪，叔子聽着不住聳肩吐舌，直向九芝指點，九芝也很明白她這一腔邪火，滿口氣話，完全是向自己發作，不由對着叔子共笑心中雖感覺辛辣，隨既回味成甘，如飲醍醐，說不出的甜蜜，但那老美却已承受不住，大驚之下，詫異女兒莫非瘋了，這樣得罪客人，太不是買賣規矩，萬一人家責問起來，那可如何是好，他雖蠢得可憐，對女兒的情形一點沒有看出來。

（未完）

編後話

△……德蘇戰爭迄目前爲止，雙方主力已集中在蘇之首都莫斯科，西北部要衝列寧格拉及烏克蘭首都基輔三要處作决死戰，這不能不說是德蘇戰爭的已入於最高階段了，但是此次德蘇戰爭的首腦是怎樣的人物，那是我們所急欲知道的事情，「活躍德蘇戰線之重要人物」就是這幾位重要人物的介紹。

△……如前面所說德蘇戰爭已入於最高階段莫斯科之陷落已成爲時間問題，那末一定有人要問，假使莫斯科眞的陷落以後，蘇聯應當怎麽樣，那末這裏的一篇「如果莫斯科陷落蘇聯該如何」，就是一個很好的解釋和檢討。

△……「美國援英之內幕」，是告訴我們美爲什麽要援英，這可說是最實際的一篇世界知識，爲留心國際問題者所不可不讀。

贈刊誌謝

刊名	期數	出版地	附註
婦女雜誌	八月號	北京	
國際新聞	第二卷第四期	北京	
國民雜誌	八月號	北京	
華北棉產彙報	第三卷第三期	北京	
新少年	第一卷第三期	北京	
新生	第三卷十五期	漢口	
關東州勞務協會報	第三卷第六號	大連	日文
協和	十五卷十五號	大連	日文
兒童畫報	第十四期	北京	
更生	第十一卷六期	上海	
中和月刊	第二期第八期	北京	
華北評論	八月號	北京	日文

新民報半月刊

第三卷第十七期

民國三十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總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總辦事處　宣外鐵老鸛廟廿六號　電話南局四四四二號

印刷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册	半年十二册	全年廿四册
六角	三元六角	七元二角

外埠零購另加郵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增刊特大號另定　（不收郵票）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
廣告部電話西局三七一一號